

主辦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
協辦 澳門語言學會
2022 年第 2 期 總第 60 期 2022 年 12 月出版
定價 澳門幣 30 元 /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26 元

主任委員 程祥徽 (澳門科技大學)
委員 蔡維天 (清華大學)
鄧思穎 (香港中文大學)
馮勝利 (北京語言大學)
胡 波 (澳門城市大學)
黃 翊 (澳門理工大學)
金鉉哲 (延世大學)
劉街生 (中山大學)
劉樂寧 (哥倫比亞大學)
羅言發 (澳門大學)
彭 睿 (新加坡國立大學)
齊 冲 (巴黎第七大學)
司富珍 (北京語言大學)
汪國勝 (華中師範大學)
王宇嬰 (澳門理工大學)
魏慧萍 (澳門科技大學)
徐 丹 (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徐 杰 (澳門大學)
嚴翼相 (漢陽大學)
楊凱榮 (東京大學)
袁毓林 (澳門大學)
周 荐 (北京師範大學)
左思民 (高麗大學)

榮譽主編 吳志良、程祥徽
顧問 徐 杰
主編 羅言發
副主編 胡 波
助理主編 劉 銳
刊名題簽 程祥徽

投稿信箱 linguistics@um.edu.mo
本刊網址 https:// linguistics.fah.um.edu.mo

目 錄

唐詩中的“奈 X 何”構式.....	馮廣藝 (4)
論鈔本韻書《音韻雜抄》所記錄的一種近代北方官話方言.....	王思齊 (13)
方言測量學方法的穩定性檢驗.....	黃 河、宋華強 (29)
從語言習得看“名詞 + 們”的使用規律與限制.....	王浩銘、張和友 (40)
湘西苗語的述賓式“A+NP”結構及相關的語法理論.....	吳 芳 (49)
“還是”選擇問句及其在網絡語言特區中的語用創新.....	張 瑩 (58)
從網絡語言特區再議“NP 了”的性質.....	張 昀 (71)
網絡流行語“破防”的語義轉變和隱喻機制.....	劉其琛 (79)
“仙人跳”的演變及其詞彙化.....	楊 錦 (86)
語音形式刪除的漢語研究綜述.....	倪廣妍、李心敬 (97)
《澳門語言學刊》稿約.....	(3)
《澳門語言學刊》“語言學爭鳴”欄目稿約.....	(封三)

《澳門語言學刊》稿約

《澳門語言學刊》是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主辦、澳門語言學會協辦的專業學術刊物，刊物始創於 1995 年。國際標準刊號為 ISSN0874-629X，屬半年刊，規格 210x285mm，於每年 5 月 15 日及 11 月 15 日出版發行。現任主編羅言發、副主編胡波、助理主編劉銳。2023 年一月起，主編徐杰、執行主編袁毓林、副主編胡波。

本刊旨在為學界讀者提供最前沿的學術信息與科研成果。辦刊原則是堅持學術性，拓展思想性；追求原創性，側重信息性；尊重獨立性，鼓勵思辨性。目標是成為海內外語言學研究高水平成果的發表平台與信息交流樞紐。

本刊內容除常規學術論文外，還設立了“語言學爭鳴”和“境外語言學著作文摘”兩個特色專欄。前者的用稿原則是鼓勵開拓創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者擇優遴選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和國家發表或出版語言學著作、博士論文以及期刊和文集論文的摘要發表，促進境內外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傳播與交流。

本刊用稿範圍包括跟漢語相關的語言學理論、句法學、語義學、語用學、修辭學、語音學、音韻學、現代漢語、漢語史、漢語方言和文字學等領域以中文撰寫的論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宜。論文須有題目、提要、關鍵詞的中英文對譯。所有稿件，文責自負。文稿最後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電子信箱、手機號碼等聯絡方式。凡投給本刊的文稿，格式體例請參照本刊網頁上載的“格式樣本”（網址 [https:// linguistics.fah.um.edu.mo](https://linguistics.fah.um.edu.mo)）。

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投稿請寄 linguistics@um.edu.mo，勿寄私人，以免延誤。如對格式仍有疑問，可參照《中國語文》的格式處理。投稿者如半年內未收到本刊的採用通知，可自行處理，恕本刊不能一一退稿。請勿一稿兩投。本刊擁有對擬刊論文進行發佈、刪改、轉載等權利。凡不同意對其文章進行發佈、刪改、轉載者，請賜函示知，否則即視同同意。文章一經發表，編輯部即寄贈當期樣刊 2 冊，以申謝忱。優質稿件，稿酬從厚。

本刊電子文本可從本刊網站（網址 [https:// linguistics.fah.um.edu.mo](https://linguistics.fah.um.edu.mo)）下載。

唐詩中的“奈 X 何”構式

"Nai X He" Construction in the Tang Poetry

◎ 馮廣藝

提 要：“奈 X 何”是漢語的常用構式，它產生於先秦兩漢時期，沿用至今。唐詩中“奈 X 何”中的“X”可以是代詞，也可以是名詞、兼類詞，還可以是短語。因此，“奈 X 何”中的“X”既指稱人，也指稱社會現象、事件事態、自然環境、思想感情等。在實際運用中，“奈 X 何”構式有多種擴展形式，具有很強的語用功能。

關鍵詞：唐詩 奈 X 何 構式

Key words: the Tang Poetry; Nai X He; Construction

一、引言

“奈何”一詞產生較早，且常見於先秦兩漢時期的各種文獻。如《禮記·曲禮下》：“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又如《戰國策·趙策三》：“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奈 X 何”構式是在“奈何”一詞中插入“X”而形成的。如《列子·杞人憂天》中有“奈何其墜乎”“奈地壞何”的語句，“奈地壞何”是“奈何”中插入了“地壞”（X）而構成的表達式。翻檢唐詩，我們發現“奈 X 何”使用頻率很高，如“明日添一歲，端憂奈爾

何。”（司空圖《歲盡二首》）、“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李白《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韓愈《汴州亂二首》）等，具有獨特的句法、語義特徵和語用功能。

本文討論唐詩中的“奈 X 何”構式。

二、代表性觀點

學術界對“奈 X 何”的解釋大多是跟“奈何”聯繫在一起講的，這裡列舉幾家有代表性的說法。

2.1 王力（2000，181）的意見

如何。《書·召誥》：“曷其奈何弗敬！”《楚辭》戰國屈原《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

亦作“奈……何”，《國語·晉語二》：“伯氏不出，奈吾君何？”又省作“奈”。《淮南子·兵略》：“唯無形者無可奈也。”

這裡說“奈何”亦作“奈……何”（我們寫作“奈X何”），“奈何”中嵌入的“X”是名詞性短語“吾君”。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935）的解釋

〔動〕意思跟“怎麼辦”相似，用於反問或否定式，表示沒有辦法，無可～，～不得。②（書）〔代〕疑問代詞，用反問的方式表示如何：民不畏死，～以死懼之？③（一／一）〔動〕中間加代詞，表示“拿此人怎麼辦”，奈你何，奈我何，憑你怎麼說，他就是不答應，你又奈他何！

其中③是對“奈X何”的解釋，認為動詞“奈何”中間插入的“X”是代詞，如“你”“我”“他”等，沒有提及其他情況。

2.3 馬忠（1983，34）的看法

“如何、若何、奈何”的中間可以插入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語。

其中“奈何”一詞所舉的例子是：“虞兮虞兮奈若何”，即中間插入的“X”是代詞“若”，可惜沒有舉名詞或名詞性詞語的例子。

2.4 楊樹達（1979，72-73）的詮釋

奈：（一）外動詞，如也，若也。恒與疑問副詞“何”字連用。按是今語“處置”“對付”“安頓”之義。“奈何”即今語之“怎樣對付”，“奈之何”即今語之“怎樣對付他”。故此“何”字為疑問副詞。例：

……於是項羽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記·項羽紀》）按“奈若何”

謂“奈汝何”。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又《匈奴傳》）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無奈下愚子何。（《漢書·王莽傳》）按：“無奈候望急何”者，言“無法怎樣對付候望急”；“無奈下愚子何”者，言“無法怎樣對付下愚子”也。故此種“無”字實為無指指示代名詞。宜注意！……

楊先生所舉的例子中，除了“奈何”中間插入代詞（“奈若何”）外，還有其他情形，如“無奈候望急何”“無奈下愚子何”中的“候望急”“下愚子”等詞語，即“奈X何”例子中“X”有的是代詞，有的是名詞或名詞性短語。“無”是“奈……何”前面的詞（楊先生認為是無指指示代名詞）。

此外，王勝文、張雲平（2005，89-92）論述了“奈（如／若）……何”與其嵌入成分構成的各種語義關係，商艷玲（2020，63-66）分析了古今漢語中多義離合詞“奈何”中間插入代詞、名詞、動詞、形容詞和短語的情況。

三、“奈X何”中的“X”

“奈何”中間插入“X”，形成“奈X何”構式。這個“X”到底具有什麼性質呢？從語義上看，“奈X何”一般解釋為“拿X怎麼辦”，“X”是文中涉及的人、事物或事件等，具有指稱性。“奈何”用作動詞時，“X”是動詞的作用對象，它們組成的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動詞的作用對象處在拆開的兩個語素中間）。從“X”的語法性質上看，“X”一般是代詞（如《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唐詩中，“奈何”中間插入的“X”不限於代詞，跟代詞有部分相同語法功能的名詞可以充當“X”，具有指稱性的其他詞語，包括兼類詞（兼有名詞、動詞、形容詞語

法特性的詞)、短語等,也可以充當“X”。例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詩歌中,“奈X何”構式共有20例,其中“X”為代詞的僅有5例,只占25%,”X”是名詞、兼類詞和短語的有15例,占75%。這說明,“奈X何”中的“X”不只是代詞,還可以是名詞、兼類詞和短語,具有指稱性特徵。

3.1 “奈X何”中的“X”是代詞

這是《現代漢語詞典》明確指出的一種形式。如:

- (1) 閑倚青竹竿,白日奈我何。(孟郊《送淡公》)
- (2) 官給俸錢天與壽,些些貧病奈吾何。(白居易《贈諸少年》)
- (3) 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李白《野田黃雀行》)
- (4) 蘅芷不時與,芬榮奈汝何。(張九齡《林亭寓言》)
- (5) 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鴞奈爾何。(顧況《海鷗詠》)
- (6) 小國有其人,大國奈之何。(孫郃《古意二首》)

例(1)中的“我”、例(2)中的“吾”、例(3)中的“若”、例(4)中的“汝”、例(5)中的“爾”、例(6)中的“之”都是古代漢語常用的代詞。

3.2 “奈X何”中的“X”是名詞

名詞和代詞在語法屬性上有相同之處,因而進入這個構式很正常。如:

- (1) 纓絲憶君頭緒多,撥谷飛鳴奈妾何。(李白《荊州樂》)
- (2) 賜恩頻若此,為樂奈人何。(張九齡《天津橋東旬宴得歌字韻》)
- (3) 離別奈情何,江樓凝豔歌。(許渾《江樓

夜別》)

- (4) 幽賞未雲遍,煙光奈夕何。(孟浩然《夏日浮舟過陳大水亭》)
- (5) 知君新稱意,好得奈春何。(岑參《送崔主簿赴夏陽》)
- (6) 問師登幾地,空性奈詩何。(楊巨源《和權相公南園閑涉寄廣宣上人》)
- (7) 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底奈君何。(李白《對酒》)
- (8) 日烈憂花甚,風長奈柳何。(李商隱《春深脫衣》)
- (9) 手無斧柯,奈龜山何。(韓愈《琴操十首·龜山操》)
- (10) 幕天而席地,誰奈劉伶何。(白居易《詠興五首·小庭亦有月》)

上面例子“奈X何”中的“X”是名詞,有單音節名詞,如:妾、人、情、夕、春、詩、君、柳等,也有雙音節名詞,如龜山(地名)、劉伶(人名)等。

3.3 兼類詞可以充當“奈X何”中的“X”

如:

- (1) 閑齋夜擊唾壺歌,試望夷門奈遠何。(竇常《立春後言懷招汴州李匡衡推》)
- (2) 老人能步蹇,才子奈貧何。(姚合《寄孫路秀才》)
- (3) 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韓愈《晚菊》)
- (4) 有客誰人肯夜過,獨憐風景奈愁何。(杜牧《郡齋秋夜即事》)
- (5) 吳越千年奈怨何,兩宮清吹作樵歌。(李遠《吳越懷古》)
- (6) 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例(1)“遠”指“遙遠”,是形容詞,指“相

距很遠的人”，是名詞，“遠”還可以用作動詞，如“遠小人”，“遠”可以看作形容詞、名詞和動詞的兼類。例（2）“貧”，指“貧窮”（跟“富裕”相對）是形容詞，指“貧窮的境況”“貧苦的日子”等是名詞，“貧”是形容詞、名詞的兼類。例（3）“悲”指情感“悲痛”，是形容詞，指“悲傷或悲痛的日子”等是名詞，“悲”是形容詞和名詞的兼類。例（4）“愁”作動詞用時，指“憂慮”，如“發愁”等，作名詞用時，指“憂傷的心情”（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185），“愁”是名詞、動詞的兼類。例（5）“怨”作動詞用，有“責怪”“怨恨”等意思，作名詞用，有“仇敵”的意思，如“結怨”等，作形容詞用，指情感的“怨憤”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615）“怨”是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的兼類。例（6）“明”可以用作形容詞，如“明月”的“明”，也可以用作名詞，如“棄暗投明”的“明”，還可以用作動詞，如“深明大義”的“明”，“明”形容詞、名詞和動詞的兼類。

3.4 “奈 X 何”中的“X”是短語

如：

（1）絕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杜甫《江梅》）

（2）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韓愈《月臺》）

（3）只言雙鬢未蹉跎，獨奈牛羊送日何。（趙嘏《僧舍二首》）

（4）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韓愈《讀東方朔雜事》）

（5）神兮神兮，奈神之寂默而不言何。（元稹《廟之神》）

（6）寒泉未必能如此，奈有銀瓶素綆何。（陸龜蒙《野井》）

例（1）中的“客愁”、例（2）中的“月明”和例（3）中的“牛羊送日”均是主謂短語，例（4）中的“此狡獪”是偏正短語，例（5）中的“神之寂默而不言”和例（6）中的“有銀瓶素綆”均是複雜短語。從音節上看，這些短語少則兩個音節，多則有七個音節，如例（6），表明“奈 X 何”中的“X”是短語時，根據表達內容和形式的需要可以靈活運用或調整。

總之，“奈 X 何”構式中的“X”既可以是代詞、名詞，也可以是兼類詞，甚至可以是短語。我們搜集到全唐詩中“奈 X 何”例子 130 個，其中“X”是代詞的有 41 例，約占 31.5%（第二人稱代詞最多，僅“爾”就有 16 例），是名詞、兼類詞和短語的有 89 例，約占 68.5%，超過了總數的三分之二。這一事實說明，“奈 X 何”中“X”多為名詞、兼類詞和短語，並不只限於代詞。

四、語義特徵

作動詞用的“奈何”，意思跟“怎麼辦”相似，用於反問或否定式，表示沒有辦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935），“奈 X 何”即“拿 X 怎麼辦”，用法跟“奈何”一樣，語義核心是“X”，這一構式的反問或否定語氣強烈，語義鮮明突出。

從動詞“奈何”擴展為構式“奈 X 何”，“X”便成為強調的對象，帶有鮮明的語義強調性。由於“X”不同，語義特徵也不同。一般說來，“X”為代詞，語義最明確。“X”為名詞，語義由泛指變為特指。“X”為兼類詞、短語等，語義具有指稱性。

4.1 “X”是代詞，人稱不同，指代不同

如：

(1) 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杜甫《舟前小鵝兒》)

(2) 悵望西溪水，潺湲奈爾何。(李商隱《西溪》)

(3) 死是等閑生也得，擬將何事奈吾何。(元稹《放言五首》)

(4) 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閑奈我何。(白居易《自戲三絕句·心重答身》)

(5) 自古悲搖落，誰人奈此何。(劉長卿《約下呈章秀才》)

例(1)中的“若”和例(2)中的“爾”都是第二人稱代詞，例(3)中的“吾”和例(4)中的“我”都是第一人稱代詞，例(5)中的“此”是指示代詞。代詞使用不同，確指的語義對象自然不同。我們搜集的語料中，第二人稱代詞“爾”“若”“汝”出現的頻率最高。

4.2 “X”為名詞，語境不同，語義由泛指變為特指

如：

(1) 昨日偷閒看花了，今朝多雨奈人何。(竇群《春雨》)

(2) 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張祜《馬嵬坡》)

(3) 金烏兼玉兔，年幾奈公何。(徐仲雅《贈江處士》)

(4) 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白居易《蘇州柳》)

(5) 攜錫西山步綠莎，禪心未了奈情何。(皎然《送履霜上人還金陵西山》)

例(1)“奈人何”中的“人”指“昨日偷閒看花”的“人”。例(2)“奈君何”中的“君”指“君王”，詩歌內容寫的是“馬嵬坡”，由此我們可以

判定這裡的“君”指的是唐玄宗。例(3)“奈公何”中的“公”指的是“江處士”。例(4)“奈春何”中的“春”指蘇州春天的景色，即“絮撲白頭條拂面”的蘇州柳。例(5)“奈情何”中的“情”指的是履霜上人“禪心未了”之情。這些例子中“X”的語義都由泛指變為特指了。

4.3 “X”為兼類詞，語義具有指稱性

上文3.3中談到的兼類詞進入“奈X何”中的情況，因兼類詞兼有名詞、動詞、形容詞的特性，語義上自然具有指稱性。這裡以“奈老何”為例加以說明。

(1) 妒寵傾新意，銜恩奈老何。(張說《溫泉馮劉二監客舍觀妓》)

(2)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杜甫《漢陵行》)

(3) 與君皆是思歸客，拭淚看花奈老何。(顧況《早春思歸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淚》)

(4) 請問宗居士，君其奈老何。(李端《書志贈暢當》)

(5) 秭歸城邑昔曾過，舊識無人奈老何。(王周《再經秭歸二首》)

(6) 會有歸朝日，班超奈老何。(武元衡《送柳郎中裴起居》)

“老”，指“年老的人”，是名詞，指“人衰老”(與幼、少相對)，是形容詞，指人“死了”，是動詞，“老”是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兼類。(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781)“奈老何”中“老”，無論指稱是“年老之人”或“衰老”，還是指稱“人之老去(死了)”等，抒發的均是對人生易老的感慨之情。

4.4 “X”為短語，語義指稱性複雜多變

如：

(1) 不知同病者，爭奈夜長何。(白居易《小庭寒夜寄夢得》)

(2) 因知曹孟德，爭奈此公何。(貫休《經先主廟作》)

(3) 有花有酒有笙歌，其奈難逢親故何。(白居易《寄明州于駙馬使君三絕句》)

例(1)中的“夜長”是主謂短語，指稱“漫長的寒夜”。例(2)中的“此公”是偏正短語，指稱“先主”。例(3)中的“難逢親故”是複雜短語，指稱現實情況。

從語義的指稱性上看，“奈 X 何”構式中嵌入代詞，其語義是“拿此人怎麼辦”，語義上特指“人”，所指之人因人稱的不同而不同。“奈 X 何”中嵌入的是名詞、兼類詞（主要是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兼類）或短語等，其語義不限於“拿此人怎麼辦”，可以是社會現象、事件事態、自然環境、思想情感等等，因此，“奈 X 何”中的“X”的指稱對象十分廣泛，且複雜多變，“奈 X 何”的構式義十分鮮明。

五、語用功能

唐詩中“奈 X 何”是一個具有特指性、帶有強烈反詰語氣的構式，語用功能強。

5.1 “奈 X 何”擴展式多種多樣

由於表達的需要，唐詩中，“奈 X 何”構式的擴展式往往是在其前面加上“爭”“無”“不”“其”等詞，構成“爭奈 X 何”“無奈 X 何”“不奈 X 何”“其奈 X 何”等格式。

5.1.1 “爭奈 X 何”

王力(2015, 287)說：“現代漢語的‘怎麼’在唐代只用‘爭’字來表示。”“爭奈何”中的“爭”用作疑問代詞時是“怎麼”的意思，“爭奈”即“怎奈”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 1667)，“爭奈何”也就是“怎奈何”，“爭奈 X 何”表示對“X”不知怎麼辦、不知怎麼對付的意思。“爭奈 X 何”即“怎麼奈 X 何”，是“奈 X 何”的加強式，疑問的意味更濃，語義更鮮明，往往在其上句有相應的敘述，或人物，或境況，或事件，或心緒，鋪墊陳述之後再使用這一格式。

這一類跟“奈 X 何”中的“X”多為代詞的情況不一樣，極少出現“X”是代詞的情況，大多是短語，我們搜集到的語料中只有一例是名詞(人名)。如：

(1) 也知賢宰切，爭奈亂兵何。(杜荀鶴《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

(2) 吾皇搜草澤，爭奈謝安何。(貫休《懷匡山山長二首》)

(3) 此時無一酸，爭奈去留何。(白居易《勸酒十四首·何處難忘酒七首》)

(4) 若遣心中無一事，不知爭奈日長何。(韓偓《贈友人》)

(5) 歡娛未足身先去，爭奈書生薄命何。(白居易《聞樂感鄰》)

(6) 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羅隱《華清宮》)

5.1.2 無奈 X 何

“無奈何”“表示對人或事沒有辦法；無可奈何”(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 1381)，那麼“無奈 X 何”就是“表示對 X 沒有辦法”，“X”是“人或事物的具體化”。這一類跟“奈 X 何”一樣“X”既可以是代詞，也可以是名詞、兼類詞和短語等。如：

(1) 候館寥寥輟棹過，酒醒無奈旅愁何。(李中《宿臨江驛》)

(2) 九華天際碧嵯峨，無奈春來入夢何。(杜荀鶴《別四明鐘尚書》)

(3) 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白居易《大水》)

(4) 洛陽女兒羅綺多，無奈孤翁老去何。(原陵老翁《原陵老翁吟》)

(5) 芍藥吹欲盡，無奈曉風何。(孟郊《看花》)

(6) 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別離何。(張謂《別韋郎中》)

(7) 三更醉後軍中寢，無奈秦山歸夢何。(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8) 無奈牧童何，放牛吃我竹。(李涉《山中》)

(9) 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柳渾《牡丹》)

(10) 春風簾裡舊青娥，無奈新人奪寵何。(王涯《宮詞三十首》)

古代漢語中“無奈”尚未成詞，故《王力古漢語字典》中“無”(無)字條中沒有提到“無奈”(王力，2000，659)，古代漢語中的“無奈X何”應是“無”和“奈X何”的組合。《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1383)收有“無奈”一詞，釋義為“無可奈何”。

5.1.3 不奈X何

“不奈X何”在“奈X何”前加上“不”，強調對“X”毫無辦法。這一類中的“X”一般是名詞或短語。其語義和“無奈X何”大致相同。如：

(1) 夢魂飛斷煙波，傷心不奈春何。(韋莊《清平樂》)

(2) 有懷非惜恨，不奈寸腸何。(李商隱《腸》)

(3) 都無色可並，不奈此香何。(李商隱《荷

5.1.4 其奈X何

“其奈X何”在“奈X何”前加上語氣詞“其”，有增強語氣的作用。如：

(1) 坐愁今夜醒，其奈秋懷何。(白居易《郊陶潛體詩十六首》)

(2) 可憐心賞處，其奈獨游何。(白居易《湖亭望水》)

(3) 自傷才畎澮，其奈贈珠何。(元稹《榮陽鄭公以稹寓居嚴茅有池塘之勝寄詩四首因有意獻》)

(4) 其奈丹墀上，君恩未報何。(白居易《晚秋有懷鄭中舊隱》)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奈X何”中的“X”均為短語。例(1)中的“秋懷”和例(2)中的“獨遊”是偏正短語。例(3)中的“贈珠”是動賓短語。例(4)“丹墀上，君恩未報”較特殊，是跨越了上下句的複雜短語。

5.2 在對應詩句中，詞語互換，表達特定意義

如：

(1) 時邪命邪，吾其無奈彼何；委邪順邪，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太和。(白居易《無可奈何歌》)

(2) 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白居易《達理二首》)

例(1)“吾其無奈彼何”和“彼亦無奈吾何”中，“彼”和“吾”兩個代詞互換，表達的是個人和時命委順難以分解的無限惆悵、無可奈何的情感。例(2)“我無奈命何”和“命無奈我何”中，用名詞“命”和代詞“我”互換，抒發了個人命運委順待終、方寸虛空的落寞無奈之情。

5.3 和辭格同用，凸顯語用功能

5.3.1 構成排比

如：

無奈落葉何，紛紛滿衰草。無奈澗水何，喧喧夜鳴石。無奈阿鼎何，嬌啼索梨栗。無奈梅花何，滿岩光似雪。（李涉《山中五無奈何》）

“無奈落葉何”“無奈澗水何”“無奈阿鼎何”“無奈梅花何”集中使用，形成排比，加強語勢，表達情感內容。

5.3.2 仿擬成句

如：

（1）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2）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盧照鄰《釋疾文三歌》）

很明顯，這是仿擬項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而構成的句式，且格式基本一樣。

“虞兮虞兮”是詞語的複疊形式，用詞語複疊和“奈 X 何”組合構成的句式，也是一種仿擬句式。如：

（3）白酒杯中聊一歌，蒼蠅蒼蠅奈爾何。（馮著《行路難》）

（4）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白居易《醉歌》）

（5）不可離別愁紛多，秋燈秋燈奈別何。（楊衡《賦得秋燈引送客》）

（6）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李白《陽春歌》）

例（3）中“蒼蠅蒼蠅”和例（4）中的“玲瓏玲瓏”

是詞的複疊，例（5）中的“秋燈秋燈”是短語的複疊，例（6）中的“歲歲年年”是詞語的 AABB 式複疊。這些複疊詞語和“奈 X 何”組合，也可以看作仿擬句式。唐代詩人喜歡運用這種仿擬句式，表明它實用價值大。

5.3.3 繫聯頂真

如：

我本癡狂耽酒人，何事與君為對敵。為對敵，洛陽城中花赤白。花赤白，囚漸多，花之赤白奈爾何。（元稹《廳前柏》）

這首詩由頂真構成，最後一句“花之赤白奈爾何”繫聯頂真，整合全詩，畫龍點睛。

5.3.4 綴接析字

如：

東臬煙雨歸耕日，免去玄冠手刈禾。火滿酒爐詩在口，今人無計奈儂何。（皮日休《奉和魯望閒居雜題五首·晚秋吟》）

這首詩題為《奉和魯望閒居雜題五首·晚秋吟》，運用離合（析字）手法，即詩歌的第一句的最後一字“日”和第二句的開頭一字“免”合成“晚”字；詩的第二句最後一字“禾”和第三句的開頭一字“火”合成一字“秋”；詩的第三句最後一字“口”和第四句開頭一字“今”合成一個“吟”字，緊扣詩題“晚秋吟”，最後以“今人無計奈儂何”結尾，表達情意，委婉深邃。

六、結語

“奈 X 何”構式早在先秦兩漢時期就產生了，一直沿用至今。唐詩“奈 X 何”構式中的“X”既可以是代詞，也可以是名詞、兼類詞（名、動、

形兼類)，還可以是各類短語。“奈X何”中的“X”是代詞時，其語義是“拿此人怎麼辦”，當“X”是名詞、兼類詞或短語時，所指稱的不限於人，可以是社會現象、事件事態、自然環境、思想情感等等，因而唐詩中的“奈X何”的構式義十分鮮明，構式功能十分突出。在實際運用中，唐詩“奈X何”構式前面還可以加上其他詞語，如“爭奈X何”“不奈X何”“無奈X何”“其奈X何”，使其適應各種表達內容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奈X何”構式及其擴展式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現當代詩文中仍然常見，如毛澤東的《七律·送瘟神》中就有“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的詩句。因此，瞭解“奈X何”構式的基本形式、語義情況和語用特徵很有必要。

參考文獻：

- 王力 2000 《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16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馬忠 1983 《古代漢語語法》，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楊樹達 1979 《詞詮》，北京：中華書局。
- 王力 2015 《王力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
- 王勝文、張雲平 2005 《“奈（如／若）……何”與其嵌入成分構成的語義關係》，《渝西學院學報》，第5期。
- 商艷玲 2020 《多義離合詞“奈何”古今用法分析》，《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

馮廣藝 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gywm5757@163.com

論鈔本韻書《音韻雜抄》所記錄的一種近代北方官話方言*

A Modern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 Recorded in A Manuscript Called
Yinyunzachao (《音韻雜抄》)

◎ 王思齊

提 要：臺師大藏鈔本韻書《音韻雜抄》屬音韻學家趙蔭棠的近代音藏書，該書以韻圖為主，並摘錄歌訣，其音系至今未有相關討論。我們發現，該書包括三個語音層次，其主體為二十一聲母、三十七韻母、陰陽上去四聲的清代北方官話方言音系。存在〔-m〕韻尾已經消失、〔n-〕〔l-〕混淆、曾梗合攝、舌尖母音產生、濁音清化、個別韻舌面顎化音產生、入聲消失，中古鐸藥覺韻文白異讀並存、〔ɣ〕韻母產生、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等現象。該書忠實記錄了現代漢語〔ɣ〕韻母產生的演變途徑，即牙喉音〔-k〕尾入聲字——〔ie〕型韻母（車遮韻）——〔ei〕〔-ai〕、〔o〕型韻母（歌戈韻）的演變順序，顯示〔ie〕型韻母（車遮韻）最晚在此時已讀為〔ɣ〕。《雜抄》韻圖中存在大量重出字，通常在兩個（或三個）介音不同的韻、相同的聲母位或同韻不同聲母位出現。作者用成組的重出字努力調和韻圖與實際語音音系之間的矛盾，間接顯示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零聲母擴大化等語音現象。該書同時包含泥來母混淆，部分韻〔f-〕〔h-〕混淆讀為〔h-〕，中古止蟹遇攝混淆等其他方言層次。從其派入平聲的入聲字看，該書的北方官話反映了膠遼官話青萊片的語音特點，作者可能為山東諸城、五蓮一帶人士。

關鍵詞：《音韻雜抄》 語音系統 北方官話方言 近代 膠遼官話

Key words: Manuscript; Voice system;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 Qing Dynasty; Jiaoliao Mandarin

* 本課題為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廣韻-集韻”系統韻書韻字大成、數據庫建設及宋代韻書史建構》（19ZDA255）研究成果。

臺師大中文系圖書室藏鈔本韻書《音韻雜抄》，作者未知。其書引《證鄉談法》：“鄉談豈但分南北，每郡相鄰便不同。由此故教音韻正，不因指示甚難明。”（參看《音韻雜抄》）見於《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證鄉談》下腳註：“梅誕生曰：讀韻須正音，若用鄉語，便多差錯，首句差一字，後皆因之而差，讀韻忽忽。”（參看《音韻雜抄》）由此可知，該書作於梅膺祚《韻法直圖》後，或受《韻法直圖》影響，欲以“正音”為本，可能成書於清代。

該書前矜刻有“臺灣師範大學藏書”藏章，應為音韻學家趙蔭棠所藏近代音書籍中的一部（馮蒸，1996）。迄今未見任何論著討論該書性質及音系。

一、《音韻雜抄》的前後附錄

《音韻雜抄》（下文簡稱《雜抄》）前後多摘錄律詩及歌訣，顯示作者力圖“貼近口語”的取向。韻圖為《三十六母韻俱讀平聲》。韻圖前附《證鄉談》《反切訣》《四聲分曉》《五音明解》等。韻圖後附各式歌訣，分別為《反切詳明上字丁位下字切音》《經學目錄》等等。

《雜抄》韻圖後附錄的“歌訣”，如《田賦總歌訣》等多為韻文，篇目及對應的韻腳如下表。

表一 《音韻雜抄》部分歌訣韻腳

篇 目	韻 腳
《經學目錄》	查差
《田賦總歌訣》	收儔仇；三貪甘；涼詳傷；禾多和；膏毛勞
《月令歌訣》	風豐功；萌平更；衣揮肥；宜 時；驅趨；蛟交草；兵羸行；憐遷全；官湍謹；冬封供；來開材；師施時
《九州歌》	覃全邊；東中通；居宜；汲墟一；黎奇西隅；岐齊積皮

《九州貢土色性歌》	齊豫地之泥 此迷
《九州貢賦歌》	方邦揚良壤邦
《九州貢筐歌》	畿夷之；石識；優浮州；屬木服；奇宜龜機；貢用送；疑之皮；改載外；山環間
《澤藪掌訣》	區紆
《職方掌訣》	鄉詳
《九州次第歌》	州由流
《九州貢道歌》	方邦江；境汭
《四季時令撮要》	春新辰旬現輪因臻
《十二律》	鐘終
《厥田掌訣》	青中明
《山鎮掌訣》	稽齊
《厥賦掌訣》	雍明
《十二州山鎮歌》	岱在內；改載

除部分單句的歌訣或沒有押韻的歌訣，大部分“歌訣”“掌決”的韻腳與《雜抄》的音系一致。韻腳顯示平聲字與上去聲字押韻，亦不合平仄，非近體詩。雖然不知道這些歌訣來源是作者創作，還是“雜抄”，但是毫無疑問，這些歌訣包含了作者的方言口語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雜抄》歌訣韻腳顯示[-i] [-y]混淆及入聲字讀如平聲的語音現象，如“豫”“齊地之泥此迷”押韻，“居宜”押韻，“隅”與“黎奇西”押韻，“石識”押韻。詳見下節分析。

二、《音韻雜抄》的語音系統及其語音特徵

《雜抄》的音系主要見於《三十六母韻俱讀平聲》。本節主要論述該書的體例、語音特點及音系。

（一）《音韻雜抄》的體例

《雜抄》先分韻，韻目旁註四呼。^[1]共三十六韻，分別為“公岡驕基居光官規規乖戈姑瓜干庚歌高該鉤械家江京鳩嘉迦堅金皆巾賁涓瀦覺弓鈞”，韻目均為舌根（舌面）不送氣聲母。每韻三十二字，鮮少例外。一韻內按牙舌唇齒喉次序排列，一字代表一音節，每字的地位相當於廣韻的小韻代表字，不收同音字。全書只列平聲，無其他聲調。先分韻母，再分聲母。部分字有小字註解。無音字作者用空圈 ø 表示，重複字用兩點表示。部分成組的實際語音中不存在的音節，作者用同韻異聲或異韻同聲的字填上（詳見後文分析）。

（二）《音韻雜抄》的語音特徵

近代韻書（韻圖）多為複合型音系（耿振生，1993；張玉來，1998），大多不純粹反映某一個方言的共時語音面貌，或為古音、時音糅合，或為不同方言的語音特徵糅合。《雜抄》音系亦是如此，包含古今通方多個層次。

1. 中古音層次

該書書面音系是三十六韻“公岡驕基居光官規規乖戈姑瓜干庚歌高該鉤械家江京鳩嘉迦堅金皆巾賁涓瀦覺弓鈞”、三十二聲母“見溪群疑端透定泥幫滂並明精清從心邪章昌船書禪曉匣影喻非敷奉微來日”的語音系統。表面上看，見系精系對立、清濁對立、非敷奉微分立、[-m] 韻尾獨立是中古音特徵。

2. 近代漢語北方官話方言層次^[2]

從我們的研究看來，以官話方言測驗條例為據（薛鳳生，1986），《雜抄》實際音系符合“全濁聲母清化”、“二等牙喉音顎化”“曾梗攝合韻”“支思韻形成”“閉口韻變為抵顎”“入聲消失”“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尖團音混合”等標準，顯然屬於近代漢語官話方言。

《雜抄》中“曾梗攝合韻”。《雜抄》庚韻包括中古曾攝字“登騰能崩增層僧”，中古梗攝字“橙生亨橫梗烹明”。

《雜抄》基韻與賁韻對立，賁韻^[3]包含舌尖母音韻母[-i]，例如“賁雌慈斯詞支齏遲詩時”。顯示實際語音中舌尖母音早已產生。

《雜抄》金韻與巾韻分立，似乎與中古一致，[-m] 韻尾獨立，實際上[-m] 韻尾已經消失。例如，金韻清母位置“侵”旁註“親”，金韻邪母位置“尋”旁註“信”，金韻禪母位置“謔”旁註“神”。韻圖中無其他唇音尾韻如覃鹽添鹹銜嚴凡韻的韻字，僅有一個談韻字“三”，歸入《雜抄》中的干韻。

從聲調上看，全書無入聲僅收平聲。“棍”字註解^[4]顯示似乎為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調。可是從韻圖及歌訣來看，入派三聲，實際陰陽上去四聲調系統。

下面，我們從“濁音清化”“知莊章合流”“個別韻舌面顎化音產生”“入聲消失，中古鐸藥覺韻文白異讀並存、[-ɣ] 韻母產生”“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零聲母擴大化（疑母、影母、於母、以母、微母）與中古日母字”等幾個方面詳細討論。

2.1 濁音清化，全濁聲母平聲送氣

《雜抄》中的全濁聲母如群並定澄船母都占一個位子。但是全濁聲母與送氣清音常常混淆，如群母溪母混淆“孔狂橋奇渠”，清母從母初母崇母混淆“藏攢存淮才”“醴曹才測”，定母透母混淆“挖徒他壇騰”，昌母船母徹母澄母初母崇母混淆“遲傳扯”“潮柴愁扯”“初槎餐”，非敷奉母混淆，如“風方飄非”“房墳霏”。清濁擦音混淆，如心母邪母混淆“薩錫囚些”，曉母匣母混淆“玄血學靴學習”，書母禪母生母混淆，如“霜禪純誰衰”。可見，全濁音消失併入清音。《雜抄》韻圖全文僅

列平聲，摻雜個別仄聲，因此看不出仄聲的變化規律。

2.2 知莊章合流，莊組字併入精組或章組

知莊章三組聲母合一，如“遮氈斟齋真”“蛇虔沉豺陳”“差昌稱抽車”。莊組字併入精組或章組，並無明顯規律。各韻的莊組字分配如下：

〔ts〕類：岡韻：爽；姑韻：租搜；瓜韻：槎查；戈韻：所；鈎韻：騶；械韻：測；家韻：槎查沙；迦韻：查；

〔tʂ〕類：公韻：崇；光韻：莊雙窗床霜；規韻：臙；庚韻：爭生；姑韻：雛疎；瓜韻：沙槎；該韻：齋柴篩；鈎韻：愁搜鄒筊；家韻：查差沙；江韻：床；皆韻：齋差豺；貨韻：齏；

〔ts〕類涉及“宕假流蟹遇曾攝”，〔tʂ〕類涉及“通宕江蟹梗遇假止流攝”。

2.3 個別韻舌面顎化音產生

《雜抄》按韻分圖，每韻三十二聲母（每例字代表一聲母），表面上看見系與精系分立，沒有單獨的舌面音。

三十六張韻圖中，舌根音見系（每韻前四個例字，即見系聲母位）未雜一個精系字。但是，皆韻、覺韻精系（每韻第十三 十七例字，即精系聲母位）混淆見系字，如皆韻精系字位置例字為“皆楷楷哈孩”，覺韻精系字位置例字為“鵠鵠”。^[5]在《圓音正考》

（作於 1743 年，參見楊亦鳴 王為民，2003）《音韻逢源》《同文韻統》（參看聶鴻音，2017）中，見系精系字業已顎化為舌面音。從舌面音產生的時間看，在大多數漢語方言中，舌根細音字顎化在先，舌尖細音字其次。皆韻覺韻的舌尖音精系混入舌根音見系字，證明在這兩韻中，精系見系已經合流形成舌面顎化音〔tɕ-〕〔tɕh-〕〔ɕ-〕。個別韻的舌面顎化音產生。

2.4 入聲消失，中古鐸藥覺韻文白異讀並存、〔ɣ〕韻母產生

《雜抄》中的入聲消失，歸入舒聲。全書只收平聲，未收上去聲，無法瞭解聲調的具體演變規律。全書入聲字分佈如下表：

表二 《音韻雜抄》中的入聲字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薩	心開一寒入	瓜韻	墨	明開一登入	械韻	滅	溪合三元入	滅韻
卻	見開三陽入	戈韻	厄	影開二耕入	械韻	曰	喻合三元入	滅韻
灼	章開三陽入	戈韻	則	精開一登入	械韻	丿	滂開三仙入	滅韻
諤	疑開三唐入	戈韻	測	初開三蒸入	械韻	略	來開三陽入	覺韻
棗	透開一唐入	高韻	塞	心開一登入	械韻	爵	精開三陽入	覺韻
課	定開四添入	鈎韻	灼	章開三陽入	械韻	鵠	匣開一冬入	覺韻
節	脂開四先入	規韻	黑	曉開一登入	械韻	削	心開三陽入	覺韻
得	端開一登入	械韻	麥	明開二耕入	械韻	腳	見開三陽入	覺韻
忒	透開一登入	械韻	或	匣合一登入	械韻	勺	禪開三陽入	覺韻
特	定開一登韻	械韻	熱	日開三仙入	械韻	學	匣開二江入	覺韻
克	溪開一登入	械韻	滅	明開三仙入	迦韻	卻	見開三陽入	覺韻
栢	幫開二庚入	械韻	別	並開三仙入	迦韻	腳	見開三陽入	歌韻
百	並開二庚入	械韻	血	曉合四仙入	滅韻	卻	見開三陽入	歌韻
說	書合三先入	覺韻						

中古鐸藥覺韻（宕江攝入聲）在《雜抄》中有讀為《雜抄》戈韻的，也有讀為《雜抄》覺韻的，同樣的語音地位為何演變方向不同？例如同為宕江攝入聲，“灼諤”讀為《雜抄》戈韻，“棗”讀為《雜抄》高韻，《中原音韻》中，這部分字即存在歌戈韻（汴洛方言）、蕭豪韻（幽燕方言）的兩讀，《雜抄》正與此相合，忠實地記錄了近代北方官話中古鐸藥覺韻舒化後的演變模式。

宕江攝入聲“略爵削勺”讀為《雜抄》覺韻，“卻”有三種讀音戈韻、歌韻、覺韻，腳有《雜抄》覺韻、歌韻兩讀。高曉虹、劉淑學（2008）考察了《中原音韻》《合併字學集韻》等幾種韻書，認為北京話中〔yo〕韻母的產生是外方言成分的加入造成語音系統不平衡進而內部整合的結果。《雜抄》中戈韻、歌韻、覺韻的一字多讀證明了北方官話中〔yo〕→變為〔ye〕過程中多種變體共存的情況。

減韻小字註“音格，開口呼”，所轄字大部分在現代漢語中讀為〔ɤ〕。近代漢語官話中，〔ɤ〕韻母始見於清代康熙年間的《拙庵韻悟》，從中古收 k- 的入聲字到非入聲的歌戈韻、車遮韻，呈現出一種“滾雪球式”的語音類化現象。（參看竺家寧，1994）《雜抄》中，除上表入聲字外，〔ɤ〕韻母還包括部分非入聲字，如下表。

表三 《音韻雜抄》〔ɤ〕韻母中的非中古入聲字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誠	見開二皆去	ɤ	車	昌開三麻平	ɤ
遮	章開三麻平	ɤ	扯	昌開三麻上	ɤ
蛇	船開三麻平	ɤ	奢	書開三麻平	ɤ

竺家寧先生認為，現代漢語的〔-ɤ〕韻母最早以牙喉音登庚耕入聲字為主，如“格蠅陀”（康熙年間《拙庵韻悟》），“勒墨北色德則”（康熙年間《五音通韻》）——其次，除入聲外〔ei〕〔-ai〕型韻母加入，如“悲備梅該開台”（康熙年間《內含四聲音韻圖》）——最後，除入聲、〔ei〕〔-ai〕型韻母外，另有〔o〕型韻母加入，如“渴割鴿鶴”（嘉慶十年《音鑑》）。至嘉慶十年（1805年），〔ie〕型韻母如“車遮折哲設熱”尚未加入現代漢語〔-ɤ〕韻母的行列。

《雜抄》中〔ɤ〕韻母包括中古牙喉音耕庚登蒸

韻入聲、麻韻開口三等、牙喉音皆韻，即牙喉音〔-k〕尾入聲及〔ie〕型韻母。現代讀〔ɤ〕韻母的〔ei〕〔-ai〕〔o〕型韻母，如“梅臺歌渴”在《雜抄》中並未讀為〔ɤ〕，顯示了現代漢語〔ɤ〕韻母產生的另一種演變途徑，即牙喉音〔-k〕尾入聲字——〔ie〕型韻母（車遮韻）——〔ei〕〔-ai〕、〔o〕型韻母（歌戈韻）。

2.5 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

我們認為，《雜抄》韻圖中捲舌聲母後的顎化介音〔i〕消失，《雜抄》中齊撮兩呼中的知照系字應該讀為對應的開合口字。原因在於，《雜抄》中齊撮兩呼的韻知照系字大多與對應的開合兩呼的字重合或部分相同。齊齒呼多與開口呼例字重合，撮口呼多與合口呼例字重合（只有覺韻與歌韻是例外），嘉韻、迦韻、瀝韻同時與家韻對應。詳見下表。

表四 《雜抄》部分齊齒呼撮口呼知照系字及對應的開口呼合口呼

《雜抄》所在韻	例字	《雜抄》所在韻	例字
驕韻（齊）	昭超潮燒韶	高韻（開）	昭超潮韶蒿
江韻（齊）	章昌床商裳	岡韻（開）	張昌長香鄉
覺韻（撮）	腳勺茄說說	歌韻（開）	腳卻茄灼灼
鈞韻（撮）	諄春醇椿肫	棍韻（合）	諄春群熏純
弓韻（撮）	鐘充蟲胸雄	公韻（合）	中充崇春鱗
嘉韻（齊）迦韻（齊）瀝韻（撮）	遮車茶 ^[6] 奢蛇	家韻（開）	查差茶沙蛇
涓韻（撮）	專穿川端喧	官韻（合）	瞻川纏扇禪

除此之外，《雜抄》齊撮兩呼的韻還有居韻（朱樞除書殊）、鳩韻（周抽壽收壽）、京韻（征稱繩升成）、皆韻（齋差豺篩篩）、金韻（斟琛沉深諶）、巾韻（真嗔陳申辰）、堅韻（氈纏虔羶禪）。這些韻的知照系字並未在對應的開合兩呼的韻（姑鈞庚

規₂干等)中重複出現。從整體上看,我們還是認為《雜抄》音系中捲舌聲母後的顎化介音〔i〕消失。

《雜抄》中,重出字添補並不存在的音節位置的現象並非個例。《雜抄》韻圖中存在大量重出字,通常在兩個(或三個)讀音相近的韻、相同的聲母^[7]的位置上成組出現,詳見下表。

表五 《雜抄》韻圖重出字

例字	《雜抄》地位 ^[8]	例字	《雜抄》地位
當	岡韻端母位、光韻端母位、江韻透母 ^[9]	火和 ^[10] 摹磨	戈韻非敷奉微母位、歌韻非敷奉微母位
湯	岡韻透母位、光韻透母位、岡韻日母位	丁	江韻端母位、京韻端母位、巾韻端母位、堅韻端母位
唐	岡韻定母位、光韻定母位、江韻定母位	汀亨	京韻透母定母位、巾韻透母定母位、堅韻透母定母位
郎	岡韻泥母位、岡韻來母位、光韻泥母位、光韻來母位	偏便眠	庚韻非敷微母位、涓韻非敷微母位、堅韻滂並明母位、涓韻滂並明母位
堆推	居韻端透母位、規韻1端透母位	面	庚韻奉母位、涓韻奉母位
幫 ^[11] 滂 傍茫	岡韻幫滂並明母位、光韻幫滂並明母位	邊	堅韻幫母位、涓韻幫母位
卑	基韻幫滂並明位、居韻幫滂並明位	麻	瓜韻明母位、嘉韻明母位、嘉韻微母位、家韻微母位、嘉韻微母位
披皮迷	基韻滂並明位、居韻滂並明位、居韻敷非微母位	灼灼卻	歌韻書禪昌母位、戈韻書禪昌母位
臧倉藏	岡韻精清從母位、光韻精清從母位	茶	瓜韻船母位、家韻船母位
方房汪亡	岡韻非敷奉微母位、光韻非敷影響母位	茄	戈韻船母位、覺韻群母位 ^[12] 、覺韻船母位
默胎	規韻2端透母位、皆韻端透母位	杯坯篩篩	該韻幫滂書禪母位、皆韻幫滂書禪母位
臺	規韻 ₂ 定母位、該韻透母位、皆韻定母位	哈孩	該韻曉匣母位、皆韻心邪母位

排	規韻 ₂ 並母位、皆韻並母位	鴉牙花華媽牙	家韻影響非敷奉日母位、嘉韻影響非敷奉日母位
買	規韻 ₂ 奉母位、該韻奉母位、皆韻奉母位	分墳溫文	京韻非敷奉微母位、金韻非敷奉微母位、巾韻非敷奉微母位、鈞韻非敷奉微母位 ^[13]
埋	規韻 ₂ 微母位、該韻微母位、皆韻明母位、皆韻奉母位	蛇	家韻禪母位、嘉韻禪母位、派韻禪母位
來	該韻來母位、皆韻泥母位	灰	規韻1曉母位、規韻2非母位、該韻非母位
搆	規韻 ₂ 昌母位、該韻昌母位	良	江韻泥母位、江韻來母位
灰	規韻 ₁ 曉母位、規韻 ₂ 非母位 ^[14]	香	江韻曉母位、岡韻書母位 ^[15]
大	瓜韻端母位、家韻端母位	形 ^[16]	京韻匣母位、堅韻匣母位
他他 ^[17]	瓜韻透母位、家韻透母位、嘉韻透母位、迦韻透母位	昌	江韻昌母位、岡韻昌母位
巴	瓜韻幫母位、家韻幫母位、嘉韻幫母位	顛天田連 ^[18]	堅韻端透母位、涓韻端透母位
波坡	戈韻幫滂母位、歌韻幫滂母位	爹	派韻端母位、迦韻端母位、嘉韻端母位
奢	派韻書母位、嘉韻書母位、禪韻書母位、迦韻書母位	別 ^[19]	派韻幫母位、迦韻敷母位
嗟且	派韻精清母位、嘉韻精清母位	拿	瓜韻泥母位、家韻來母位、嘉韻來母位

從上表可以看出這些重出字的特點:成組出現,例如“臧倉藏”同時出現在岡韻與光韻的精清從母位,“分墳溫文”同時出現在京韻、金韻、巾韻、鈞韻的非敷奉微母位;重出的兩個(或三個)韻讀音相近(僅介音不同),例如“方房汪亡”在岡韻與光韻重出,岡光開合對立,“顛天田連”在堅韻與涓韻重出,堅涓齊撮對立。

《雜抄》僅列平聲就有大量重出字，從語音演變的規律、韻圖自序和四呼分類來看，這樣有規律的重出很難用兩讀來解釋。如果認為這幾個韻讀音完全相同，也不甚合理。例如“他”同時讀為瓜韻透定母位、家韻透定母位、嘉韻透定母位、迦韻透定母位四個讀音，“汀亭”有京韻透母定母位、巾韻透定母位、堅韻透定母位三個讀音，“奢”有瀝韻書母位、嘉韻書母位、緘韻書母位、迦韻書母位四個讀音。

唯一有可能的原因是：重出字中，其中一個讀音是正確的，另一個位置沒有音節，用重復的字代替。不管是表四知照系齊撮口呼的重出字，還是表五所見的其他聲母位重出字，都反映了作者以韻母相近、不同呼、同聲母位置上的字重複出現來代替無音節的做法。

《雜抄》表面上是三十六韻、三十二聲母的接近中古音音系，實際上是二十聲母、三十七韻母、入派三聲、四呼賅備的近代音系統。如何調和韻圖音系與實際音系的矛盾？將一個近代音系塞進《雜抄》韻圖，勢必有很多沒有音節的空位。對於個別沒有對應音節的位置，作者用空圈 $\emptyset$ 表示，例如《雜抄》官韻群母位、裊韻群母位、瓜韻來母位、該韻端母位，共 56 字。對於成組的沒有對應音節的位置，作者用重複字代替填補空位，如表四表五中的“幫滂傍茫”“昭超潮燒韶”等。

對於齊撮呼知照系字，我們認為儘管並非全部例字重出，但是捲舌聲母後介音失落，知照系字^[20]齊撮呼均應讀為對應的開合呼字。^[21]對於除知照系之外的重出字，我們認為重出字應讀為符合其演變規律和中古語音地位的韻。例如“當湯唐”在岡光江三個韻重出，岡韻開口、光韻合口、江韻齊齒，“當湯唐”中古均為開口一等唐韻，在《雜抄》中

應讀為岡韻，而非光江韻；“麻”在瓜家嘉韻重出，瓜韻合口、嘉韻齊齒，“麻”中古為開口二等麻韻字，在《雜抄》中應讀為嘉韻，而非瓜韻；“波坡”在歌戈韻重出，歌韻開口、戈韻合口，“波坡”中古為合口一等戈韻字，在《雜抄》中應讀為戈韻，而非歌韻。

2.6 零聲母擴大化（中古影疑喻微母）與中古日母字

疑影於以微日母雖然分別占一個聲母的位置，但是經常混淆。

先看疑影於以微母的混淆情況。《雜抄》疑母位置混入喻母字“容”，影母字“厄”，見母字“詭攸”；《雜抄》喻母位置混入匣母字“完”，見母字“詭呱梗”，疑母字“昂諤莪匡齣牙”；《雜抄》影母位置混入疑母字“敖”；《雜抄》微母位置混入影母字“威汪淵溫”。

從韻圖上看，中古日母字混入別的聲母位置（如疑母、影母等）的例字不多，^[22]共 5 例，如瀝韻疑母位置混入“熱”，覺韻疑母、影母、喻母、非母位置混入“若”。另外，居韻疑母位置為“魚”，註解“近而”，“而”是日母字。京韻疑母位置“凝”註解“仍”，“仍”是中古日母字，也可算作其他韻母位置上混淆中古日母字的情況。

其中中古聲母（疑喻見影等）混入《雜抄》日母位置（即每韻第三十二例字）的不少，共 10 例。如基韻日母位例字“湯”（透母），光韻日母位例字“陽”（以母），規韻合口日母位例字“詭”（見母），瓜韻日母位例字“牙”（疑母），干韻日母位例字“顏”（疑母），庚韻日母位例字“盈”（以母），該韻日母位例字“挨”（影母），家韻嘉韻日母位例字“牙”（疑母），皆韻日母位例字“埃”（影母）。

可以發現，《雜抄》各韻“疑影於以微日母”位置上的字頗多異讀，交叉混淆，而且大多配以註解，十分複雜。我們表列這些混淆的例字在《雜抄》中的全部語音地位（包括大致符合音變規律的和表面上看不符合音變規律的）。

表六 《雜抄》各韻“疑影於以微日母”位置混入他韻例字表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地位	例字	《雜抄》地位（或註解）	中古聲母地位
容	弓韻疑母位、弓韻喻母位	喻母	威	基韻微母位、規韻合口影母位	影母
厄	祇韻疑母位、祇韻喻母位、祇韻影母位	影母	汪	光韻影母位、江韻微母位	影母
詭	規韻合口疑母位、規韻合口喻母位、規韻合口日母位	見母	淵	堅韻微母位、涓韻影母位	影母
攸	瓜韻疑母位	以母	溫	鈞韻影母位、裨韻影母位、京韻微母位	影母
完	官韻喻母位	匣母	熱	迦韻日母位、源韻疑母位、覺韻滂母位、源韻日母位	日母
呱	瓜韻喻母位	見母	若	覺韻疑母位、覺韻影母位、覺韻非母位、覺韻微母位、戈韻日母位、歌韻日母位、覺韻日母位	日母
梗	庚韻喻母位	見母	魚	居韻疑母位，註解近“而”	疑母
昂	岡韻喻母位、戈韻喻母位	疑母	凝	京韻疑母位，註解“仍”	疑母
莪	歌韻疑母位、歌韻喻母位	疑母	湯	岡韻透母位、光韻透母位、岡韻日母位 ^[23]	透母
匡	該韻喻母位、鈞韻疑母位 ^[24] 、鈞韻喻母位	疑母	陽	江韻喻母位、光韻日母位	以母
鷗	鈞韻疑母位、鈞韻喻母位	疑母	顏	干韻日母位	疑母

牙	家韻疑母位、家韻喻母位、嘉韻喻母位、家韻日母位、嘉韻日母位	疑母	盈	庚韻日母位、京韻喻母位	以母
敖	高韻疑母位、高韻影母位	影母	挨	該韻日母位 ^[25] 、皆韻影母位	影母
埃	皆韻喻母位、皆韻日母位				

喻母（云以）在大部分現代方言中基本念為零聲母，毫無疑問《雜抄》喻母也應該讀為零聲母。《雜抄》影母基本為中古影母字，混淆其他聲母的例字很少。在漢語方言中，中古影母字大多為零聲母，小部分讀為舌根鼻音。如果《雜抄》影母讀為舌根鼻音，則《雜抄》影母疑母會大量混淆，但是《雜抄》疑母多混入中古喻影見母字，顯然，《雜抄》疑母影母不讀舌根鼻音〔ŋ〕。另外據上表，不少例字存在同韻的疑母位置和喻母位置的兩讀，如“容厄詭莪匡鷗牙”。可能的解釋是，《雜抄》疑母、喻母、影母皆為零聲母。

《雜抄》微母以中古微母（亡微文無萬）^[26]為主，混淆部分明母字，中古微母讀音在現代方言大多讀為零聲母，另外有〔f〕〔v〕〔m〕〔ɱ〕〔ɲ〕等念法。詳見下表。

表七 《雜抄》微母位例字（除中古微母）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蒙	公	明	磨	戈	明
苗	驕	明	麻	瓜	明
迷	居	明	眠	庚	明
茫	光	明	磨	歌	明
瞞	官	明	埋	規 ₂ 該皆	明
謨	鈞	明	麻	家嘉	明
滅	迦	明	繆	鳩	明

鄰近微母的奉母字情況也比較複雜。《雜抄》奉母除了“肥”之外，^[27]皆為中古明母字、影母字，詳見下表。

表八 《雜抄》奉母位例字（除“肥”）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孟	公	明	摹	戈	明
妙	驕	明	媽	瓜	明
米	居	明	面	庚	明
慢	官	明	摹	歌	明
們	裊	明	毛	高	明
買	規 ₂	明	買	該	明
汪	岡	影	烏	姑	影
威	基	影	灣	幹	影
若	覺	日	溫	鈞	影
模	鈞	明	汪	江	影
媽	家嘉	明	溫	京	影
茂	鳩	明	淵	堅	影
減	迦	明	溫	金巾	影
買	皆	明			

《雜抄》奉母包括中古影母、明母，《雜抄》微母包括中古微母、明母。我們發現，《雜抄》某韻奉母位如果為中古影母字，一般同韻的微母位為中古微母字，如果《雜抄》某韻奉母位為中古明母字，一般同韻的微母位為中古明母字。例如，鈞韻奉微母位為“溫文”，皆韻奉微母位為“買埋”，迦韻奉微母位為“減減”，嘉韻奉微母位為“媽麻”。也就是說，《雜抄》奉母位微母位其實是一組字。而且我們發現，《雜抄》微母位上的中古明母字多與同韻的明母位字重複。詳見下表。

表九 《雜抄》微母位中的中古明母字及同韻明母位對應關係

《雜抄》韻	明母位	微母位	《雜抄》韻	明母位	微母位
弓	蒙	蒙	瓜	蔴	麻
驕	苗	苗	庚	萌	眠
居	迷	迷	歌	模	磨
光	芒	芒	該	枚	埋
官	瞞	瞞	鈞	謀	謨 ^[28]
規 ₂	埋	埋	家	蔴	麻
弓	瞢	蒙	涓	眠	眠
鳩	繆	繆	皆	埋	埋
嘉	蔴	蔴	戈	磨	磨
迦	減	減			

按照《雜抄》韻圖體例，作者習慣以韻母相近、不同呼、同聲母位置上的字重複出現來填補空位，我們認為表九的現象顯示作者類似的做法，即《雜抄》微母位上的中古明母字實際上代表該位置並沒有音節存在，這些字應該讀為《雜抄》明母位。因此，我們認為《雜抄》實際音系的影疑喻微母實際上為同一聲母，即零聲母，主要包括中古影疑喻微母字。在《雜抄》音系中，“容厄詭攸完呱梗昂莪戕齠牙敖威挨盈陽若熱溫淵汪”聲母讀為 $\emptyset$ 。^[29]

那麼，《雜抄》的中古奉母字到哪里去了呢？在《雜抄》中，中古奉母字與中古非敷母字混淆，出現在《雜抄》非敷母位上。如“方房肥房墳番凡浮否浮墳浮番煩墳墳肥馮”。^[30]也即，中古奉母字在《雜抄》中讀同中古非敷母字〔f-〕，而《雜抄》奉母位不雜中古非敷母字，顯然不讀〔f-〕，《雜抄》奉母位微母位實際是一組字。

再來看《雜抄》日母。魚，居韻疑母位，註解近“而”（《雜抄》i、y 混淆），疑母位讀為零聲母，那麼“而”（中古日母字）當讀為零聲母。凝（京

韻疑母位，註解“仍”）同理，“仍”（中古日母字）也當讀為零聲母。

據表六，不管是混入其他聲母的中古日母字還是混入《雜抄》日母位的非中古日母字，這兩類字大部分都在同韻的日母位與其他零聲母位（疑喻微母位）重複出現（詭牙若埃熱）。按照《雜抄》韻圖措置的規律，同韻不同聲母或同聲母不同韻的重出字，應該讀為其中一個音節，另一個音節是重複出現填補空位。“詭”中古見母字，在規韻的疑喻日母位均出現，《雜抄》疑喻母位均為零聲母，“詭”讀為零聲母的可能性更大；“牙”中古疑母字，在家韻（嘉韻）疑喻日母位均出現，同理，“牙”在《雜抄》中也應讀為零聲母；“若”中古日母字，覺韻疑影微日母位均出現，同理，“若”在《雜抄》覺韻應讀為零聲母，“若”另有歌戈韻日母位的讀音，可能是“若”的異讀，讀為《雜抄》歌韻或戈韻的日母位；^[31]“挨”在該韻日母位註解“愛”（中古影母字），“挨”另有皆韻影母位的讀音，中古影母字在《雜抄》讀為零聲母，則“挨”讀為零聲母。

其餘的例字“陽顏盈埃熱”沒辦法通過註解及體例直接他們判斷在《雜抄》中的讀音。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存在一種“日化”現象，即本來非日母的字長出了“日母”，如中古喻疑母的東庚鐘元祭韻“榮融容鎔蓉甬勇湧踊蛹俑用庸傭蝓溶蓉榕瑤囑阮銳瑞芮睿璫簪”等。“陽顏盈埃”均不符合“日化”的條件，我們推斷這些零聲母與日母兩讀的字可能在《雜抄》中讀為零聲母，而非日母位的讀音。除這些字外，《雜抄》日母位均為中古日母字。中古日母字除“而仍”外，其他均讀為《雜抄》日母位。

3. 其他方言層次

《雜抄》亦包括其他非古音、非通語的方言層次。由於缺乏“標記性特徵”，加之作者不明，很

難憑藉這些音變現象判斷該層次的性質。這些音變現象在現代南北方言點均有出現，因此統稱為“其他方言層次”。

3.1 中古來母泥母混淆

《雜抄》中〔n-〕〔l-〕混淆。泥母中混雜了來母，如“郎倫來良連流註列略”。^[32]來母獨立，大多不混，也有個別混雜了泥娘母的情況，如“拿”。從小字註解上也是如此。公韻泥母位置“驢”註解“隆”，驢韻泥母位置“嬌”註解“聊”，居韻泥母位置“柳”（娘母）註解“音離”，官韻泥母位置“湏”註“音南”，規韻合口泥母為主“援”註“音雷”，金韻來母位置“註”註“林”。由此可知音系中有〔n-〕無〔l-〕。

3.2 部分中古曉匣母與輕唇音混淆

《雜抄》中，部分中古曉匣母與輕唇音混淆。曉匣母位混入輕唇音，如“放”。輕唇音位混入曉匣母，如“火灰和懷浮花華學”等，另小字註解堅韻非母位置“番”註“轟”，且這些非敷母位的字大多具備同韻的曉匣母位的異讀。輕唇音位混入中古曉匣母字的數量遠多於曉匣母位混入輕唇音，因此我們推斷，《雜抄》中部分韻（規₂官戈鈞瓜家歌嘉該覺鈞堅）不存在輕唇音〔f-〕，這些韻的中古輕唇音皆應讀為〔h-〕。情況相反的只有“放”一個字（仍讀為〔h-〕）。具體如下表。

表十 《音韻雜抄》混淆的中古曉匣母與輕唇音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灰 ^[33]	規 ₂ 韻非母位，該韻非母位	曉合一灰平
歡	官韻非母位	曉合一桓平
桓	官韻敷母位	匣合一桓平
回	規 ₂ 韻敷母位	匣合一灰平
火	戈韻非母位，歌韻非母位	曉合一戈上
魂	鈞韻敷母位	匣合一魂平
放	岡韻曉母位	非合三陽上

花	瓜韻非母位，家韻非母位， 嘉韻非母位	曉合二麻平
和	戈韻敷母位，歌韻敷母位	匣合一戈上
華	瓜韻敷母位，家韻敷母位， 嘉韻敷母位	匣合二麻平
懷	該韻敷母位	匣合二皆開
學	覺韻非母位	匣開二覺入
番	堅韻非母位	註解“轟”， 曉合二耕平

3.3 中古止蟹遇攝混淆

《雜抄》歌訣韻腳及韻圖顯示中古止蟹遇攝混淆的語音現象。如“豫”與“齊地之泥此迷”押韻，“居宜”押韻，“隅”與“黎奇西”押韻，居韻中混雜“米迷披皮誰卑提推”等等。其條件為“止攝合口三等、蟹攝合口一四等（灰齊韻）、蟹攝合口一四等”讀同“遇攝合口三等（魚虞韻）、遇攝合口三等（虞韻）”。

很難確定《雜抄》音系中〔-y〕〔-i〕已經混淆。一方面，這種止攝合口三等讀如遇攝合口三等字的現象被稱為“支微入魚”，今天仍廣泛地存在漢語各大方言中（如吳語、閩語、湘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徽語、晉語、贛語及陝西甘肅等地方言）。另一方面，近代北音〔-y〕〔-i〕押韻普遍存在，比如“十三轍”、《北京俗曲百種摘韻》皆見。

近代音韻書有編制複合音系的習慣，可分可不分的音類往往通通區分開，然而上述語音現象多顯示音類混淆的特徵，我們推測，可能是作者本人方言的不自覺流露。

（三）《音韻雜抄》的語音系統

在本節我們根據現代北方官話方言構擬《雜抄》的聲韻調。

1. 聲母系統

《雜抄》並未歸納聲母，經過我們總結，共有 21 聲母。如下表：

表十一：《音韻雜抄》的聲母系統

舌根音	k	kh	h	
舌尖中音	t	th		l
唇音	p	ph	m	f
舌尖前音	ts	tsh	s	
舌尖後音	tʂ	tʂh	ʂ	ʐ
舌面音	tɕ	tɕh	ɕ	
零聲母	∅			

2. 聲母構擬過程及方法

2.1 舌根音與舌面音

中古見系字在《雜抄》中只有一類，如“公岡驕基居空康蹺欺區戈姑瓜幹庚科枯誇看坑歌高該鉤誠家江京鳩嘉”，這些字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k〕類或〔tɕ〕類。中古曉匣母字只有一類，如“烘放囂希虛紅杭又奚誰黃桓魂回懷嘸呼花軒亨”，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h〕類或〔ɕ〕。

由皆韻、覺韻的精系摻雜見系字現象可知，見系已經與精系合流形成舌面顎化音〔tɕ-〕〔tɕh-〕〔ɕ-〕。因此，舌根音擬為〔k-〕〔kh-〕〔h-〕，舌面音擬為〔ɕ-〕〔tɕh-〕〔ɕ-〕。

2.2 舌尖塞音與舌尖鼻音邊音

中古端系字，如“顛多多冬爹顛丁獸丁他天汀胎汀他田亭臺亨”，在現代北方官話大多讀為〔t〕類，故而擬音為〔t〕〔th〕。中古來母字，如“郎鸞論雷膠隆郎聊離閭聘盧蘭楞”，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l〕。中古泥母字，如“那良寧流拿掣奴拏難能”，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n〕類。本書中泥母中混雜了來母，來母獨立，大多不混，也有個別混雜了泥娘母的情況，如“拿”，由此可知音

系中有〔n-〕無〔l-〕，故而擬音為〔l〕。

2.3 唇音

中古幫系字，如“坡鋪葩扳烹波褒杯不百坡橐坯坏栢巴邦兵飄巴滅眠民埋民眠滅菅”，在現代北方官話大多讀為〔p〕類，故而擬音為〔p〕〔ph〕〔m〕。

中古非系字，如“非偏丿學風肥若馮別煩墳排墳火浮灰否”，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f〕，故而擬音為〔f〕。

2.4 舌尖塞擦音與擦音

中古精莊系字，如“查操猜測遭哉騶則租渣贊增姪徂查殘層”，在現代北方官話大多讀為〔ts〕類或〔tʂ〕類。中古知莊章系字在現代北方官話，如“查章征周遮差昌稱抽車茶床繩濤茶卻超擣筊車灼踈沙三生莊瞻諄追裁”，在大多讀為〔ts〕類或〔tʂ〕類。《雜抄》中這兩類對立，因為分別擬音為〔ts〕〔tsh〕〔s〕、〔tʂ〕〔tʂh〕〔ʂ〕。

2.5 零聲母與日母

中古疑於以微等聲母（如“莪敖呆齏厄阿敖哀謳厄牙陽盈尤牙延滔埃寅研吟涯銀”）在《雜抄》中占四個聲母的位置，實際上大多混淆。在現代疑於以微母混淆的北方官話中，這一類字大多讀為∅，故而擬音為∅。中古日母獨立，在現代北方官話中，日母讀音多為〔l〕〔z_l〕〔v〕〔∅〕〔ŋ〕〔n〕等，考慮到《雜抄》日母不與來微等混淆，將其擬作〔z_l〕。

3. 韻母系統

韻母按照開齊合撮四呼順序排列，如下表：

表十二：《音韻雜抄》的韻母擬音

主母音	開	齊	合	撮
u			姑韻 u 公韻 uŋ 棍韻 un	

a	家韻 a 高韻 au 該韻 ai 干韻 [34]an 岡韻 aŋ	嘉韻 ia 皆韻 iai 驕韻 ia 堅韻 ian 江韻 iaŋ	瓜韻 ua 規韻 uai 官韻 uan 光韻 uaŋ	涓韻 yan
i		基韻 i 金韻 in 京韻 iŋ		
y				居韻 y 弓韻 yŋ 鈞韻 yn
e	庚韻 eŋ	迦韻 ie	規韻 uei	涓韻 ye
o	歌韻 o 鈞韻 ou	鳩韻 iou	戈韻 uo	覺韻 yo
ɣ	械韻 [35]ɣ			
i	贊韻 i ([ɿ][ʊ])			

《雜抄》的韻母系統共有主母音9個，分別為〔u〕〔a〕〔i〕〔y〕〔e〕〔o〕〔ɣ〕〔i〕，介音3個，分別為〔i〕〔u〕〔y〕，韻尾4個，分別為〔n〕〔ŋ〕〔u〕〔i〕。與現代漢語官話相比，少了〔ei〕〔uei〕〔ue〕，多了〔yo〕。

4. 韻母構擬過程及方法

《雜抄》分三十六韻，我們整理了所收字的中古音韻地位及其在現代北方官話中的大致讀音，如下表。

表十三：《音韻雜抄》韻母中古音韻地位及其現代北方官話讀音

《雜抄》韻目	收字所在中古韻	例字	現代北方官話讀音
姑韻	魚虞模韻	“姑租雛烏”	〔-u〕
規韻 ^[36] （合口呼）	灰微支脂韻合口一三等	“葵堆推裴”	〔-uei〕
規韻（合口呼）	哈灰皆夬韻合口一二等	“乖快灰肥”	〔-uai〕
公韻（合口呼）	東冬鐘庚等韻	“松春充孟”	〔-uŋ〕或〔-eŋ〕
弓韻（撮口呼）	東冬鐘韻合口三等	“雍容窮從”	〔-uŋ〕或〔-yŋ〕
棍韻	諄魂文韻	“坤敦尊存”	〔-un〕
高韻	豪肴宵韻	“老毛蒿韶”	〔-au〕

干韻 ^[37] （開口呼）	寒刪桓談韻	“盤蠻贊三”	〔-an〕
岡韻（開口呼）	東唐江陽韻	“放昌長張”	〔-aŋ〕
光韻（合口呼）	陽唐江韻合口	“光匡黃荒”	〔-uaŋ〕
驕韻（齊齒呼）	蕭宵韻	“燒潮韶飄”	〔-iau〕或〔-au〕
堅韻（齊齒呼）	先仙元韻	“眠前千煙”	〔-ian〕
江韻（齊齒呼）	庚江陽韻	“羌牆強央”	〔-iaŋ〕
官韻（合口呼）	桓仙韻	“官寬桓端”	〔-uan〕
涓韻（撮口呼）	仙先元韻合口	“全宣涓圈”	〔-yan〕
基韻（齊齒呼）	之脂支齊韻	“基皮衣移”	〔-i〕或〔-ei〕
金韻（齊齒呼）	侵青等韻	“琴民侵心”	〔-in〕
巾韻（齊齒呼）	真欣等韻開口	“因辛民賓”	〔-in〕或〔-en〕
鈞韻（撮口呼）	真諄文韻合口三等	“困豚雲旬”	〔-yn〕或〔-un〕
居韻（撮口呼）	魚虞支齊韻	“區須居閭”	〔-y〕或〔-i〕
庚韻	庚耕登韻	“坑登層衡”	〔-eŋ〕
京韻（齊齒呼）	庚耕清青蒸韻開口	“凝丁汀兵”	〔-iŋ〕或〔-eŋ〕
鉤韻（開口呼）	侯尤韻	“兜偷鄒愁”	〔-ou〕
鳩韻（齊齒呼）	尤幽韻	“丘牛繆酋”	〔-iou〕
戈韻	戈韻合口	“梭朵妥灼”	〔-uo〕
減韻 ^[38] （開口呼）	德麥職薛等韻	“熱厄遮忒”	〔-ɤ〕
質韻	支之脂微韻	“斯詞支時”	〔-ɿ〕或〔-ʅ〕
歌韻（開口呼）	歌戈韻一等	“羅磨娑坡”	〔-o〕或〔-uo〕
家韻	歌麻佳支模等韻開口一二等	“他那巴查”	〔-a〕或〔-ia〕
瓜韻（合口呼）	佳麻戈韻合口二等	“誇花蛙華”	〔-a〕或〔-ua〕
嘉韻（齊齒呼）	戈麻韻開口二三等	“且邪遐鴉”	〔-ia〕〔-a〕〔-ɤ〕或〔-ie〕
皆韻（齊齒呼）	佳皆韻開口二三等	“埋排埃買”	〔-ie〕或〔-ai〕
該韻	灰哈皆等韻	“呆臺枚柴”	〔-ai〕或〔-ei〕
迦韻（齊齒呼）	佳麻祭韻開口三等	“滅嗟車蛇”	〔-ie〕〔-ɤ〕或〔-ia〕
涓韻（撮口呼）	薛月魚麻戈韻三等	“靴血日癩”	〔-ye〕
覺韻（撮口呼）	藥覺韻	“卻削說學”	〔-ye〕或〔-uo〕

《雜抄》分韻三十六，其中規韻一分为二，分別列字，當為兩韻母；金韻與巾韻當合二為一（詳

見下文）；質韻^[39]含兩韻母，即舌尖母音與舌面母音兩類。因此共三十七韻母。

《雜抄》距今不遠，利用現代北方官話方言讀音及歷史比較法可以順利地為大部分韻擬音。姑韻，如“姑租雛烏”等字，屬中古魚虞模韻，在現代北方官話方言中大多讀為〔-u〕。同理可證公韻、鳩韻、關韻、岡韻、光韻、高韻、棍韻、戈韻、減韻、瓜韻，限於篇幅本文僅用表格列出。

需要注意的是幾組容易混淆的鄰韻，它們中古來源接近、現代方言讀音混同的：庚韻與京韻；歌韻與家韻、嘉韻；皆韻與迦韻；涓韻與覺韻。

庚韻多包括中古一二等登耕庚韻，京韻多包括中古三四等庚蒸清青韻，且京韻註為齊齒呼，因此分別擬為〔-eŋ〕〔-iŋ〕；歌韻為開口呼，包括中古歌戈韻一等，家韻包括歌麻佳等韻開口一二等，嘉韻包括中古戈麻韻開口二三等，家韻與嘉韻字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多讀為〔-a〕或〔-ia〕，但是嘉韻為齊齒呼，家韻^[40]為開口呼，因此歌韻、家韻與嘉韻分別擬音為〔-o〕〔-a〕〔-ia〕；皆韻迦韻都為齊齒呼，皆韻包括中古佳皆韻開口二三等，迦^[41]韻包括中古佳麻祭韻開口三等，現代北方官話多讀為〔-ie〕〔-ai〕〔-ia〕等，為區別兩韻分別擬音〔iai〕〔ie〕；涓韻包括中古薛月魚麻戈韻三等，覺韻包括中古藥覺韻一二等，都為撮口呼，現代北方官話多讀為〔-ye〕〔-uo〕等，為區別兩韻分別擬為〔ye〕〔yo〕。

5. 聲調系統

無入聲，全書僅收平聲。“棍”字註解：“清為陰平，濁為陽平，上去聲為陽仄，入聲為陰仄。”可是從韻圖及歌訣來看，入聲多混入陰陽上去聲，無法判斷入聲獨立性。可能為陰陽上去四聲調系統。

三、《音韻雜抄》的語音性質及語音基礎

《雜抄》先分韻，再分聲，僅列平聲字。韻圖顯示三十二聲母、三十六韻，然而實際為二十一聲母、三十七韻母、陰陽上去賅備的北音系統。該書包括三個語音層次：存古層次、近代漢語北方官話方言層次、其他方言層次。其以“正音”為要，其序言、語音系統也顯示了鮮明的近代漢語北方官話方言的語音現象及特徵（如全濁音消失、知莊章合流、個別韻舌面音產生、入聲消失、宕江攝入聲文白異讀並存、〔-ɣ〕韻母產生、〔-m〕韻尾消失）。同時也存在今漢語方言常見的部分語音特徵（如〔n-〕〔l-〕混淆、〔f-〕〔h-〕混淆等）。

《雜抄》的近代北方官話方言層次究竟是哪裡呢？該書並未明示作者及方言基礎，我們從前後附錄和語音現象尋找線索。韻圖後附《十二州山鎮歌》：

“冀州曰霍克曰岱，青州之鎮沂山在。徐州羽兮荊衡封，揚州會稽居封內。豫鎮華山梁岷嶓，雍州嶽山元不改。幽醫無閭並恒山，惟有營州無紀載。”營州為古九州之一，與冀州、青州、徐州、揚州、雍州、幽州等並稱，在今遼東、遼西、河北一帶。營州在大中國，甚至是北方存在感極低，但是在作者心中很重要，這意味着作者與營州相去不遠。再看書中存在的特殊語音現象。韻圖後附“歌訣”顯示“優浮州”押韻（見表一），入聲派入平聲，顯示“說覺勾”同韻、“百克灼黑麥”同韻、“腳歌”同韻（見表五）。

在現代方言中，“優州”同韻的有山東牟平、煙臺、青島、臨淄、日照等地，“說覺”同韻的有諸城、五蓮、莒南等地，“說勾”同韻的有煙臺、蓬萊、長島、萊州、平度、昌邑、高密、安丘、諸城、即墨、青島等地，“覺勾”“腳歌”同韻的為諸城、五蓮等，“百克”“百黑”“百麥”“克黑”“黑麥”同韻母的有長島、龍口、蓬萊、威海、榮成、萊州、

平度、昌邑、高密、安丘、諸城、五蓮、威海、榮成、即墨、青島、日照等，“克灼”同韻的有平邑，“克麥”同韻的有萊州、平度、龍口、高密、即墨、青島、榮成、威海等地。

這些語音現象明顯指向山東東部諸城、五蓮一帶。諸城隸屬濰坊，文化發達、人才輩出，僅清代就有 127 名進士。五蓮隸屬日照。兩地今皆屬膠料官話青萊片青島小片（錢曾怡 2010）。其他如長島、煙臺、威海、蓬萊屬膠料官話登連片，青島、即墨、安丘、高密、五蓮、莒南屬膠遼官話青萊片。限於篇幅，我們另文討論其語音流變。

我們認為，《音韻雜抄》是一本近代北方官話韻書，反映了清代諸城、五蓮一帶的語音特點，記錄了現代漢語〔ye〕韻母（〔au〕韻母）、〔ɣ〕韻母產生的詳細過程，對於近代膠遼官話（特別是青萊片）的形成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從漢語韻書史的角度來看，作者借助成組的重出字努力調和實際音系與書面音系的齟齬，亦為近代韻書的一種創新。目前關於近代音的論著均未見該書著錄。我們探討其音系及韻書措置，對漢語史及漢語韻書史研究來說彌足珍貴。

附錄：《音韻雜抄》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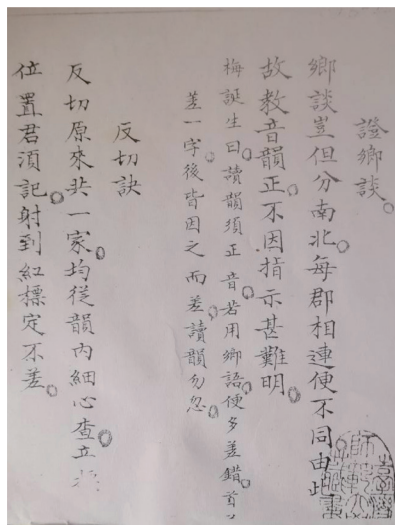


圖 1：《音韻雜抄》書影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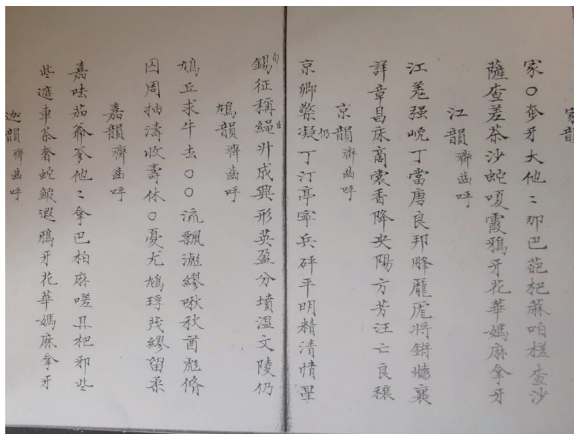


圖 2：《音韻雜抄》書影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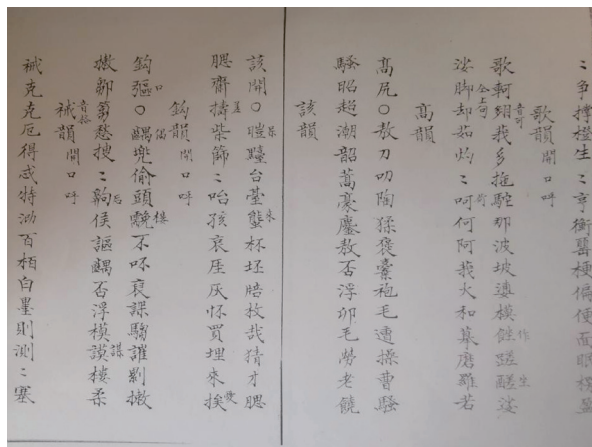


圖 3：《音韻雜抄》書影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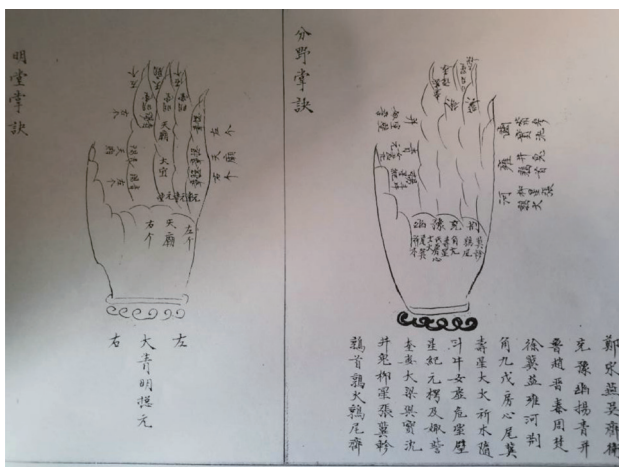


圖 4：《音韻雜抄》書影 4

註 釋：

[1] 在韻圖《三十六母韻俱讀平聲》圖首，列出全部韻目。分宮（脾喉、合口呼）商（肺齒、開口呼）角（肝牙、齊齒呼、宜帶牙呼、角達於牙）徵（心舌、齊齒呼、宜帶齒呼、徵達於齒）羽（腎唇、撮口呼）。例如：宮，光官公視規乖戈姑瓜。圖中每韻下同樣標註四呼，與圖首韻目下的四呼一致。只有居韻、視韻、戈韻、姑韻、庚韻、高韻、該韻、家韻沒有在韻目旁標註，原因未知。

[2] 近代漢語官話的面貌在各韻書韻圖中很少一致，我們認為將之稱為官話方言更為妥當。

[3] 註齊齒呼，半節韻切補前十二位。

[4] “清為陰平，濁為陽平，上去聲為陽仄，入聲為陰仄。”

[5] 按照《雜抄》韻圖聲母順序，“皆楷楷哈孩”在皆韻精清從心邪位置上，“鵠鵠”在覺韻清從位置上。

[6] 迦韻為遮車蛇奢蛇，源韻為遮車扯奢蛇。

[7] 大部分重出字的聲母相同，也有小部分聲母相近，

[8] 本欄中為例字在《雜抄》韻圖中的聲母、韻母，非中古聲母韻母。

[9] 當中古為全清聲母，為江韻讀為送氣音，江韻端母位為丁。可能是誤字。

[10] 前文已論證 f、h 混淆。

[11] 岡韻幫母位是邦，光韻幫母位是幫，註解：音邦。邦，另外一個讀音在江韻幫母位。

[12] 群母的讀音可能是受部件“加”的影響，有邊讀邊。

[13] 鈞韻例字是分魂溫文。

[14] 前文已論證過《雜抄》音系 f、h 不分。

[15] 《雜抄》音系實際上已經清濁相混，岡韻禪母位旁註“裳”，亦禪母，香讀岡韻書母位的讀音存疑。

[16] 《音韻雜抄》中大部分前後鼻音分立清晰，僅個別字混淆。如巾韻（齊齒呼）摻雜青韻（丁汀亭）。

[17] 透母位定母位都有“他”。

[18] 連，也在堅韻來母位上。

[19] 別中古即有幫並兩讀，同為入聲。《雜抄》中可能存在兩種讀法。

[20] 驕韻、江韻、鈞韻、弓韻、嘉韻、迦韻、

源韻、覺韻、涓韻、居韻、鳩韻、京韻、皆韻、金韻、巾韻、堅韻。開合呼字對應的為高韻、岡韻、硯韻、公韻、家韻、歌韻、官韻、姑韻、鈞韻、庚韻、規₂韻、干韻

[21] 金韻來母位置混入日母字“註”，註“林”。註林混。

[22] 攸，原文註腳：音呱。是見母字。

[23] 湯的日母位異讀可疑，可能是誤字。

[24] 註，音偶。疑母。

[25] 註解“愛”，同為影母字。

[26] 微出現2次，亡出現2次，文出現5次。

[27] 唯一的例外“若”是日母字，下文探討。肥同時也出現在《雜抄》非數母位上。

[28] 註謀。

[29] 個別字有《雜抄》日母讀音的，為兩讀字，其中一讀為零聲母。

[30] 分別是《雜抄》岡韻非母位、岡韻數母位、基韻數母位、光韻數母位、硯韻數母位、干韻非母位、干韻數母位、高韻非母位、鈞韻非母位、鈞韻數母位、京韻數母位、鳩韻數母位、堅韻非母位、堅母數母位、金韻數母位、巾韻數母位、貫韻數母位、弓韻數母位

[31] 若還有覺韻非母位的異讀，可能是誤字。

[32] 郎，同時出現在岡韻泥母位、岡韻來母位、光韻泥母位、光韻來母位。來，同時出現在該韻來母位和皆韻泥母位置上。連，同時在堅韻泥母位置、來母位置上。註，註腳：音林。

[33] 灰另有規₁曉母位的讀音，歡另有官韻曉母位的讀音，桓另有官韻匣母位的讀音，回另有規₁匣母位的讀音，魂另有硯韻匣母位的讀音，花另有瓜韻曉母位的讀音，華另有瓜韻曉母位的讀音，和另有戈韻匣母位的讀音，懷另有規₂匣母位的讀音，學另有覺韻曉匣母位的讀音，

[34] 小字註：“音奸。”

[35] 音格。

[36] 規韻（合口呼）分兩韻，分別列字。

[37] 小字註解音奸。但是收字多為一等字。

[38] 小字註：“音格，開口呼。”

[39] 小字註：“齊齒呼，半節韻切補前十二位。”

貫韻獨立，與基韻（齊齒呼）有所區別，僅舌尖前後音有字，前十二位皆空，可見[-i][-i]不同。貫韻搭配舌尖前、舌尖後兩類聲母，可見貫韻包含兩類韻母。

[40] 《三十六母韻俱讀平聲》註明家韻為開口呼。

[41] 迦字註解“音結”。

參考文獻：

馮蒸 1996 趙蔭棠音韻學藏書臺北目睹記——兼論現存的等韻學古籍，《漢字文化》第4期。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3 論近代書面音系研究方法，《古漢語研究》第4期。

高曉虹 劉淑學 2008 北京話韻母 o uo ie ye 溯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

劉勳寧 2005 一個中原官話中曾經存在過的語音層次，《語文研究》第1期。

2012 “支微入魚”的地理分佈及其成因，《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

聶鴻音 2017 《同文韻統》中的梵字讀音和漢語官話，《滿語研究》第1期。

錢曾怡 2010 《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無名氏《音韻雜抄》，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圖書館藏鈔本。

萬獻初 2012 近古百種韻書 -m 韻尾消變的歷時進程，《勵耘學刊（語言卷）》第2期。

王力 1957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王為民 2011 支微入魚的演變模式及其在晉方言中的表現，《語言科學》第6期。

薛鳳生 1986 《北京音系解析》，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楊亦鳴 王為民 2003 《圓音正考》與《音韻逢源》所記尖團音分合之比較研究，《中國語文》第2期。

竺家寧 1994 《近代音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張玉來 1998 論近代漢語官話韻書音系的複雜性，《山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王思齊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503470969@qq.com

方言測量學方法的穩定性檢驗

Testing the Stability of Dialectometric Methods

◎ 黃 河、宋華強

提 要：本文以語保工程項目全國範圍內新派和老派單字音調查材料為數據，以測試方言測量學能否抵抗社會變異的干擾，呈現底層的語言地理結構。在通過二項式分佈檢驗確定新派和老派單字音數據存在顯著差異的前提下，我們分別計算新派和老派數據集的語言距離，通過相關分析、降維分析，以及普通話、中古音、上古音等參照係，著重比較了新派、老派單字音地理分佈的差異。我們發現方言測量學的集成數據分析法具有良好的穩定性。

關鍵詞：漢語方言 方言地理學 方言測量學 地理語言學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 geography; dialectometry; geolinguistics

一、前言

地理語言學研究語言的地理分佈和空間擴散，早期稱之為方言地理學，主要是研究單個語言變項的地理分佈，然後根據地理分佈重建該語言變項的歷史，其背後依據的理念是“特定的地理過程塑造特定的歷史過程”。上世紀 70 年代之後，地理語言學迎來了計量革命，方言測量學（Dialectometry）應運而生。方言測量學是計量語言學和方言學的交叉學科，該方法以語言地圖集、語料庫為數據來

源，通過語言距離的測量、空間可視化等手段探索方言空間分佈。Séguy（1973）首次在羅曼語語言地圖集上嘗試使用方言測量學的方法探索方言之間的差異，在此後五十年的發展中，湧現出薩爾茲堡學派（Salzburg school）、格羅寧根學派（Groningen School）等流派。前者側重於範疇型數據的語言距離計算，並開發出一系列語言距離的空間可視化方法（Goebel 1982）。後者側重於基於字符串或詞頻的語言距離計算，並探索穩健的、適用於地理語言學的聚類和降維技術（Nerbonne 2008）。

方言測量學的基本步驟是計算各個方言點之間的語言距離，得到一個“地點×地點”的語言距離矩陣，可以把某個地點設置為參照係，呈現其他地點到這個參照係之間的語言距離，並可視化為參照係地圖（reference map）；然後，我們可以採用降維分析、聚類分析等無監督算法對語言距離矩陣做進一步的分析，以識別地理語言的底層結構。

方言測量學的本質是一種集成數據分析（aggregate data analysis）。集成數據分析是分類學中常用的一種計量方法，已經在語言類型學（Greenberg 1963）、方言測量學（dialectometry, Séguy 1971; Geobl 1982）、多維語域研究（multidimensional register studies, Biber 1988）中得到廣泛的應用。我們知道，不同的語言變項有着不同的地理分佈，應盡量避免給單個語言變項提供特設性（ad hoc）的解釋，陷入“只知樹木，不見森林”的困境。方言測量學是採用計量手段綜合考慮一個數據集中的所有語言變項，以探索整個數據集的全貌，“通過對不同的語言變項做集成分析以加強信號”（Nerbonne 2010）。

語言距離的測量是方言測量學的核心課題，目前較為流行的測量方法是萊氏距離，又叫萊文施坦距離（Levenshtein Distance）、編輯距離（Edit Distance），這種方法把國際音標轉寫的字音當做個字符串，然後計算字符串之間的距離，作為詞形之間的語言距離。黃河（2022）首次將方言測量學的方法應用到漢語方言上，並提出杰卡德加權距離（Weighted Jaccard Distance）的算法，詳述了萊氏距離和杰卡德加權距離各自的特點和局限性，並用方言測量學的方法討論了語言的結構化程度和各向漸變性的問題。我們知道，漢語有聲調，這是和大部分印歐語不同的地方。方言測量學的語言距離測

量方法最早基於英語、荷蘭語、德語、法語等主要的印歐語開發，這些語言因為缺乏聲調，因此至今方言測量學在聲調距離的測量上仍然薄弱。

本文旨在討論一個問題：就全國漢語方言的範圍，不同方言點的社會變異（如新派、老派字音的不同）多大程度上會幹擾方言測量學識別底層的方言地理結構？即方言測量學這種集成數據分析的方法在識別漢語方言地理面貌上的穩定性如何？

漢語方言有新派和老派字音的差別，方言學家知道新老派字音之間往往存在明顯差異，比如蘇州城關的老派發音人尚有分尖團者，新派則很難見到分尖團的人。在社會語言學上已經有諸多研究，年齡是社會方言變體的重要參量（Labov 2001）。另一方面，就同一個地點而言，新派和老派口音儘管存在差異，但是畢竟是同一個地點方言的社會變體，相較於不同地點的方言，理應更為接近。大多數情況下，社會變異比地理變異要小。因此，我們想要用一片區域的大量新派和老派字音的材料來探索方言測量學的穩定性，假如一片區域中的每個地點分別挑選一位老年、年輕發音人作為該地方言新老派口音的代表，然後我們就得到這片區域新派和老派兩組數據集。Yang & Castro（2008）討論了聲調距離的測量問題，其中把五度制標調和音段一起作為字符串計算語言距離。在使用方言測量學計算新派和老派的語言距離時，我們採用同樣的方法，將漢語方言的五度制標調納入到語言距離的計算中。

我們先用二項式分佈檢驗考察新派、老派原始數據之間的差異，然後用方言測量學方法計算兩組數據集中不同地點之間的語言相似度。我們先用相關分析來探索語言相似度之間的差異，然後確認新派和老派的語言地理分佈有無明顯差異。假如它們的地理分佈差不多，則說明新派和老派的社會變異

不會干擾方言測量學識別底層的方言結構，集成數據分析具備相當的穩定性。假如新派和老派的地理分佈有明顯的差異，則說明方言測量學的穩定性不夠，會受到社會變異的影響。

二、材料與方法

我們首先分別計算新派和老派各個地點之間的語言相似度，然後對新派和老派的語言相似度矩陣做相關分析。相關係數可以從整體上反映語言相似度之間的關係，但是缺失了空間信息。為了更好地比較新派、老派單字音的地理格局的差異，我們不僅採用降維方法呈現各數據集的地理分佈，還設置了普通話、中古音（鄭張 - 潘體系）、中古音（白 - 沙體系）以及上古音（鄭張 - 潘體系）作為參照係，然後計算地圖上各個地點到參照係之間的相似度，並進行可視化。

2.1 材料

本文的研究材料來自語保工程項目^[1]，語保工程項目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記錄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口頭語言文化的實態語料，構成大規模的多媒體語言資料庫，並開展語言資源保護研究工作，其中漢語方言數據分為老派和新派兩組數據，部分方言點存在數據缺失。去掉存在缺失數據的方言點，我們得到 1101 個方言點包含 994 個字的新派和老派的字音數據，這些新派數據和老派數據是成對的（pairwise）。該數據是近年來統一組織調查的大型數據庫，布點密度高，字音數量多，我們用它來討論本文的議題是十分合適的。

如上文所述，為了檢驗新派和老派的單字音分佈有何種差異，我們設置了普通話、中古音（鄭張 - 潘體系）、中古音（白沙體系）以及上古音（鄭張 -

潘體系）四套參照系統。我們把四套參考系統納入到後續的語言距離的計算中去，分別給新派、老派數據的 994 個字註上普通話以及中古音（鄭張 - 潘體系）、中古音（白沙體系）以及上古音（鄭張 - 潘體系）擬音。中古音擬音（鄭張 - 潘體系）、上古音擬音（鄭張 - 潘體系）參考鄭張尚芳（2003），中古音擬音（白 - 沙體系）參考 Baxter & Sagart（2014）。

我們採用了五度制作為聲調編碼方式。五度制標音指的就是傳統方言學的五度制標調法（Chao 1930），這裡相當於把五度制標調緊隨記錄音段的國際音標，整個當做一個字符串計算標準化萊氏距離。以北京話的“家”這個字為例，編碼為 $\text{tɕia}55$ 。語保數據庫中的新派、老派原始數據採用的就是五度制標調法，中古音（鄭張 - 潘體系）、中古音（白 - 沙體系）對聲調調值的構擬採用的也是五度制標調法。上古音（鄭張 - 潘體系）聲調可能是韻尾差異的伴隨特征，因此將韻尾納入語言距離的計算就已經涵蓋了上古聲調的差異，上古平聲是零形式，上聲帶喉塞尾，去聲帶 -s 尾，入聲帶 -p、-t、-k 尾。上古音參照係在新派和老派數據集中都是一樣形式。

2.2 新派、老派數據集的差異檢驗

我們需要事先確認原始數據中新派、老派數據到底存在多大的差異。假如新派、老派的數據不存在顯著差異，那麼方言測量學得到的結果也不存在差異，就是理所當然的，並不能說明方言測量學在識別漢語方言地理面貌上具有抵抗社會變異的穩定性。如果新派和老派數據集的差異是顯著的，如果方言測量學的結果看不到明顯差異，能獲得類似的地理語言底層模式，才能說方言測量學的算法具有穩定性。因此，我們下面採用二項分佈參數檢驗來看新派和老派原始數據之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我們匹配新派和老派數據，在所有地點的

1094394 個字音中有 270724 個字音是存在差異的，相異字音佔比為 24.7%。二項分佈參數檢驗的零假設是新派和老派相異的概率為 0，p 值為 2.2e-16，結果說明新派和老派數據集是顯著相異的。因此，我們可以用新老派數據檢驗方言測量學的穩定性。

我們知道，字音的地理分佈存在一定的差異，我們想要綜合所有字音，在宏觀視角下計算這些方言的語言距離，然後基於綜合的語言距離呈現方言的地理分佈。我們的數據是每個地點一大批單字音的國際音標形式，十分適用於計算萊氏距離。萊氏距離，又叫萊文施坦距離（Levenshtein Distance），又叫編輯距離（Edit Distance），最早是由蘇聯數學家萊文施坦開發，用於計算兩個字符串之間的距離（Levenshtein 1965）。這種方法將每個方言點的某個字音的國際音標形式當做一個字符串，在計算兩個方言點某個字音之間的距離時，考察一個形式轉化為另一個形式的最小操作步數。萊氏距離只允許三種基本的操作：刪除、增音和替換。假如有兩個語言的〈馬〉的語音形式分別為 horse 和 ros，它們之間的萊氏距離等於 horse 轉化為 ros 的最小操作步數。從 horse 到 ros 之間的操作步數存在多個解，取決於音段之間的匹配方式，假如把 horse 裡的 r 和 ros 開頭的 r 匹配，如表 2，得到兩者轉換的操作步數為 4。倘若把兩個詞形按照表 3 裡的方式匹配和轉換，得到的操作步數為 3。因此，不同的音段匹配方式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要獲得最小操作步數，有兩種常用的方法：（1）遍歷兩個詞形的所有匹配方案，並計算出每種匹配方案下的操作步數，然後取其中的最小值；（2）採用二維表可以快速計算出最小操作步數。如表 4，二維表將兩個詞形分別寫於表格的橫行和縱列，並從 0 開始依次編號。每個格子的值等於 $\min(\text{左格} + \text{插入}, \text{上格} + \text{刪除}, \text{對角格} + \text{替換})$ ，

即每個格子裡的數值是這個格子左邊格子數值加上插入步數，上方格子數值加上刪除步數，對角格子的數值加上替換步數三個數值中的最小值，如表 3 中 X1 的數值為 $\min(1+1, 1+1, 0+1)=1$ ，以此類推，X2、X3、X4 分別為 2、2、1。按照以上計算規則算出表格中所有格子的數值，如表 5，表 5 右下角格子的數值即為最小操作步數 3。

表 2 第一種匹配方案下 horse 與 ros 的萊氏距離

	語音形式					操作	操作步數
輸入：詞形 1	h	o	r	s	e	刪除 h	1
		o	r	s	e	刪除 o	1
			r	s	e	將 s 替換為 o	1
			r	o	e	將 e 替換為 s	1
輸出：詞形 2			r	o	s		4

表 3 第二種匹配方案下 horse 與 ros 的萊氏距離

	語音形式					操作	操作步數
輸入：詞形 1	h	o	r	s	e	將 h 替換為 r	1
	r	o	r	s	e	刪除第二個 r	1
	r	o		s	e	刪除 e	1
輸出：詞形 2	r	o		s			3

表 4 二維表初始樣態

		r	o	s
	0	1	2	3
h	1	X1	X3	
o	2	X2	X4	
r	3			
s	4			
e	5			

表 5 二維表結果樣態

		r	o	s
	0	1	2	3
h	1	1	2	3
o	2	2	1	2
r	3	2	2	2
s	4	3	3	2
e	5	4	4	3

用這種方法計算得到的萊氏距離存在一個問題，通常來講，越長的詞之間轉換所需的操作步數越多，得到的萊氏距離也就越大。因此，我們需要對萊氏距離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標準化萊氏距離（Standardized Levenshtein Distance）。標準化的方式有多種，最常見的方式是將計算得到的最小操作步數除以兩個詞中較長一方的詞長。還是以上面 horse 和 ros 的距離計算為例，兩者的最小操作步數為 3，horse 比 ros 長，horse 的長度為 5，3 除以 5，兩個詞的標準化萊氏距離為 0.6。這樣計算得到的標準化萊氏距離始終位於 0 到 1 之間，距離越接近 1，表示兩個詞的距離越大，反之亦然。萊氏距離的操作過程可以看做是對音變過程的模擬，它假設從一個形式演變為另一個形式遵循最短路徑。

我們來看漢語的例子，我們以北京話、成都話、陽江話的“牛”的讀音為例來說明標準戶萊氏距離的計算原理。三種方言“牛”的字音依次為 niou³⁵、niəu²¹、ŋeu⁴³。我們首先來看北京話和成都話字音之間的萊氏距離。如表 6，從北京音到成都音之間需要 4 步操作，然後除以字符長度 6，得到標準化萊氏距離為 0.667。

表 6 北京話和成都話“牛”的萊氏距離

	語音形式						操作	操作步數
輸入：北京音	n	i	o	u	3	5	將 n 替換為 ŋ	1
	ŋ	i	o	u	3	5	將 o 替換為 ə	1
	ŋ	i		u	3	5	將 3 替換為 2	1
	ŋ	i		u	2	5	將 5 替換為 1	1
輸出：成都音	ŋ	i		u	2	1		4

然後看北京音和陽江音之間的萊氏距離。如表 7，從北京音到陽江音之間需要 5 步操作，然後除以兩者字符中長度較長的長度 6，得到標準化萊氏距離為 0.833。

表 7 北京話和陽江話“牛”的萊氏距離

	語音形式						操作	操作步數
輸入：北京音	n	i	o	u	3	5	將 n 替換為 ŋ	1
	ŋ	i	o	u	3	5	將 o 替換為 ə	1
	ŋ	i	ə	u	3	5	將 3 替換為 4	1
	ŋ	i	ə	u	4	5	將 5 替換為 3	1
	ŋ	i	ə	u	4	3	刪除 i	1
輸出：陽江音	ŋ		ə	u	4	3		5

成都話和陽江話之間的萊氏距離。如表 8，從成都音到陽江音之間需要 5 步操作，然後除以兩者字符中長度較長的長度 6，得到標準化萊氏距離為 0.833。

表 8 成都話和廣州話“牛”的萊氏距離

	語音形式						操作	操作步數
輸入：成都音	ŋ	i	ə	u	2	1	將 ŋ 替換為 η	1
	η	i	ə	u	2	1	將 ə 替換為 ə	1
	η	i	ə	u	2	1	將 2 替換為 4	1
	η	i	ə	u	4	1	將 1 替換為 3	1
	η	i	ə	u	4	3	刪除 i	1
輸出：陽江音	η		ə	u	4	3		5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三個地點“牛”這個字音的標準化萊氏距離矩陣，如表 9：

表 9 三個地點“牛”的字音的標準化萊氏距離矩陣

	北京話	成都話	陽江話
北京話	0	0.667	0.833
成都話	0.667	0	0.833
陽江話	0.833	0.833	0

對任意兩個地點 j 和 k ，計算出所有的字音距離，然後取算術平均值，便得到地點 j 和 k 之間的方言距離。計算出的結果儲存為“地點 $\times$ 地點”的語言距離矩陣（distance matrix）。如表 9，該矩陣是無向的，即 j 地與 k 地的語言距離等於 k 地與 j 地的語言距離，矩陣中的語言距離沿對角線對稱。因為對角線是某個地點和自己的距離，始終為 0。

只需要用 1 減去萊氏距離，就可以很容易轉化為萊氏相似度。在本文的計算中，我們把普通話、中古音（鄭張 - 潘體系）、中古音（白沙體系）以及上古音（鄭張 - 潘體系）四套參照系統也看做四個語言系統納入到語言距離的計算中去，並轉化為相似度。這樣就可以得到每個地點的方言到四套參照系統的語言相似度。經過計算，我們得到新派和老派兩個語言距離矩陣，以及新派、老派各個地點到四套參照系統的語言相似度。

2.4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我們採用皮爾遜積矩相關係數（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計算新派和老派語言相似度矩陣之間的相關係數，並檢驗相關性的顯著程度。相關分析返回一個相關係數 r 值，以及 p 值。 r 值介於 -1 至 1 之間，正負表示正相關或負相關，絕對值表示相關性的大小， r 值接近 0 表示不相關。 p 值小於 0.05 表示相關性顯著，小於 0.01 表示相關性極為顯著。

2.5 多維縮放（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多維縮放是方言測量學常用的降維技術，多維縮放的目的是找到一個低維空間，將不同的方言點表示為空間中的點，從而使這些點在低維空間中的距離盡可能精確地反映地點之間的語言距離。兩個方言越相似，它們在多維縮放空間中的距離就越近，反之亦然 Cox & Cox（2001）。多維縮放在方言測量學中已經有了較多的應用，用於識別隱藏在高維方言數據底層的方言地理模式（Heeringa & Nerbonne 2001; Nerbonne & Kleiweg 2003）。本文基於新派、老派的語言距離矩陣做多維縮放，分別提取前三個維度。

2.6 多維縮放地圖（MDS map）和參照點地圖（Reference map）

多維縮放返回每個地點在前三個維度中的坐標值，三個維度可以分別可視化為三幅多維縮放地圖。多維縮放地圖以中國國境線為輪廓，以調查點所在位置生成泰森多邊形，將方言點的點數據（point）轉化為面數據（polygon），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通過多邊形填色表示該方言點屬性數值大小，清晰而美觀地呈現各個維度所反映的空間結構。參照點地圖是以上述參照系統為參照點，用地圖呈現每個方言點和參照系統的語言相似度的大小，和多維縮放地圖一樣，也用泰森多邊形進行可視化。

三、結果

3.1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的結果表明，新派、老派語言相似度矩陣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96， p 值 <0.01 。該結果說明，新派和老派的語言相似度矩陣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且有着較高的相關性。讓我們回顧 2.2 小節中新派和老派原始數據的差異檢驗，所有地點的 1094394 個字音中，有 270724 個字音是存在差異

的，相異字音佔比為 24.7%。二項分佈參數檢驗表明新派和老派的原始數據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但是，通過方言測量學的集成分析之後，新派和老派的語言相似度矩陣之間的相關係數達到 0.96。正如 Nerbonne (2010) 所言，方言測量學的集成分析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通過對語言變項做集成分析以加強信號”。相關係數忽悠了新派和老派的語言距離矩陣中的空間信息，因此，單憑較高的相關係數無法說明新派和老派的語言距離的地理分佈是一致的。

3.2 多維縮放地圖

圖 1 是新派和老派的多維縮放地圖，左列三幅圖為新派 (Young)，右列三幅圖為老派 (Old)，從上至下依次是多維縮放的第一、二、三維度的地圖。採用紅色和藍色表示每個維度的兩極，中間數值用白色表示。我們發現，從整體上講，第一維度體現了從官話至東南方言的龐大的地理連續體，該地理連續體可能是由自古以來從北向南的移民導致的。東南沿海方言較為保守，而北方官話帶有更多的創新形式。其中尤為矚目的是“秦嶺 - 淮河”一線似乎存在較為陡峭的分界線，該線以北是北方官話，有着更深的藍色，而該線以南的南方官話顏色更淺，這說明南北官話在單字音層面存在較大的差異。第二維度的地圖中值得注意的是紅色一極存在兩個中心，一個是晉語，一個是吳語，這說明就單字音層面，晉語和吳語存在諸多共性。第三維度的藍色區域主要是長江流域，但是中游位置幾乎被白色和紅色區域阻斷，大致可以視為長江流域與非長江流域的對立，體現了長江作為中國南方最為重要的水系對塑造漢語方言的地理格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長江中游位置幾乎被白色和紅色阻斷，這些區域主要集中在江西、安徽一帶，這是歷史上北方移民南下遷徙的主要通路，攜帶北方方言特征的移民衝擊這塊區域，使得這片區域的方言有混雜的方言特征，因此，從地圖上看，長江流域的藍色在這一區域幾乎被其

他顏色阻斷。通過比較同一行左右兩幅地圖，我們會發現，新派、老派三個維度的地圖都十分相似。這說明新派和老派的語言距離的主要維度是一致的，都能反映漢語方言底層的音韻地理結構。

3.2 參照點地圖

圖 2 是新派和老派的參照點地圖，左列四幅地圖反映新派 (Young) 的情況，右列四幅地圖反映的是老派 (Old) 的情況，從上至下依次是以普通話 (Putonghua)、中古音鄭張 - 潘擬音 (Middle Chinese_zz)、中古音“白 - 沙”擬音 (Middle Chinese_bs)、上古漢語 (Old Chinese) 為參照點，呈現每個方言點與四個參照系統的語言相似度，顏色越偏向於深藍色表示該方言和參照系統的語言相似度越低，顏色越偏向於黃色，表示該方言和參照系統的語言相似度越高。不管是從哪種參照系統來看，新派和老派方言在單字音層面的差異看都不是很明顯。

以普通話為參照系統的地圖呈現了較為清晰的地理格局，北京以及北京周圍的方言呈現黃色，說明和普通話的相似度很高，其次是東北方言，東南方言和普通話的相似度很低，這些都和我們既有的認識相符。值得注意的是晉語、相當一部分西北方言以及山東南部的方言也呈現了較深的藍色，說明這些方言和普通話的語言相似度並不高，這進一步說明了在單字音的層面，這些方言存在諸多存古的特點。

再來看以中古音為參照系統的兩幅地圖，由於這兩幅地圖的參照系統是中古擬音，因此所呈現的地理分佈存在較大的噪音。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據此分析整體上的分佈格局，提取有效的信息。“鄭張 - 潘”系統和“白 - 沙”系統是兩個不同的擬音系統，因此兩類地圖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還是能看到兩者具有共性的地方：就單字音層面，和中古音系統差異較大的是晉語區北部和安徽境內的江淮官話，

比較接近中古音系統的是粵語。我們應該認識到一點，保存中古音前的語音特征、發生演變進而偏離中古音都會造成和中古音的相似度變低。

最後來看以上古音為參照系統的地圖，所有方

言和上古音的相似度都比較低，我們可以看到圖例中的數值區間為 0-0.2。其中，相似度最低的是晉語和山東的部分方言點，相似度相對較高是廣東、台灣的客家話。

圖 1 新派和老派的多維縮放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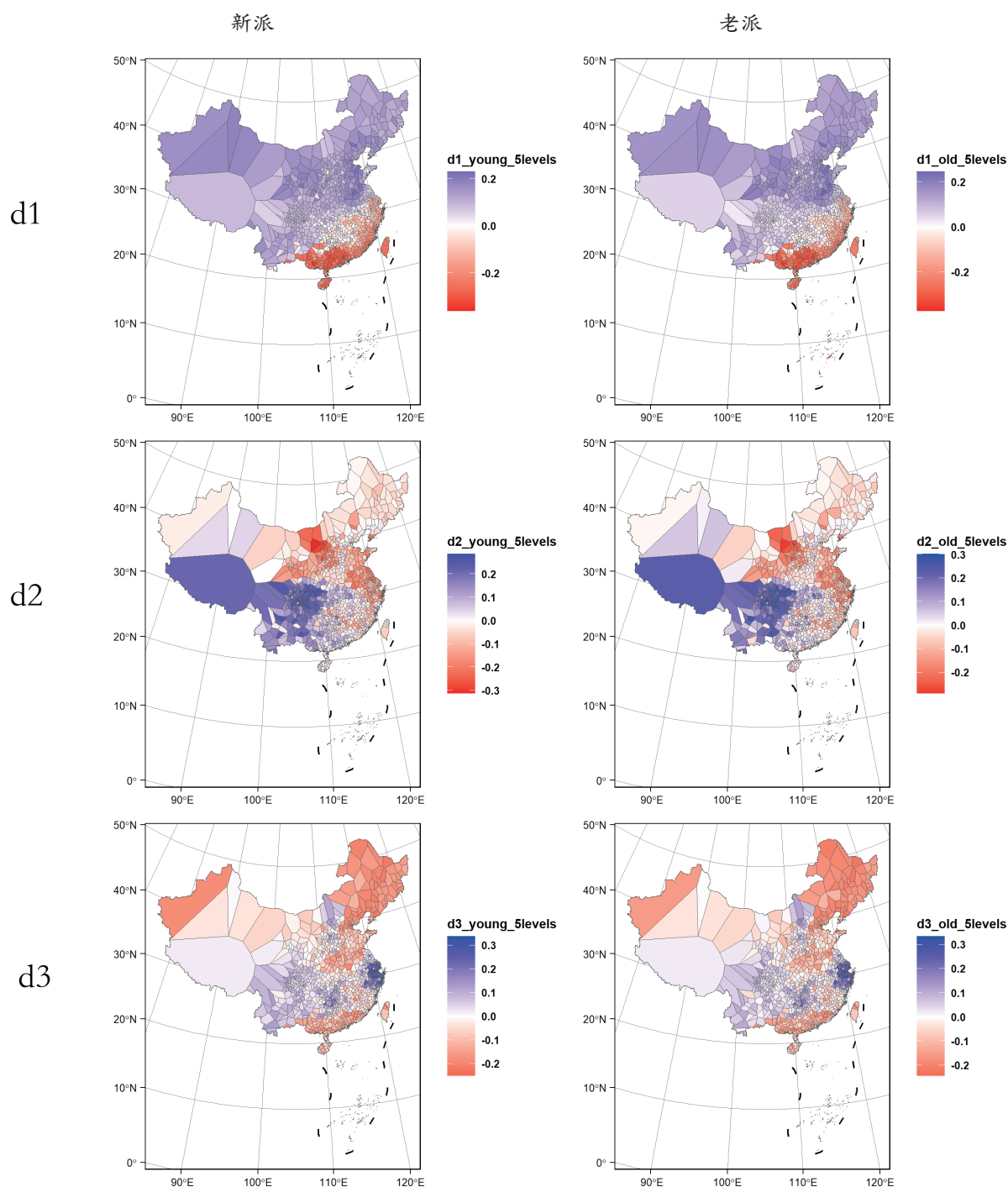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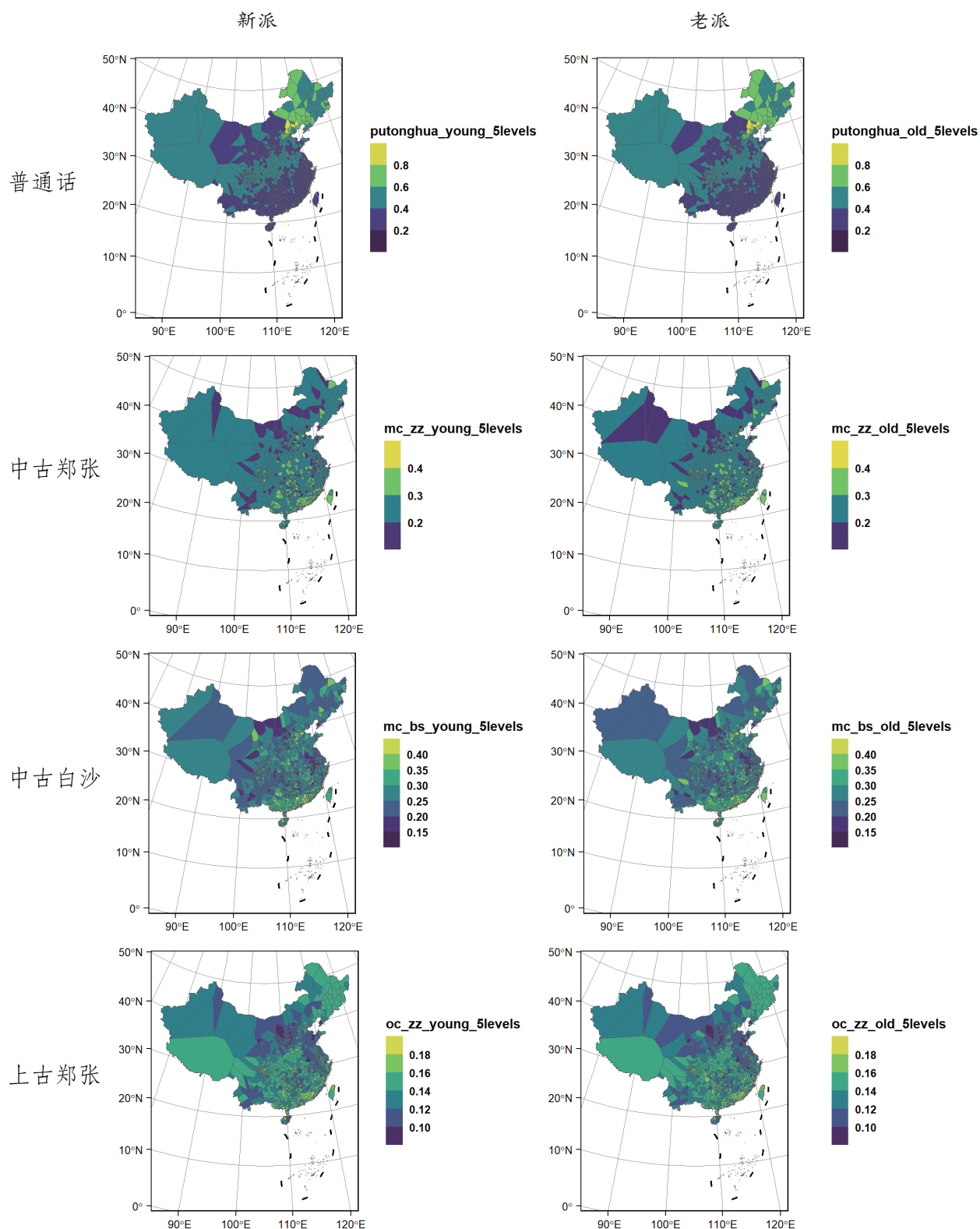


圖 2 新派和老派的參照點地圖



四、討論

無論是相關分析還是多維縮放地圖、參照點地圖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原始數據存在顯著差異的新派和老派字音，通過方言測量學的集成分析後，其數據的核心信號^[2]通過疊加得到加強，反映到語言相似度上，新派和老派的語言相似度的相關性為0.96。在疊加後加強信號的基礎上做降維分析，提取新派和老派數據的主要維度，我們發現二者的地理分佈如出一轍。無論是新派還是老派的多維縮放地圖，都能夠反映出有意義的空間分佈模式，而不是雜亂無章、難以解釋的數據維度。此外，我們設置了普通話、中古音（兩家擬音系統）、上古音四套參照係，通過觀察地圖上所有方言到參照係的語言相似度的分佈，我們可以看到，新派和老派單字音的地理分佈也沒有太大的差別。這說明，方言測量學可以很好地抵抗社會變異帶來的干擾，能夠通過集成分析疊加大量字音的空間分佈。儘管不同字音的空間分佈並不相同，但是重複的模式會通過不斷疊加，其信號得到大幅度地增強，從而反映出底層的語言地理結構。

註 釋：

[1] 網址：<http://www.chinalanguages.cn/>

[2] 此處與“信號”（signal）這個概念相對的是“噪音”（noise）。信號是對語言學分析有用的部分，反映數據的底層結構，而噪音需要盡可能地過濾掉。

參考文獻：

黃河 2017 社会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微观方言研

究——以宜兴方言为个案，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

黃河 2022 “結構化程度”與“各向漸變性”，《中國語文》（3）

鄭張尚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Yang Cathryn & Andy Castro 2008 Representing tone in Levenshtein dis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Computing* 2 (1–2) 2008, 205–219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nham D. a& E. Francis 1997 Role of linguistic experience in the perception of Thai tones, In A. S. Abramson, e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studies in honor of Vichin Panupong*. Bangkok.

Chao Yuenren 1930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itre Phonétique* 30, 24–27.

Cox Trevor F. & Michael A. A. Cox 2001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Chapman & Hall/CRC, Boca Raton, FL

Goebel Hans 1982 *Dialektometrie: Prinzipien und Methoden des Einsatzes der Numerischen Taxonomie im Bereich der Dialektgeographie*.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Denkschriften 157. Wien

Heeringa Wilbert & John Nerbonne 2001 Dialect areas and dialect continua,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Vol 13 (3)

Levenshtein, V. I 1965 Binary Codes Capable of Correcting Deletions, Insertions and Reversals. *Soviet Physics Doklady SSSR*, 163, pp. 845-848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2: Social Factors. Wiley-Blackwell

Nerbonne John & Peter Kleiweg 2003 *Lexical Distance in LAMSAS*,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Vol 37 (3)

Nerbonne J., Kleiweg, P., Heeringa, W., and Manni, F. 2008 Projecting dialect distances to geography: Bootstrap clustering vs. noisy clustering.

In Preisach C., H. Burkhardt, L. Schmidt-Thieme, and R. Decker eds. *Data Analysis, Machin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pp. 647-654

Nerbonne. John 2010 *Mapping Aggregate Variation*. In *Language and Space.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Vol 1. Theories and Methods, pages 476 – 495.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Séguy, J. 1973 La dialectométrie dans l' 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Gascogne, *Revue de linguistique romane*, 37, p 1–24

黃 河 復旦大學現代語言學研究院 huanghepku@163.com

宋華強 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 624013365@qq.com

從語言習得看“名詞 + 們”的 使用規律與限制*

A Study on the Usage and Constraints of "N-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 王浩銘、張和友

提 要：現代漢語中“名詞 + 們”的使用受到語法語義的限制，這些限制對於成人母語者來說容易掌握。對於兒童來講，則不然。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兒童是否跟成人一樣掌握“名詞 + 們”的使用限制？二是兒童如何掌握“名詞 + 們”的使用限制？圍繞着這兩個問題，本文調查了 9 名 3 ~ 6 歲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兒童對“名詞 + 們”使用規則的掌握情況。實驗結果顯示：三歲的兒童已經能夠掌握規則一，四歲及以上兒童除了掌握規則一之外，還掌握了規則二和規則三。本研究還利用 CHILDES 網站的語料庫，顯示兒童所接受的有關“名詞 + 們”語法語義限制的輸入是貧乏的。在這種刺激貧乏的情況下，兒童已經能夠較好地掌握“名詞 + 們”的使用規則，這說明兒童具有天生的語言能力，這是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 UG）的一部分，是人類的生物屬性（biological endowment）。

關鍵詞：名詞 + 們 複數語素 數量詞共現 無生名詞 兒童語言習得

Key words: N - men; plural morpheme; co-occurrence with Num + CL; inanimate nouns;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 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見和建議，謹致謝忱。仍有舛誤，文責自負。

一、引言

近年來，學界對現代漢語中“們”的討論很多，一般認為，“們”是現代漢語中用來表示複數或集合義的標記，如“我們、同學們”是通過在代詞或名詞後添加“們”來表示其複數或集合義的。但是，漢語中的“們”與英語中名詞的規則複數詞綴“-s”不相同。英語中名詞的規則複數形式一定要添加詞綴“-s”，但漢語中卻不一定要帶“們”。比如“學生”，它的複數形式既可以是“學生們”，也可以是“學生”。前者一定表示學生的複數，後者則既可以表示單數，又可以表示複數。此外，英語的複數名詞可以與“大於二”（包括“二”）的基數詞共現，而“名詞+們”則排斥數量結構。英語中與複數標記共現的名詞沒有生命度的限制，而“們”則要求與其共現的名詞是有生的，通常是“屬人”名詞。

“名詞+們”在使用上的這些限制，對於成人母語者來說，是自然現象。對於兒童母語者來講，則需要考慮兩個問題：兒童是否跟成人一樣掌握有關“名詞+們”的使用限制？兒童對“名詞+們”使用限制的知識是如何獲得的？探究主要承載語法功能的功能範疇的早期習得，對瞭解還無法產出完整、複雜句子的兒童是否具備抽象句法知識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通過一項實驗，檢測 9 名 3～6 歲的兒童對“名詞+們”使用規則的掌握情況，並利用 CHILDES 中的語料來顯示兒童所接受的有關“名詞+們”的語法語義限制的輸入是貧乏的，據此說明兒童對“名詞+們”使用規則的習得是先天語言能力的表現。

二、“們”的相關研究

學界對“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們”的性質、

來源以及語法語義限制等方面，研究的語料基本上限於成人（adult speech），兒童對“們”的習得問題鮮有討論。本文先對“們”的語法語義選擇限制進行扼要描寫，再介紹有關“們”的兒童語言習得方面的研究，並指出其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我們的解決方案。

（一）“們”的歸屬問題

呂叔湘（1949）最早對“們”的性質、來源和用法等方面進行專門研究，指出“們”是語綴。丁聲樹（1961）、趙元任（1968）、王力（1980）、邢福義（1996）分別認為“們”是複數詞尾、集合量標記、形尾和詞尾性表數助詞。朱德熙（1982）與呂叔湘先生的觀點較一致，認為“們”是人稱代詞和指人名詞的後綴。張誼生（2001）則指出“們”不是表示“複數”語法範疇的構形方式，而是表示多種類別“群體”特徵的表義手段。楊炎華（2015）區分了普通名詞後的“們”為複數標記，專有名詞後的“們”為集合標記，論證了“們”處於語綴向屈折詞綴語法化的過程中。李旭平（2021）則認為“們”的本質是“最大化”算子。

可以看出，各家對“們”的性質眾說紛紜。但對其基本的語法和語義選擇限制的看法較為統一。本文選取最突出、最常見的使用限制舉例說明。^[1]

（二）“們”的語法選擇限制

與英語中常規複數語素“-s”不同，漢語中“們”較典型的一條語法限制是，它通常不能與數目短語共現，^[2] 例如（1）-（2）。

（1）three students

（2）三個學生 學生們 比較：*三個學生們

根據 Iljic（1994），數目短語表示個體的數目，集合指作為整體的一個群體，“群體”與“個體”是不相容的。但當具體數量詞後置時，部分“名詞+

們”可以與其共現，例如（3）。

（3）學生們三個 小王們四個

Huang et al (2009) 指出“代名詞/專有名詞+們”後可跟數目短語，且只能有集合義解讀。“普通名詞+們”不能與數目短語共現。因此，“們”的這條語法選擇限制可概括為（4）。

（4）“名詞+們”通常不能在具體數量詞後出現。

（三）“們”的語義選擇限制

“們”的一個重要語義特徵是加在人稱代詞或指人名詞後表示複數或集合義，例如（5）-（6）。這一事實記載於很多詞典及文獻中（呂叔湘 1949、1979，趙元任 1968，Li & Thompson 1981，朱德熙 1982）。不過，英語中名詞的規則複數形式一定要添加“-s”，例如（7）。但漢語中卻不一定要帶“們”，如“學生”可以兼表單數和複數。趙元任（1968）指出“們”在人稱代詞後多數不能省略，在名詞多數式中可用可不用。程雨民（2003）認為有“們”指複數，無“們”指“數無關”，表示“數無關”的無“們”形式也可以包括複數。

（5）人稱代詞+們：你們 我們 他們 咱們

（6）指人名詞+們：同學們 老師們 女士們 先生們

（7）teachers aunts candies tables

此外，“-s”可以能產地後綴於英語名詞。但是，漢語“們”對其前名詞有明顯的語義選擇限制，與“們”組配的名詞基本具有[+屬人]特徵，排斥[-屬人]名詞，如（8）-（9）。

（8）老師們 阿姨們

（9）*糖果們 *桌子們

呂叔湘（1949）指出，受西方童話文學的影響，一些表示生物的名詞後面也可以帶“們”，如“小兔子們”。另外，一些無生名詞在一定語境下也可

以帶“們”，此時該無生名詞是被賦予了生命的。

例如，在觀看動畫《玩具總動員》時，可以將主人公稱為“玩具們”。排除非常規用例，“們”的典型語義選擇限制可以概括為（10）。

（10）“們”加在表示有生命的名詞後面，不能加在無生名詞後面。

（四）“們”的兒童語言習得研究

針對“們”的兒童語言習得的專題研究較少。Cheung（2010）通過圖片誘導3名3～5歲的兒童產出“名詞+們”，觀察兒童是否會違反相關使用限制。但是，所有兒童均沒有產出含有“們”的短語，有的兒童產出了“數量詞+名詞”的形式。由此作者推測，被試兒童已經掌握“‘們’通常不能和具體數量詞共現”，因為在他們的表達中沒有出現“數量詞+名詞+們”的錯誤形式。本文認為，此推測是不合理的。兒童沒有產出某個錯誤形式，不意味着他們認為該形式不合語法。兒童對於同一個問題可能會用不同的表達方式來回答，而漢語在表達名詞的複數意義時，不一定要使用“們”。

可以看出，誘導產出法很難讓兒童產出含“們”的形式。此外，實驗選取的受試者在每個年齡段只有一人，結果代表性不強。下面，闡釋本文的實驗方法及結果分析。

三、實驗方法及結果分析

整體實驗分為三個部分。其中，第一個實驗是圖片選擇測試，後兩個實驗為誘導模仿測試，兩種測試方法相較於誘導產出法更容易使兒童產出含有“們”的形式。三個實驗分別檢測兒童對（11）-（13）三條使用規則的掌握情況。

(11) 規則一：“們”作為單獨語素可以表示複數或集合義

(12) 規則二：“名詞＋們”通常不能在具體數量詞後出現

(13) 規則三：“們”不能加在無生名詞後面

三個實驗受試均為 9 名來自廣東省惠州市某所幼兒園的兒童。年齡範圍為 3～6 歲，性別男女均衡，均以現代漢語普通話為母語。我們按年齡將 9 名兒童分為三組，每組 3 人。具體分組情況見表 1。

表 1 受試分組情況

第一組 (3 歲組)	A1 (3;7) 男	A2 (3;5) 女	A3 (3;9) 女
第二組 (4 歲組)	B1 (4;5) 女	B2 (4;6) 男	B3 (4;6) 男
第三組 (5 歲及以上組)	C1 (5;0) 女	C2 (6;0) 女	C3 (5;6) 男

為緩解受試兒童的緊張情緒，我們將實驗地點安排在幼兒園圖書室，以玩具“大耳狗”的身份進行提問，拉近與兒童的距離。並且在實驗結束後贈與兒童貼紙作為獎勵。

下面分別說明三個實驗的過程及結果分析，並結合 CHILDES 中的語料說明兒童所接受的有關“名詞＋們”語法語義限制的輸入是貧乏的。

(一) 實驗一：圖片選擇測試

1. 實驗過程及結果預測

實驗一通過圖片選擇來測試兒童對規則一的掌握情況，共包括三次測試。每次測試開始時，主試向兒童展示一個小怪物的圖片，並告訴兒童小怪物的名稱。三張圖片及圖片上小怪物名稱如圖 1-3。

圖 1 GU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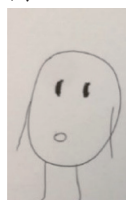


圖 2 BALI



圖 3 DILI



參考 Jean Berko Gleason (1958) 的 WUG 測試，小怪物作為新奇詞 (novel word)，可以有效檢測兒童是將“們”理解為名詞後的獨立語素，還是認為“名詞＋們”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具體來說，兒童可能會認為“小狗們”中的“們”是“小狗”後的獨立成分，也可能將“小狗”和“小狗們”看作是語義有聯繫的兩個不同的詞，認為“小狗們”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如果選用“小狗”等真實存在的事物作為實驗圖片，即使被試兒童產出“小狗們”的表達，也無法判定其是否將其中的“們”視為單獨語素。而新奇詞的引入可以有效顯示出兒童是否將“們”視為新奇詞後的獨立成分。

在展示一張畫着小怪物的圖片後，主試向兒童展示一組對比圖，其中一張圖上畫着小怪物獨自在做某個動作，對比圖上則畫着兩至三隻小怪物在做某個相同的動作。這時，主試使用含有“們”的測試句向兒童描繪該動作場景，如“GULI 們在森林裡唱歌”，並讓兒童選擇測試句所描述的是哪張圖。實驗所用到的三組對比圖如圖 4-6。

圖 4 GULI 們在森林裡唱歌 /GULI 在森林裡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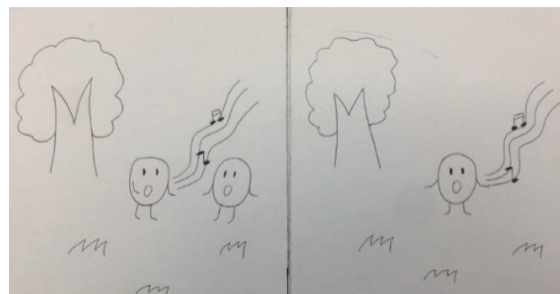


圖 5 BALI 在雲彩上看書 /BALI 們在雲彩上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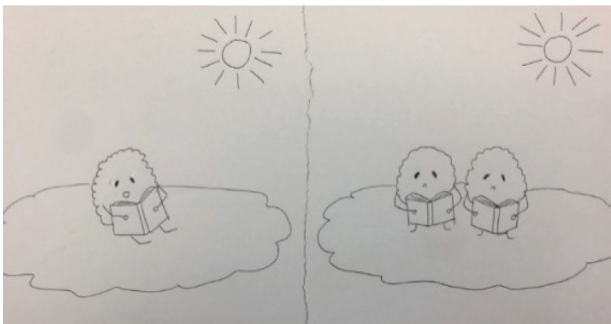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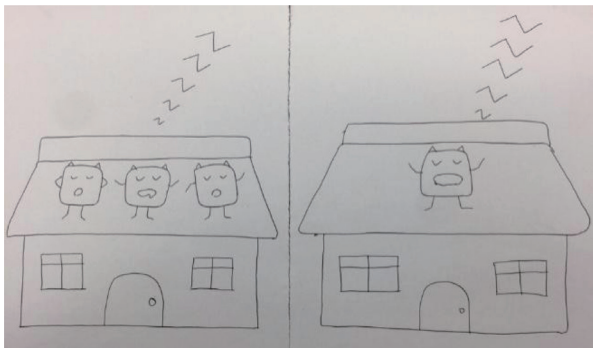


圖 6 DILI 們在屋頂上睡覺 /DILI 在屋頂上睡覺



為更清楚地說明實驗過程，（14）列舉出一段實驗劇本。^[3]

（14）主試：“大耳狗”要給你介紹一位新朋友，這是 GULI（展示 GULI 的圖片），它長得圓圓的。

這一天，天氣非常好，GULI 們在森林裡唱歌。你知道大耳狗說的是哪張圖嗎？

兒童：這張（選擇對比圖中的一張）。

實驗一的預測是，如果兒童已經掌握規則一，他們在聽到“GULI 們”等描述時，會選擇含有多個 GULI 的圖片。

2. 結果與分析^[4]

表 2 實驗一中被試兒童的反饋情況

組別	受試	GULI 們	BALI 們	DILI 們
第一組	A1（3；7）男	/	正確	/
	A2（3；5）女	/	/	/
	A3（3；9）女	/	/	/

第二組	B1（4；5）女	正確	正確	正確
	B2（4；6）男	正確	正確	正確
	B3（4；6）男	正確	正確	正確
第三組	C1（5；0）女 ^[5]	/	/	正確
	C2（6；0）女	正確	正確	正確
	C3（5；6）男	正確	正確	正確

表 2 顯示，三歲兒童的反饋情況不理想。他們在聽到“GULI 們”等描述時，大多未對圖片作出選擇，選擇正確率僅為 11.1%。本文推測，這可能是三歲兒童較認生，在實驗開始不願參與互動導致的。儘管如此，依然有被試 A1 選擇圖片正確一次，且沒有選擇錯誤的情況，可以初步說明三歲兒童掌握了規則一。為得到更多的證據，我們找到另一位母語為普通話的兒童哲哲（3；4），由其親屬在家中對其進行圖片選擇測試。這樣可以盡可能減少其緊張感，與親屬互動中的語言表現更加接近兒童真實的語言能力。此次測試中，當哲哲的親屬說出含有“GULI 們”等表達時，哲哲均選擇了含有多個新奇生物的圖片，說明三歲兒童已經掌握了規則一。新奇詞的引入排除了兒童將“名詞＋們”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把“們”看作單獨語素的可能性。

四歲及以上兒童大多可以正確選擇圖片，正確率高達 88.9%。同時，他們還可以指出圖片中複數的概念。例如，被試 B1 表達出“它有好朋友（指向有多個 GULI 的圖片），它沒有好朋友（指向只有一個 GULI 的圖片）”。被試 C2 可以說出“開始是一個人，後來是兩個人”，被試 C3 清楚地指出“如果是‘們’，就是圖 1；如果不是，就是圖 2”。說明四歲及以上兒童已經掌握了規則一。

綜上所述，當測試者說出“新奇名詞＋們”時，三歲及以上的兒童都可以準確掌握“們”作為單獨

語素表複數或集合義，選擇出對應的包含多個新奇名詞的圖片。

(二) 實驗二：誘導產出測試

1. 實驗過程及結果預測

實驗二通過誘導模仿來測試兒童對規則二的掌握情況，共包括四個測試句。其中，前兩個語句包含“名詞＋們”的正確形式，後兩個語句則包含“數量詞＋名詞＋們”的錯誤形式。四個測試句分別如下：

(15) 哥哥們剛才在餐廳吃了好多奶油蛋糕。

(16) 小松鼠們在大樹上蓋了一座小房子。

(17) * 三個姐姐們坐在公園的草地上聊天。

(18) * 兩隻小兔子們在森林裡挖了一根蘿蔔。

首先，主試按隨機次序說出上列語句，然後請兒童進行模仿。如果兒童不模仿，主試則將原句改為疑問句，如“誰剛才在餐廳吃了好多奶油蛋糕”，再次誘導兒童產出。

實驗二的預測是，如果兒童掌握規則二，他們在模仿(15)和(16)時不會省略“們”，而在模仿(17)和(18)時會省略“們”或數量詞“三個、兩隻”。

2. 結果與分析

表 3 實驗二中被試兒童的反饋情況

組別	受試	哥哥們	小松鼠們	* 三個姐姐們	* 兩隻小兔子們
第一組	A1 (3;7) 男	/	/	/	/
	A2 (3;5) 女	/	/	/	/
	A3 (3;9) 女	/	松鼠	姐姐	小兔子
第二組	B1 (4;5) 女	哥哥們	小松鼠們	* 三個姐姐們	* 兩隻小兔子們
	B2 (4;6) 男	哥哥們	小松鼠們	* 三個姐姐們	小兔子們
	B3 (4;6) 男	哥哥們	小松鼠們	* 三個姐姐們	兩隻小兔子

第三組	C1 (5;0) 女	哥哥們	小松鼠們	* 三個姐姐們	* 兩隻小兔子們
	C2 (6;0) 女	哥哥們	小松鼠們	三個姐姐	* 兩隻小兔子們
	C3 (5;6) 男	哥哥們	小松鼠們	三個姐姐	* 兩隻小兔子們

表 3 顯示，三歲兒童在模仿測試句時，僅產出“松鼠、姐姐”等光杆名詞，數量詞和“們”均未出現。因此，我們無法判斷三歲兒童是否掌握規則二。

四歲及以上的兒童能夠正確模仿產出“小兔子們、兩隻小兔子、三個姐姐”等形式，說明其已經意識到了規則二。而且五歲、六歲兒童更傾向於使用精確的數量詞“三個”來表達複數。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四歲及以上兒童大量產出了“三個姐姐們、兩隻小兔子們”等錯誤形式，模仿測試句(17)和(18)的正確率僅為 33.3%。本文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四歲及以上兒童的記憶力提升，其在模仿測試句時會背誦整個句子，而不是對句子結構理解後重新加工模仿。而且，測試項“三個姐姐們、兩隻小兔子們”在句首，突顯性較強，更容易被兒童識別記憶並進行單純的語音模仿。因此，實驗者將測試句(15)-(18)加長，使測試項不再位於句首，如(19)-(22)，以此來降低被試兒童憑藉記憶直接背誦測試句的可能性。實驗結果發生了變化，四歲及以上兒童基本不再產出“三個姐姐們”等錯誤形式。

(19) 帥氣的哥哥們剛才在餐廳吃了好多奶油蛋糕。

(20) 淘氣的小松鼠們在大樹上蓋了一座小房子。

(21) * 漂亮的三個姐姐們坐在公園的草地上聊天。

(22) *可愛的兩隻小兔子們在森林裡挖了一根蘿蔔。

綜上所述，四歲及以上兒童已經初步掌握了規則二。

(三) 實驗三：誘導產出測試

1. 實驗過程及結果預測

實驗三通過誘導模仿來測試兒童對規則三的掌握情況，共包括四個測試句。其中，前兩個語句包含“有生名詞+們”的正確形式，後兩個語句包含“無生名詞+們”的錯誤形式。四個測試句分別如下：

(23) 爺爺們都坐在一棵大榕樹的下面。

(24) 阿姨們都長得很漂亮。

(25) *糖果們都裝在一個漂亮的小盒子裡。

(26) *桌子們都是黃顏色的。

首先，主試按隨機次序說出上列語句，然後請兒童進行模仿。如果兒童不模仿，主試則將原句改為疑問句，如“誰坐在一棵大榕樹的下面”，再次誘導兒童產出。

實驗三的預測是，如果兒童掌握規則三，他們在模仿(23)和(24)時不會省略句子中的“們”，而在模仿(25)和(26)時會省略“們”。

2. 結果與分析

表4 實驗三中被試兒童的反饋情況

組別	受試	爺爺們	阿姨們	*糖果們	*桌子們
第一組	A1 (3;7) 男	/	/	/	桌子
	A2 (3;5) 女	/	/	糖果	桌子
	A3 (3;9) 女	爺爺奶奶	那些阿姨	糖果	桌子
第二組	B1 (4;5) 女	爺爺們	阿姨們	糖果	桌子
	B2 (4;6) 男	爺爺們	阿姨	糖果	桌子
	B3 (4;6) 男	爺爺們	阿姨們	糖果	桌子

第三組	C1 (5;0) 女	爺爺們	阿姨們	糖果	*桌子們
	C2 (6;0) 女	爺爺們	阿姨	*糖果們	桌子
	C3 (5;6) 男	爺爺們	阿姨	糖果	桌子

表4顯示，雖然三歲兒童沒有產出“糖果們、桌子們”等錯誤形式，但是，無論是有生名詞還是無生名詞後，三歲兒童都不傾向於使用“們”來表示複數，而是多產出光杆名詞。因此，我們無法判斷三歲兒童是否掌握規則三。^[6]

四歲兒童在模仿測試句時，會省略“糖果們、桌子們”中的“們”，而不省去“爺爺們、阿姨們”中的“們”，正確率接近100%，可以說明四歲兒童掌握了規則三。五歲、六歲兒童同樣在模仿時將“糖果們、桌子們”中的“們”省去，但也錯誤地出現了不省去的情況。模仿測試句(25)和(26)的正確率為66.7%，遠低於四歲兒童。這一結果讓實驗者感到意外，因為四歲兒童已經可以較好地掌握規則三，五歲、六歲兒童不應該出現這種錯誤形式的產出。本文推測，原因依然可能是句首的“糖果們、桌子們”突顯性強，導致兒童在模仿時識別記憶並簡單複述。此外，兒童傾向於將“糖果、桌子”置於動畫場景中擬人化，從而變為有生命的事物。因此，主試通過指向現場的桌子以表示其是無生命的，並使測試項“名詞+們”不再位於句首，如(27)-(30)。促使兒童對句子加工後再進行模仿，而非直接背誦。結果顯示，五歲、六歲兒童像四歲兒童一樣將“糖果、桌子”後的“們”省去。

(27) 公園裡的爺爺們都坐在一棵大榕樹的下面。

(28) 商店裡的阿姨們都長得很漂亮。

(29) * 好吃的糖果們都裝在一個漂亮的小盒子裡。

(30) * 教室裡的桌子們都是黃顏色的。

綜上所述，四歲及以上兒童已經掌握了規則三。

四、關於“名詞 + 們”語法語義限制的 刺激貧乏證明

為證明兒童所接受的有關“名詞 + 們”使用限制的知識是極其貧乏的，本文檢索了 CHILDES 中的 Tong 語料庫和 Chang1 語料庫。其中，Tong 語料庫記錄了一名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兒童（桐桐）從 1；7 到 3；4 與家人的互動。結果顯示，桐桐所接觸的兒向語（Child-Directed Speech, CDS）中共出現 803 次“們”，其中 797 次在代詞後，如“我們、你們、他們”等，只有 6 次是在名詞後，如“小朋友們、小動物們、小鳥們”等，佔所有“們”的 0.74%，且均無任何解釋說明。同時，桐桐自己產出的語句中，共出現 142 次“們”，其中 141 次在代詞後，只有 1 次在名詞後，佔所有“們”的 0.71%。Chang1 語料庫則記錄了 24 名年齡範圍在 3；6 至 6；5 兒童的敘事情況。在出現的 280 次“們”中，只有兒童自己產出了 1 次“名詞 + 們”，即“孩子們”，其餘的“們”均出現在代詞後，如“我們、你們”等。

可以看出，在 6 歲之前，無論是兒童所接觸的兒向語，還是他們自己產出的語句，“名詞 + 們”這一形式出現的頻率都是極低的。這基本說明，兒童所接觸到的有關“名詞 + 們”使用限制的知識是貧乏的，而且是缺乏反面證據的。在上述實驗中，3～6 歲兒童能夠在這種刺激貧乏的情況下表現出他們對“名詞 + 們”使用限制的掌握，可以證明他們先天具備相關的語言能力。

五、結論

本文以“名詞 + 們”的三條使用規則（見（11）-（13））為依據，對 9 名 3～6 歲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兒童進行了圖片選擇和誘導模仿測試，得出如下結論：

三歲兒童掌握了規則一，但不傾向於用“們”來表示複數，而更多地使用光杆名詞等其他表達方式，如“姐姐、小兔子、爺爺奶奶、那些阿姨”，這使實驗者無法判斷他們是否掌握了規則二和規則三。而四歲及以上兒童同樣已掌握規則一，並且能夠掌握規則二和規則三。

“名詞 + 們”在使用上的三條規則，對於成人母語者來說，是自然現象。本文的實驗表明，四歲及以上兒童的語言知識中，已經包含了這三條規則。兒童在習得語言的早期階段，心智尚不成熟。更重要的是，他們接受“名詞 + 們”這一結構的輸入是極其有限、碎片化的，因而自身也很少主動產出“名詞 + 們”結構。但是，當被給予特定環境時，他們能夠较好地掌握“名詞 + 們”的使用規則，這說明兒童具有天生的語言能力，這或許可以看作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 UG）的一部分，是人類的生物屬性（biological endowment）。

註 釋：

[1] “名詞 + 們”在語音、語法、語義、語用等層面有諸多使用限制。本文關注兒童對“名詞 + 們”最突出、最常見的使用限制的習得情況，並非厘清所有使用限制。

[2] 早期的現代漢語譯文中，曾出現過具體數量詞加“們”的實例，如“兩個孩子們”等。Iljic (1994)

將反例歸於同位結構。Huang et al (2009) 則認為非同位的“們”與數量短語連用的情況是存在的，可以從“複數特徵作為數目短語的中心語”的結構中推導而來。

[3] 為避免不同實驗者的不同語調、語氣對兒童的反饋產生影響，實驗採用一人發問，另一人觀察記錄的方式進行。

[4] 以下對結果的統計表中，“/”表示兒童沒有做出選擇或回應，或者做出無效回應。

[5] 被試 C1 性格內向，在實驗初期未做出選擇或回應，並非選擇錯誤。

[6] 實驗過程中，雖然三歲兒童不傾向於主動使用“名詞＋們”的形式，但會說出“小夥伴們、小朋友們”這樣的表達。本文認為，這與此類形式在兒童中使用頻率較高有關。三歲兒童會將“小夥伴們、小朋友們”看成和“我們、你們”等類似的語塊自由產出。

參考文獻：

- 程雨民 2003 《漢語字基語法——語素層造句的理論和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丁聲樹等 1961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孔凡濤 2004 《試論漢語“們”及“們”字短語》，《徐州工程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第4期。
- 李旭平 2021 《漢語“們”的語義：最大化算子》，《當代語言學》第1期。
- 李豔惠 石毓智 2000 《漢語量詞系統的建立與複數標記“們”的發展》，《當代語言學》第1期。
- 呂叔湘 1949 《說“們”》，《國文月刊》第79、80期。
- 1979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
-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1989 《“們”和“家”》，編入《呂叔湘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彭曉輝 2012 《現代漢語“們”字研究綜述》，《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報》第12期。
- 王 力 1980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邢福義 1960 《論“們”和“諸位”之類並用》，《中國語文》第6期。
- 1965 《再談“們”和表數詞語並用的現象》，《中國語文》第5期。
- 1996 《漢語語法學》，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徐 杰 2012 《詞綴少但語綴多——漢語語法特點的重新概括》，《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期。
- 楊炎華 2015 《複數標記“們”和集合標記“們”》，《語言教學與研究》第6期。
- 張誼生 2001 《“N”＋“們”的選擇限制與“們”的表義功用》，《中國語文》第3期。
- 趙元任 1979 《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Chang, C.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y in preschool Mandarin Chinese-speaking children's play narratives. *Narrative Inquiry*, 8 (1), 77-111.
-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ung, K. H. 2010. Child acquisition of the mandarin plural morpheme – men. *Department of Modern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Deng, X. & Yip, V. 2018. A multimedia corpus of child Mandarin: The Tong corpu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6 (1): 69-92.
- Huang, C.-T. James, Li, Y.-H. Audrey. & Li, Yafe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中譯本《漢語句法學》，張和友 2013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Iljic, R. 1994. Quant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Two markers of plurality. *Linguistics* 32: 91-116.
- Li, Y.-H. Audrey.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75-99.

王浩銘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haomingbnu@163.com

張和友（通訊作者）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hyhm@bnu.edu.cn

湘西苗語的述賓式 “A+NP” 結構及相關的語法理論 *

The “A+NP” construction in Xiangxi Miao and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 吳 芳

提 要：在湘西苗語中，形容詞 A 可帶名詞短語 NP 做賓語，這樣的結構違背了形容詞無法給賓語賦格的普遍規律，是苗語語法研究中的一大難點。本文在輕動詞理論框架下，提出在表使動、施動的 “A+NP” 結構中，A 的前面隱含了表使動、施動等及物性意義的輕動詞；在表差比的 “A+NP” 結構中，A 的前面具有顯性的表比較意義的輕動詞。輕動詞理論不僅能解釋湘西苗語述賓式 “A+NP” 結構中 A 和 NP 之間的語義關係，也能解釋該結構中 NP 的賓格是如何獲得的。

關鍵詞：湘西苗語 輕動詞理論 “A+NP” 結構 形容詞

Key words: Xiangxi Miao language; light verb theory; “A+NP” construction; adjective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苗語方言地圖集”（編號：21&ZD302）的階段性成果。

一、前言

湘西苗語中存在着一種特殊的“A+NP”結構，例如，

- (1) a. mu⁵³ tã⁵³ qo⁴² pa²¹⁴ lo⁴².
你 直 腿 吧
你把腿伸直吧。
- b. vu²² ta⁵³ pu²¹⁴ main⁵³ kho²¹⁴ nain⁴².
他 強 三 門 課 這
他擅長這三門課。

關於苗語中的“A+NP”結構的語法屬性，學界主要存在三個觀點。第一，該結構屬於調主結構。羅安源（1983）認為該結構中的A是形容詞，其後的NP是主語，“A+NP”結構為調主結構。第二，該結構屬於形補結構。王輔世（1983）和王春德（1984）將此類“A+NP”結構定性為形補結構，NP補充說明前面的A是什麼樣的性狀。第三，該結構屬於述賓結構。余金枝（2009）比較了湘西苗語形名結構與動賓結構，發現二者在句法位置、能否帶體標記、語法意義是否具有動態性、語義關係是否具有支配性這四個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判定“A+NP”結構是一種特殊的述賓結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問題：（1）為什麼該結構中的形容詞與“動賓結構”中的及物動詞一樣具有動態性和支配性；（2）哪些形容詞後可帶賓語、哪些形容詞後不能帶賓語？

本文以湘西鳳凰勾良苗語為例，運用各類句法手段對“A+NP”結構進行測試，證明其為述賓短語。在輕動詞理論框架下，我們發現該結構是由輕動詞促發中心詞移位而形成的。跨語言對比研究顯示，形容詞借助輕動詞來支配賓語是一種常見的語法現象。

二、述賓式“A+NP”結構的語法表現

根據A和NP之間的語義關係，我們把湘西苗語“A+NP”述賓結構分為三類：（1）表致使意義的述賓結構、（2）表狀態意義的述賓結構、（3）表比較義的述賓結構。以下是對這三類“A+NP”結構語法表現的描寫。

2.1 表使動意義的述賓結構

余金枝（2009）根據“形+名”結構中的形容詞與名詞的語義關係，把湘西矮寨苗語的“形+名”結構分為四類^[1]，其中一類為表致使關係的述賓結構。例（2）中的tɕi⁴⁴ne⁴⁴ne³¹就是“使人高興”的意思。

- (2) a. məŋ³¹ tɕi⁴⁴ne⁴⁴ kwa³⁵ ʒa⁴⁴.
你 高興 過 了
你太高興了！
- b. məŋ³¹ phu²² a⁴⁴pe⁴⁴ tu³⁵ nəŋ⁴⁴,
你 說 一些 話 這
na³⁵tɕi⁵³ tɕi⁴⁴ne⁴⁴ ne³¹.
那麼 高興 人
你說這些話，真使人高興。

余金枝（2009: 120）

在湘西鳳凰勾良苗語中，“A+NP”也可構成表致使意義的述賓結構。例（3）中的形容詞pe⁴²為及物性的謂詞，表“使……滿”，例（3a）中的名詞ti⁴²“背簍”和例（3b）中的名詞性結構u²¹⁴le²¹⁴ti⁴²“兩個背簍”都是pe⁴²的支配對象。

- (3) a. vu²² pe⁴² ti⁴² i⁴² a²².
她 滿 背簍 了 呢
她裝滿背簍了 / 她的背簍滿了。
- b. vu²² tɕɿ²¹⁴ pe⁴² i⁴² u²¹⁴ le²¹⁴ ti⁴² p²² ?
她 就 滿 了 兩 個 背簍 SFP
她就裝滿了兩個背簍了？

對比例 (3a) 和例 (3b)，我們可發現體標記 i^{42} 分別置於光杆名詞之後，數量名賓語之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相關語料顯示，諸如此類的形容詞 pe^{42} 和名詞 ti^{42} 結合有詞彙化趨勢。湘西矮寨苗語也有類似情況，因此有詞彙化趨勢的 $pe^{42} ti^{42}$ 就是一個整體，屬於一個述賓式複合動詞，其間不宜插入體標記。湘西苗語 A+NP 構成述賓短語時，體標記放在動詞和賓語中間，如 (3b) 所示。另外，“A+NP”述賓結構中的 NP 也可被代詞替換，如例 (4b) 所示。

(4) a. $ve^{22} li^{33} pe^{42} i^{42} pu^{214} le^{214} ti^{42} nain^{42}$,

我 要 滿 了 三 個 背 簍 這

$ve^{22} t_{ho}^{42} mu^{22}$.

我 才 走

我要裝滿了這三個背簍後才走。

b. $ve^{22} li^{33} pe^{42} i^{42} po^{214} nain^{42}$,

我 要 滿 了 CL_些 這

$ve^{22} t_{ho}^{42} mu^{22}$.

我 才 走

我要裝滿了這些後才走。

2.2 表狀態意義的述賓結構

勾良苗語中 A+NP 還可以用來表示主語對 NP 所持有的狀態意義。例 (5a) 中的形容詞 ta^{53} 等同於英語中的 be good at，整句話可以理解為“對於數學，我很擅長”。例 (5b) 中的形容詞 ci^{214} 等同於英語中的 be hungry for，整句話可以理解為“對於你媽媽煮的野蔥飯，我很想吃。”

(5) a. $ve^{22} ta^{53} su^{214} co^{53}$.

我 強 數學

我擅長數學。

b. $ve^{22} ci^{214} ma^{53} mo^{44} t_{x}^{42} no_{\eta}^{42} li^{35} co^{35}$.

我 餓 你 媽 煮 的 野蔥飯

我想吃你媽媽煮的野蔥飯。

該結構中的 NP 可以是光杆名詞，也可以是受被數量短語或關係從句修飾的名詞性結構，如例 (5) 所示。在例 (6a) 中，“課”被“這兩門”修飾；在例 (6b) 中，“課”被關係從句“吳老師上的”修飾。

(6) a. $vu^{22} ta^{53} u^{214} main^{53} kho^{214} nain^{42}$.

他 強 兩 們 課 這

我擅長這兩門課。

b. $vu^{22} ta^{53} vu^{22} lo^{53} s_{\eta}^{42} s_{\eta}^{214} no_{\eta}^{42} kho^{214}$.

他 強 吳老師 上 的 課

我擅長吳老師上的課。

此外，該結構中 NP 也可被代詞替換。例 (7) 中，“A+NP”結構中的 NP 可被指示代詞“這些”和“那些”替換。

(7) $tau^{35} main^{53} kho^{214} nain^{42}$,

六 門 課 這

$mu^{53} ni^{33} ta^{53} po^{214} nain^{42}$

你 是 強 這些

$ha^{22} si^{214} ta^{214} po^{214} ai^{214}$

還是 強 那些

$pi^{42} to^{214} j_{\eta}^{42} j_{\eta}^{42} a^{53} ta^{214}$.

或者 全部 都 厲害

這六門課，你是擅長這些還是那些，或者全部都很擅長。

之所以我們要進行這些句法測試，是因為當 A 支配的成分是光杆名詞的時候，我們就不能確定 A+N 到底是述賓式複合詞還是述賓短語。如果是複合詞的話，N 就是詞內語素，不存在需要賦格的問題。但是如果是光杆名詞充當賓語，那它就需要投射成名詞短語，需要賦格。形容詞無法賦資格是一條普遍語法規律，這時候，我們就需要解釋做賓語的光杆名詞是如何獲得格位特徵值的。

2.3 差比句中的“A+NP”結構

湘西苗語中，還存在着另外一種特殊的述賓結構，如例（8）所示：

(8) a. te⁵³ se⁴⁴ ɬe⁵³ we⁴⁴ naŋ⁴⁴.

小三 高 我 的

小三比我高。

余金枝（2009: 120）

b. a⁴⁴ po⁵³ naŋ⁴⁴ ɬa⁵³ a⁴⁴ po⁵³ ei⁵³ pu⁵³ kaŋ⁵³.

這包 輕 那包 三斤

這一包比那一包輕三斤。

余金枝（2009: 120）

余金枝（2009）指出矮寨苗語的形容詞後可直接加比較對象構成差比句，在這種結構中，形容詞就相當於一個及物動詞，形容詞後可直接帶比較對象，本文把這種結構稱之為及物性差比句。在勾良苗語中，也具有及物性差比句，例如，

(9) vu²² qɒ⁴² ɬa²¹⁴ ve²².

他 COMP^[2] 高 我

他比我高一點。

對比例（8）和（9），我們發現在矮寨苗語的及物性差比結構中，都要滿足一些條件才能成立，如（8a）的句末有 naŋ⁴⁴ “的”，（8b）中的句末有 pu⁵³ kaŋ⁵³ “三斤”，這些成分是矮寨苗語及物性差比句成立的條件。本文認為這些必然條件在語義上起到構建比較意義的作用，而句法上促使形容詞能夠直接帶 NP 賓語的是句中隱含的輕動詞。在例（9）中，句中沒有出現句末助詞或數量短語，只是在形容詞前出現了一個表比較義的 qɒ⁴²，本文認為 qɒ⁴² 是表比較義的輕動詞在湘西勾良苗語及物性差比句中的語音形式。下面我們在輕動詞理論框架下，探討苗語形容詞具有及物性表現的原因。

三、輕動詞理論與湘西苗語形容詞的及物性

3.1 輕動詞理論

輕動詞（light verb）最早是由丹麥語言學家 Jespersen（1949）提出。他指出在“have a rest, take a sneak, give a sigh”這一類的“V+NP”短語中，位於 V 位置的“have”、“take”和“give”屬於輕動詞彙意義但有強句法特徵的動詞，它們主要是啟動後面名詞的動詞功能。Larson（1988）在生成語法的理論背景下提出了動詞短語殼理論（VP-shell），用來分析英語的雙及物動詞結構。

(10) a. John sent a letter to Mary.

b. John v [_{VP} a letter sent to Mary].

Larson（1988）認為整個動詞短語由兩次動詞投射完成：第一次動詞投射生成了裡層的動詞短語（VP）“a letter sent to Mary”。第二次動詞投射生成了外層的動詞短語，該動詞短語由一個語義上很輕的空動詞投射而成，外層的動詞短語因此被稱為輕動詞短語。輕動詞具有詞綴性，會吸附底層的實義動詞，形成“John send_i a letter [t_j] to Mary”這樣的與格結構。Chomsky（1998）吸收了 Larson（1988）的動詞短語殼理論，在“最簡方案”中設置了輕動詞核心功能語類，明確用小寫的 v 表示輕動詞，v 選擇一個 VP 作補足語，投射一個 vP。Radford（2004: 336-362）將 v 的使用範圍擴展到了作格動詞、非作格動詞、非賓格動詞等謂語結構中，並再次證實了輕動詞 v 的引入不僅能為名詞性內部論元核查格特徵，還可以為動詞引進外部論元。

在漢語研究中，Huang（1997）最早把輕動詞理論引入漢語研究，提出輕動詞的語義功能是用來標注事件類型。根據事件類型，漢語的輕動詞可分為四類。Huang 認為所有的動詞都是各類輕動詞的補足

語，輕動詞不僅能促發核心動詞移位，還能表達不同的事態語義。馮勝利（2005）指出古今漢語中非常規性動賓關係的複雜關係是由輕動詞促發的核心詞移位而形成。此外，學者們對輕動詞的本質屬性還作了深入闡釋並從不同角度對輕動詞的表現形式進行了重新分類（Lin 2001，溫賓利和程杰 2007，朱樂奇 2015，蔡維天 2016，熊仲儒和楊舟 2020）。

這些研究充實了輕動詞的內涵和擴大了輕動詞的外延，這不僅有利於統一地概括和解釋古今中外的許多相關語言現象，還提高了輕動詞理論在面對不同語言事實時的解釋力。作者發現 Huang（1997）和馮勝利（2005）的分析思路可以為本文提供較為合理的工具來觀察和解釋湘西苗語三類述賓式“A+NP”結構的句法和語義，所以本文將在 Huang（1997）關於輕動詞分類以及馮勝利（2005）關於輕動詞移位的理論框架下，圍繞述賓式“A+NP”結構中 NP 如何賦格的問題，展開對湘西苗語述賓式“A+NP”結構的句法討論。

3.2 述賓式“A+NP”結構中的輕動詞

余金枝（2009）認為湘西矮寨苗語中的“形+名”是述賓結構，形容詞是述語，名詞是賓語。這是因為它的主要特點與“動詞+賓語”的述賓結構相同，不過，語義上的動態性和支配性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形容詞後可帶賓語。

馮勝利（2005）認為漢語非常規動賓關係是由輕動詞移位造成的。輕動詞促發的句法移位現代漢語裡有，古代漢語裡更普遍。

(11)a. 風飄萬點正愁人。

b. 秦違蹇叔，而已貪勤民。（左傳·僖 33）

馮勝利（200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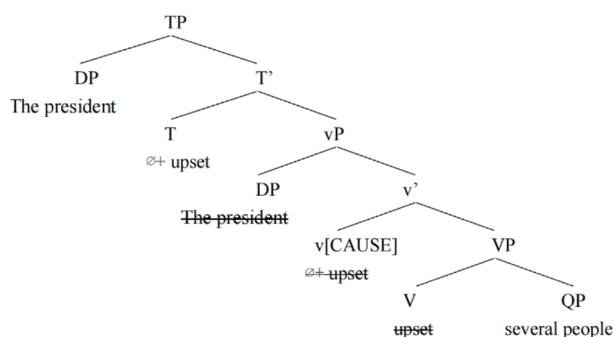
例（11）中的形容詞“愁”和“勤”之所以和後面的“人”和“民”能構成述賓結構，是因為例

（11）的“A+NP”結構中隱含了一個可隱可現的輕動詞，這個輕動詞的語義特徵為 [+CAUSE]，該輕動詞促發“A+NP”結構中的 A 發生了句法移位並與其合併，使原本不及物的 A 能夠接名詞作賓語。

表致使義的輕動詞觸發的移位在英語中也有出現。Radford（2004：350）以（12）為例，分析了及物性動詞給賓語指派賓格和引出外部論元的句法生成過程。（13）就是（12）的句法運算。

(12) The president upset several people.

(13)



如（13）所示，在論元層，動詞 upset 與量化詞短語 several people（一些人）合併成動詞短語之後再和一個零形式及物性輕動詞 v 合併形成 v'，由於零形式的輕動詞具有詞綴性，因此它會吸引動詞 upset 從 V 的位置移動到 v，另外，（13）中的輕動詞是及物性的，它具有充當施事的域外論元，在（13）表現為 DP The president（總統），v' 與其外部論元合併生成 vP。然後，vP 再與一個隱性的表過去的時態詞合併生成 TP，與此同時，時態詞也會為 The president 賦予主格。最後，時態詞的〔EPP〕特徵會驅使 The president 從 Spec-vP 位置移動到 Spec-TP 位置，同時刪除時態詞的〔EPP〕特徵。形成的 TP 和零形式的表示陳述語氣的標句詞合併，最終形成（12）的表層結構。

由(11)和(12)可見,輕動詞理論無論是用於分析英語動詞內部論元賦格以及外部論元獲得題元角色的語言現象,還是用於解釋古代漢語中不及物性謂詞接賓語的語言現象,都體現了輕動詞理論仍然是處理非常規謂詞帶賓語的主流方法。同樣,本文認為該理論也可用來解釋湘西苗語中表示使動意義的“A+NP”述賓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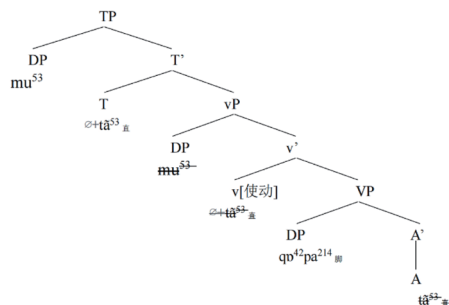
3.2.1 表使動意義的“A+NP”結構中的輕動詞移位

從語義上,當“A+NP”為表使動意義的述賓結構時,A具有[CAUSE]的特徵。例(14)中的形容詞 $t\tilde{a}^{53}$ 和 $p\tilde{i}^{53}$ 分別表“使……直”和“使……平”。

- (14) a. mu^{53} $t\tilde{a}^{53}$ $q\tilde{o}^{42}pa^{214}$ lo^{42} .
 你 直 腿 SFP
 你把腿伸直吧。
 b. $m\tilde{i}^{53}ko^{42}$ $tai^{35}n\tilde{i}^{214}$ $p\tilde{i}^{53}$ $m\tilde{o}^{33}u^{214}$.
 他們 正在 平 馬路
 他們正在把馬路修平。

形容詞 $t\tilde{a}^{53}$ “直”和 $p\tilde{i}^{53}$ “平”本身不可以跟名詞作賓語,A和NP結構只能組成定中結構。但語料事實及其相關句法測試證明 $t\tilde{a}^{53}$ 和 pa^{214} 、 $p\tilde{i}^{53}$ 和 $m\tilde{o}^{33}u^{214}$ 形成了“A+NP”式的述賓結構。在此,需要回答的問題即是形容詞後面的名詞“腿”的賓格是從何而來?輕動詞理論給出了合理的解釋。下面以(14a)為例,說明該句的句法生成過程。

(15)



(15) 中的 v 為輕動詞,具有[+CAUSE]之意,

在句法上有給名詞性短語賦賓格的能力,因為 v 具有詞綴性的強特徵,驅使其後面的形容詞 $t\tilde{a}^{53}$ 移位到 v 的位置並與其合併,因此具有使動意義的形容詞 $t\tilde{a}^{53}$ 表現出及物性特徵,和其後的名詞“腿”構成述賓結構。根據 A-movement 理論,例(14a)的主語 mu^{53} “你”從 SpecVP 的位置移到 SpecIP 的位置,然後和 I' 合併成 IP,最後 IP 與表祈使語氣的 lo^{42} “呢”合併成 CP,最終生成(14a)。此類形容詞的使動用法是比較常見的語言現象,在苗語的中部方言、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英語中都有類似結構,例如,

- (16) a. mu^{55} tei^{55} $bie^{33}za^{22}$. (高岩苗語^[3])
 你 直 腿 吧
 你把腿伸直吧!
 b. 春風又綠江南岸。| 這趟差辛苦你了。
 c. She wants to better her English. | He tried to dirty my reputation.

例(16)顯示,高岩苗語中的 tei^{55} “直”,漢語中的“綠、辛苦”以及英語中的“better、dirty”在句中都表使動意義。這些形容詞之所以可以跟名詞構成“A+NP”述賓結構,也是因為句中隱含致使義輕動詞 v ,形容詞變成了及物性的述語,從而構成了致使義“A+NP”述賓結構。

3.2.2 表狀態意義的“A+NP”述賓結構的輕動詞移位

馮勝利(2005)指出在現代漢語裡有“吃食堂”、“聽耳機”、“澆水”等非常規的述賓結構,該結構中動詞的賓語不是受事,但卻做“吃”、“聽”、“澆”這些動詞的賓語。從語義上看,這種現象是不合常規的,但實際交流中,卻是合乎語法的,這是因為這些非常規的動賓結構都有一個與之對應的常規結構。如“吃食堂”的對應形式是“在食堂吃”、

“聽耳機”的對應形式是“用耳機聽”、“澆水”的對應形式是“用水澆”。這些非常規的動賓結構中隱含了一個連接動詞和賓語的“關係詞”（介詞），馮勝利把這一類“關係詞”歸為輕動詞，並且在這些（表處所或工具）的輕動詞的驅動下，這些結構中的動詞產生移位，最終形成這些非常規的述賓結構。

當勾良苗語中的“A+NP”為表狀態意義的述賓結構時，我們認為結構中隱含表示對象的輕動詞[AT]或[FOR]。

(17) a. vu²² ta⁵³ u²¹⁴ main⁵³ kho²¹⁴ nain⁴².

他 強 兩 門 課 這

我擅長這兩門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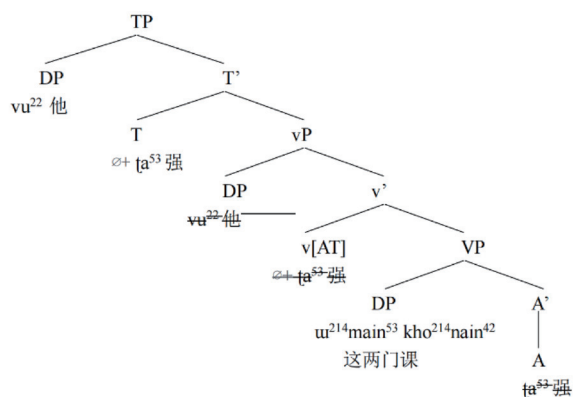
b. ve²² ci²¹⁴ mā⁵³ mɔ⁴⁴ tɕɿ⁴² nɔŋ⁴² lhi³⁵ ɕɔ³⁵.

我 餓 你 媽 煮 的 香 蔥 飯

我想吃你媽媽煮的野蔥飯。

例(17a)中的形容詞 ta⁵³ 等同於英語中的 be good at; 例(17b)中的形容詞 ci²¹⁴ 等同於英語中的 be hungry for, 表示的是主語對“這兩門課”和“你媽媽煮的野蔥飯”持有的狀態。下面我們以(17a)為例，說明此類述賓結構的句法生成過程。

(18)



(18) 中的 v 為引介目標的輕動詞 [AT]，在句法上有給名詞性短語賦賓格的能力，因為 v 具有詞

綴性的強特徵，驅使其後面的形容詞 ta⁵³ 移位到 v 的位置並與其合併，因此包含零形式引介詞的 ta⁵³ 表現出及物性特徵，和其後的名詞“這兩門課”構成述賓結構。

3.2.3 表差比意義的“A+NP”結構中的輕動詞移位

當勾良苗語中的“A+NP”為表差比意義的述賓結構時，其前面必須出現一個在句法上負責引出比較對象在語義上具有 [+COMPARE] 的輕動詞，該輕動詞驅使形容詞移位到 v 的位置，並且給賓語賦賓格，因此該結構中的形容詞可以直接跟比較對象構成差比句。下面我們以(20)為例，說明此類述賓結構的句法生成過程。

(19) a. *vu²² ṣã²¹⁴ ve²².

他 高 我

他比我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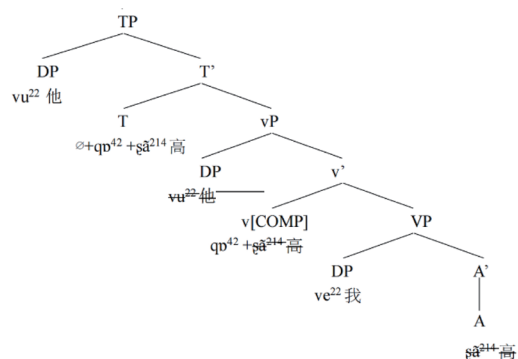
b. vu²² qɔ⁴² ṣã²¹⁴ ve²².

他 COMP 高 我

他比我高。

(19a) 中的形容詞“高”本身不能帶賓語，但當在形容詞前加上 qɔ⁴² 之後，句子合法且可接受，因此，(19b) 具體的句法生成過程如下(20)所示。

(20)



在該句中，qɔ⁴² 為顯性的且有比較意義的輕動詞 [COMP]，在輕動詞的驅動下，形容詞 ṣã²¹⁴ 移動

到了 v 的位置並與其合併，形容詞從而得到了賦格的能力，給其後的 ve²² 賦予賓格，生成 “A+NP” 式的差比結構。

四、結論

本文重新審視和討論了湘西苗語中的 “A+NP” 結構，通過各種不同的句法測試對其進行調查，發現湘西苗語的 “A+NP” 結構的確是述賓短語，不是述賓式複合詞。該結構中的 A 有時表現為具有使動意義的形容詞，有時表現為狀態意義的謂詞，有時表現為具有比較意義的謂詞。

我們基於輕動詞理論，分析了這三種類型的 “A+NP” 結構，結果發現在輕動詞移位的驅動下，湘西苗語述賓式 “A+NP” 結構中的 A 進行了移位，並且從中獲得了及物性。表致使意義的 “A+NP” 述賓結構裡含有一個隱性的輕動詞 v[CAUSE]，句中的形容詞在 v 的句法驅動下移位並與其合併，從而獲得及物性特徵，可接名詞作賓語。表狀態意義的 “A+NP” 述賓結構中也存在着一個沒有語音形式但具有引介對象的關係詞 / 輕動詞 [AT/FOR] 意義的輕動詞，該輕動詞具有給其後名詞賦格的能力，因此和其後面的 NP 構成述賓結構。表差比意義的 “A+NP” 述賓結構中存在一個顯性的表比較意義的輕動詞 [COMP]，正是這個顯性的具有介詞句法特徵的輕動詞 v[COMP] 賦予了形容詞直接引介比較對象的能力。

運用輕動詞理論對湘西苗語述賓式 “A+NP” 結構進行研究，不僅有利於瞭解該結構的句法生成過程，也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觀察到湘西苗語形容詞的句法語義特徵。

註釋：

[1] 第一類：致使關係；第二類：因果關係；第三類：差比關係；第四類：評價關係。

[2] COMP 是 compare（比較）的縮寫形式。

[3] 高岩村位於貴州省雷山縣大塘鎮，此處的苗語屬於苗語黔東南方言（苗語中部方言）。

參考文獻：

- 蔡維天 2016 論漢語內、外輕動詞的分佈與詮釋，《語言科學》第 4 期。
- 馮勝利 2005 輕動詞移位與古今漢語的動賓關係，《語言科學》第 1 期。
- 羅安源 1983 苗語（湘西方言）的“謂—主”結構，《語言研究》第 1 期。
- 王春德 1986 苗語語法綱要（黔東方言），光明日報出版社。
- 王輔世、王德光 1983 貴州威甯苗語的狀詞，《語言研究》第 2 期。
- 溫賓利、程杰 2007 論輕動詞的純句法本質，《現代外語》第 2 期。
- 熊仲儒、楊舟 2020 生成語法中輕動詞的引進，《世界漢語教學》第 4 期。
- 余金枝 2009 湘西苗語述賓結構中的一種特殊類別——“形容詞 + 名詞”的結構分析，《語言研究》第 1 期。
- 朱樂奇 2015 輕動詞句法屬性研究之我見，《語言科學》第 6 期。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1998.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A]. In R. Martin, D. Michaels & J. Uriagereka. (eds.) .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ur of Howard Lasnik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89-155.

- Huang, C.-T. James.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M].Taipei: Academia Sinica.
- Jespersen, Otto. 1949.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Part VI Morphology) [M].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 Larson, Richard.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1:335-391.
- Lin, Tzong-Hong.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D] . 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Radford, Andrew. 2004.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吳芳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wufangwinne@163.com

“還是”選擇問句及其在網絡語言特區中的語用創新*

Alternative Question of "haishi" and Its Pragmatic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et Special Linguistic Zone

◎ 張 瑩

提 要：“還是”是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的分水嶺，能添加“還是”的問句屬於選擇問句，不能添加“還是”的問句則是正反問句。正反問句通過詞彙重疊構成，實際上並沒有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原則。而“還是”選擇問句則是利用“添加”語法操作添加一個新的疑問焦點從而構成的疑問句。“還是”是焦點標記，並兼有連接功能。選擇問句中“還是”的使用不是強制性的，使用“還是”有強調疑問焦點的作用。在網絡中，存在特殊的選擇問句的用法，但在語法和語義上與普通話中的“還是”選擇問句一致，只是語用上的創新。

關鍵詞：選擇問句 正反問句 還是 焦點標記 語言特區

Key words: Alternative question; A-not-A question; haishi; focus marker; Special Linguistic Zone

按照學界目前比較通行的看法，疑問句一般分為特指問句、是非問句、選擇問句、正反問句。特指問句帶有疑問代詞，是非問句能夠添加句末語氣詞“嗎”，都有獨立的形式特點。而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很難從形式上分開，能否獨立存在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不少學者將二者歸為一類，如朱德熙

* 本文為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骨幹教師國外訪問研修項目（編號：gxgwx2018049）、安徽省“六卓越、一拔尖”卓越人才培養創新項目國際漢語專業卓越教師培養創新項目（項目編號：2020zyrc102）的階段性成果。

(1982)就把正反問句看做是選擇問句中的“一種特殊的類型”。雖然學界對於選擇問句所包括的類型存在分歧，但是大部分學者都將帶“還是”的問句歸入選擇問句，黃正德(1988)甚至指出帶“還是”的問句是“地道的選擇問句”。本文從“還是”問句入手，重新考察這兩類疑問句，探討它們的分類歸屬以及與“還是”問句有關的問題。

一、“還是”問句的分佈

“還是”問句可以出現在從句、單句、複句、句群等各語言層面。

1.1 從句層面

“還是”問句主要用在賓語從句中，如^[1]：

(1) a. 說不清想讓丈夫氣憤還是想讓丈夫沮喪。

b. 我問她上學呢還是已經工作了。

(2) 您說這是三十杯礦泉水還是三十杯白酒？

從句中的“還是”問句不一定表示疑問。邵敬敏(1994a)就指出“選擇問形式如果充當賓語，或賓語中的謂語(賓語本身是個主謂結構)，有時承擔疑問信息，全句仍為選擇問”，“有時並不承擔疑問信息，只是作為一種客觀情況予以陳述出來”。邵敬敏(1994b)又進一步將賓語位置上的間接問句Q分為兩類，一是“全句陳述句”，其中“Q雖然保留疑問形式，但已失去了其獨立使用時作為疑問句的性質與功能”，如例(1)所示；二是“全句疑問句”，其中Q“保留着原問句的特點”，如例(2)所示。

1.2 單句層面

“還是”可以用來連接所有的句法成分，前一

個選擇項前可以加“是”。

“還是”連接主語，如：

(3) 是“我”還是“我們”不敢惹姓張的？

“還是”連接謂語部分。謂語可以是動詞性成分，也可以是形容詞性成分；可以連接動詞、動賓短語、雙賓語結構中的動詞和間接賓語，還可以連接動賓短語和動詞，以及狀中結構，如：

(4) a. 你想還是不要你的工作了？

b. 你對於愛麗有還是沒有深度關心？

c. 你到底要酒還是要命呀？

d. 她究竟是應該給予媽媽還是給予奶奶一種寬慰的笑顏？

e. 包括這一棟還是不包括？

(5) 漸漸浪漫還是更加實際？

“還是”連接賓語，既可以是動詞賓語，也可以是介詞賓語，如：

(6) a. 您要一個雞蛋還是兩雞蛋？

b. 猜一猜，她們行走在香港、臺北還是新加坡？

“還是”連接定語或定語中心語，如：

(7) a. 是早上還是下午的班機？

b. 它的上游還是下游？

“還是”連接狀語，如：

(8) 喬達諾是從哪邊襲擊他的？是從左邊還是從右邊？

“還是”連接補語，如：

(9) a. 我說得對還是錯？

b. 我該穿得樸素還是高雅或者性感？

“還是”連接的成分甚至還可以是語素，如：

(10) a. 後面的生活是幸還是不幸呢？(CCL)

b. 在豪門中學度過六年是我的幸還是不

幸呢？（BCC）

c. 國慶期間公眾號更還是不更？（網絡）

d. 我是孤還是獨，居然沒有人為我在乎。

（歌曲《我是孤還是獨》）

從（10b）中可以看到，“幸”能夠受定語修飾，可見這裡的“幸”已作為詞參與句法運作了。在語言特區中，黏着語素作為詞來使用更為自由，如例（10d）所示，歌詞中允許“還是”直接插入一個詞中。黏着語素作為詞來使用在語言特區中較為常見，如標題口號中的“厲害了！我的國”，詩歌中“只是雨林裡暴戾的蒼”（徐杰、姚雙雲、覃業位，2016）。口語中黏着語素作為詞來使用有條件限制，常常與否定形式對舉使用，如例（10a）中的“幸”與“不幸”。

1.3 複句層面

邢福義（1993）指出“‘X(?)’和‘Y?’連用，如果‘X’不是一個問句（沒有作為一個問句的語表形式），或者‘X?’不能脫離後邊的問題‘Y?’而獨自成為一個問句，那麼，連用的‘X(?)’和‘Y?’一般是複句”。以此為標準，複句中主要使用“是/還是……（呢/啊）（，/？）還是……（呢/啊）？”前一個“是/還是”可以不出現，如：

（11）a. 你是給我敲警鐘啊，還是推我出門兒啊？

b. 我是一個怪頭呢還是一個神像呢？

c. 我今天還是下去吃飯呢，還是不下去？

d. 巴黎遠還是新疆遠？

並列項可以多於兩個，如：

（12）a. 看小報呢？還是打麻將呢？還是努力做一個學者呢？

b. 你是拾起來小心珍藏呢？還是繞開它

不予理睬呢？還是拾起來砸碎呢？

c. 倒底是不想還，還是轉借他人，或者丟失了呢？

1.4 句群層面

邢福義（1993）指出選擇問的句群形式“X？（或者|還是）Y？”而且“凡是問句句群，第一問都能獨立站立，即在刪除後邊的問題之後能夠獨立成為一個問句”。這就給選擇問的句群形式提出了明確的判定標準，即“X”必須能夠獨立使用。

X可以是是非問句，構成“X（嗎）？還是Y（呢）？”如：

（13）a. 他受傷了嗎？還是有什麼危險？

b. 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還是不願意知道呢？

c. 你瘋了（嗎）？還是真的老糊塗了（呢）？（邢福義，1993）

X也可以是正反問句和選擇問句，構成“X（呢）？還是Y（呢）？”如：

（14）a. 你是不是想要把它買下來，還是僅僅租用？

b. 是不是長順被外婆給說服了呢？還是年輕膽子小，又後悔了呢？

（15）這到底是文明，還是罪惡？還是建築在罪孽之上的文明？

X還可以是特指問句，構成“X（呢）？還是Y（呢）？還是Y（呢）？……”

（16）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作法先寫背景呢？還是追述，還是直敘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BCC）

綜上所述，從句中的“還是”問句，“還是”

不能刪除，也不能替換為“或者”。這說明“還是”的使用確實與疑問有關；單句和複句中不能獨立使用“或者”構成選擇問句，但“或者”可以與“還是”連用，如（9b）、（12c）；“或者”問句主要使用在句群中，不過“還是”、“或者”有不同的句法表現，我們下一節來談。

二、“還是”問句的疑問標示手段

徐杰(2001)指出“疑問”範疇可以使用語音手段、詞彙手段、語法手段（重疊、添加、移位）來表達。但關於“還是”問句的疑問特徵的來源還有爭議，主要有三種看法。

一是源於語音手段。如朱德熙（1982）認為語調是“還是”問句的疑問標示手段。他指出“選擇問句是並列幾個項目，讓回答的人選擇其中的一種。把陳述句的調語部分換成並列的幾項，再加上疑問句調，就變成了選擇問句。”（朱德熙 1982:202）

二是源於詞彙手段。如徐杰（2011）認為“還是”帶有疑問特徵 [+q]，“還是”問句是使用詞彙手段來表示疑問，與疑問代詞構成的問句相同。

三是源於語法手段。如閻錦婷、王萍、石鋒（2014）認為選擇問句中“A 還是 B”這一語法形式表達疑問。閻夢月（2019）也指出“還是”並列是“漢語的析取並列疑問式”，“‘還是’並列本身就是選擇問句，都有獨立的疑問語力”。

我們認為還是問句只能通過語法手段標示疑問。

首先，現代聲學實驗已經證明語調不是構成“還是”問句的手段。如閻錦婷等（2014）通過聲學實驗指出“普通話選擇疑問句中，‘A 還是 B’的疑問形式作為一個整體，是話語的強調焦點，起表達疑

問語氣的主要作用，調域跨度最大”，“普通話選擇問句除疑問焦點外，整體呈現出和陳述句相同的音高下傾模式。”

其次，“還是”問句的疑問特徵也不是通過詞彙手段標示的，這可以從疑問代詞與“還是”共現時的句法表現看出來。漢語中允許多個帶有 [+q] 特徵的詞語同現，因此一個句子中可以使用多個疑問代詞，而且每個疑問代詞可以都保持其疑問特徵，如：

（17）您給誰作過什麼呀？（BCC）

但是，疑問代詞與“還是”共現時，疑問代詞的 [+q] 特徵無法顯現，如：

（18）a. 怎麼會沒有水呢？乾涸的，還是誰埋的？

b. 你們怎麼不發工作服的？是單位經濟條件差，還是什麼原因呀？

c. 你幹嘛說得那麼輕？是嗓子疼還是怎麼了？

如例（18）所示，與“還是”共現的疑問代詞“誰”“什麼”“怎麼”不再表示疑問。例（18a）中的“誰”指不知道或無法明說的人，例（18b）、例（18c）中的“什麼”“怎麼”指不知道或無法明說的原因。

可見，在能夠抑制疑問代詞的 [+q] 特徵這一點上，“還是”問句與是非問句、正反問句表現一致。比較：

（19）a. 你上哪兒去了嗎？（丁聲樹，1961:210）

b. 他在會上講什麼話了嗎？（同上）

（20）a. 我現在只想知道他現在是不是在和誰開會，如果是的話，跟誰。

b. 你是不是也撈到了什麼好處？一定是。

丁聲樹（1961）已經指出例（19）這類特指問句用“嗎”字變成了是非問句，“‘哪兒’和‘什麼’在這兒是虛指的用法”（丁聲樹，1961:211）。例（20）中的疑問代詞“誰、什麼”也是虛指用法，從其後續句中就可以明確地看出來。

第三，帶“還是”的問句中不能再使用“重疊”或“添加”語法手段，如“*是不是你去上海還是去北京？”“*你去上海還是去北京嗎？”。徐杰（2001）已經指出各種語法手段之間呈互補分佈，一個句子只能選擇一種方式標示疑問。這也可作為一個旁證說明“還是”問句使用語法手段標示疑問。

第四，“或者”與“還是”問句的共現也證明了“還是”問句使用語法手段來標示疑問。“或者”與“還是”雖然從語義上看都可以表示“選擇”（呂叔湘，1980:255），但二者的表現截然不同。單句中，有“或者”的句子，可以同時使用帶[+ q]特徵的疑問代詞，也可以使用其他語法手段來標示疑問，如：

（21）a. 張道士為什麼不給它刻上姓名、或者貼上名簽兒呢？

b. 首次出征南極，你有過猶豫或者顧慮嗎？

c. 你有沒有女兒或者孫女？

在句群中，“或者”連接的兩個疑問句都可以獨立使用，如例（22）所示：

（22）a. （你現在說的六維空間……）你能用什麼方式描述嗎？或者，你能用數學方式表示嗎？（邢福義，1993）

b. 她喜歡不喜歡小孩？或者喜歡不喜歡小貓小狗什麼的？（同上）

c. 他會不會連夜趕回又走掉（呢）？或者他

壓根兒就沒有去大陸（嗎）？（同上）

例（22a）中“或者”連接兩個是非問句，例（22b）中“或者”連接兩個正反問句，例（22c）中“或者”連接正反問句和是非問句。這說明“或者”前後的句子都需要使用某種語法手段來標示疑問，“或者”只是起連接作用。

而且“或者”在“還是”問句中的表現與在其他問句中的表現一樣。一方面“或者”可以用在“還是”問句中；另一方面，“或者”能夠連接“還是”問句，如：

（23）a. 是高爾基的暴風雨前的海嗎？是安徒生的絢爛多姿、光怪陸離的海嗎？還是他親自嘔心瀝血地翻譯過的杰克·倫敦或者海明威所描繪的海呢？

b. 是工人們在接受採訪時說的那些話激怒了他？還是自己的表現傷害到了他什麼？或者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上述事實說明帶“或者”的句子本身不能標示疑問，而帶“還是”的句子則能夠標示疑問。“還是”問句與“是非問句”“正反問句”一樣是一種通過語法手段標示的疑問句類型。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考慮的是“還是”問句到底使用的是哪種語法手段。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考察“還是”問句的性質。

三、“還是”問句和正反問句的重新分類

丁聲樹（1961）認為“選擇問句是並列幾個項目，讓回答的人選擇一種。比方說，‘你看電影看戲？’”，“並列的項目常常用‘還是’連接”（丁聲樹，1961:204）；“反復問在形式上也是一種選擇

問句，不過選擇的項目是一件事情的肯定和否定，平常不用‘還是’連接”（丁聲樹，1961:205）。該書對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的分類涉及兩個標準：一是語義標準，並列的項目是否是一項肯定、一項否定；另一個是形式標準，是否使用“還是”。但是當這兩個標準產生矛盾時，以形式標準為主。比較：

(24) a. 你說去呀還是不去？（選擇問）（轉引自丁聲樹，1961:204）

b. 你去不去呢？（反復問）（轉引自丁聲樹，1961:205）

從語義上看，上面兩例都是肯定和否定並列。但是從形式上看，前者帶“還是”，後者不帶。丁聲樹（1961）把帶“還是”的（24a）歸入選擇問，把不帶“還是”的（24b）歸入“反復問”（即正反問）。

關於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的討論，最有影響力的是黃正德（1988）。該文從模組理論出發，用“介詞懸空原則”、“詞語自主律”、“孤島條件”作為測量工具，指出帶“還是”的問句是地道的選擇問句，而不帶“還是”的“A 不 AB 型”與“AB 不 A 型”兩類問句是正反問句。這一分析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是也給我們留下了不少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文中指出“還是”選擇問句經過“‘並列刪除’的操作產生”，“必須受到方向性的限制與直接支配條件的約束”。但事實上“還是”問句可以違反上述限制。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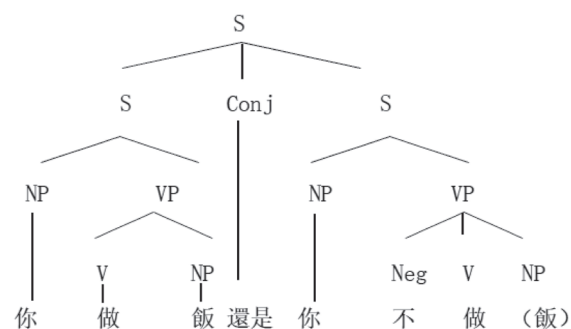
(25) a. 你到底做飯還是不做？

b. 你想要個男孩還是女孩？

例（25a）違反“方向性的限制”。該限制規定“如果同指的詞組在結構樹裏向左分枝，省略則應該是順方向的省略；如果同指詞組向右分枝，省略則應

該是逆方向的省略”（引自黃正德，1988）。如（26）所示，例（25a）中的同指成分“做飯”在結構樹中向右分枝，應該逆向省略，即“你到底做還是不做飯？”但是例（25a）卻違反這一原則，選擇了順向省略。

(26)



例（25b）則違反“直接支配條件”。該條件規定“凡是要經過‘並列刪除’而省掉的詞組，都必須受到並列成分的直接支配”（引自黃正德，1988）。但是例（25b）中，並列成分是“你想要個男孩”和“你想要個女孩”，省略的“想要個”並不是“你想要個女孩”中的直接成分。下面的例（27）就更難用相同項省略（刪除）來解釋了，如：

(27) 是先描紅後寫字還是不描就寫？

例（27）的相同項“描紅”“寫字”嵌在所在結構內部，而且“描紅”還是一個詞，按照“直接支配條件”，根本無法刪除。另外，黃正德（1988）的討論僅涉及單句中的“還是”問句，複句和句群中的“還是”問句同樣不能分析為並列刪除的結果。

再來看正反問句。黃正德（1988）指出同屬於正反問句的“A 不 AB 型”和“AB 不 A 型”在能否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上表現不同，比較：

(28) a. 你從不從這裏出發？（黃正德，1988）[A 不 AB 型]

b. * 你從這裏出發不從？（同上）

[AB 不 A 型]

（29）a. 他喜不喜歡這本書？（黃正德，1988）[A 不 AB 型]

b. * 你喜歡這本書不喜？（同上）

[AB 不 A 型]

文中將正反問句和“還是”問句分開的一個重要證據就是能否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顯然這一證據並不充分。“A 不 AB 型”問句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首先，不是所有的介詞都能違反“介詞懸空”原則，形成“A 不 AB 型”問句。我們發現只有單音節介詞才允許“介詞懸空”。以同義的單雙音節介詞“按—按照”為例。我們搜索了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BCC）和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CCL）。在 CCL 語料庫中找到 2 例“按不按”重疊式的例子，1 例“按不按照”重疊式的例子，1 例“按沒按”重疊式的例子，但都不是用在疑問句中，如例（30）所示；在 BCC 語料庫中只找到 8 例“按不按”重疊式的例子，如例（31）所示，其中 BCC（多領域）中有 4 例，BCC（微博）中有 4 例，只有 1 例用在從句中表示疑問（即例（31a））。如：

（30）a. 應該把按不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作為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水嶺。（CCL）

b. 我不管你按不按地畝，也沒功夫查你的帳簿，反正李連長家不該出那麼多！（同上）

c. 說現在兵難帶，就看你按沒按條令幹。（同上）

d. 這不是我高興不高興的問題，是你們市經委按不按照環保法規辦事的問題。（同上）

（31）a. 不知道劉震熊哥哥按不按常理出牌。（BCC（微博））

b. 按不按上級的指示落實計畫，這是黨的組織紀律觀念強不強的表現。

（BCC（多領域））

換個角度來看，上述例子其實說明了單雙音節介詞的重疊方式不同，單音節介詞直接以“A 不 A”方式重疊，而雙音節介詞只能重疊第一個音節，形成重疊式“A 不 AB”。

其次，表面上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的結構對否定詞也有限制。

漢語中有三個常用否定詞：不、沒、沒有。從前面的例子中可知，單音節和雙音節的動詞或介詞都可以用“不”進行正反重疊，如“去不去”、“從不從”、“喜不喜歡”、“按不按照”。

單音節介詞可以用“沒”進行正反重疊，但不能用“沒有”，如：

（32）他究竟是哪年生的，在沒在南京生活過？

雙音節介詞既不能用“沒”，也不能用“沒有”進行正反重疊。我們考察了王永娜（2018）所羅列的 35 個雙音節介詞^[2]，沒有用“沒”或“沒有”正反重疊的情況。即不能說“* 按照沒按照”“* 按照沒有按照”。如果重疊，只能重疊第一個音節，即“按沒按照”。

單音節和雙音節動詞都可以使用“沒”或“沒有”進行正反重疊，如：

（33）a. 他去沒去過他不應該去的地方？

b. 你醒沒有醒？

（34）a. 你發現沒發現，有的孩子善於人際交往，有的孩子就不行。

b. 張少顏問兩個人發現沒有發現疑點。

但是能用“沒/沒有”進行正反重疊的動詞很少，語料庫中大量存在的是單音節動詞“有”的正反重疊式“有沒有”。

總體來看，雙音節動詞正反重疊仍以重疊第一個音節為常，如：

- (35) a. 你發沒發現你們的村子正在沒落？
 b. 你聞沒聞到這周圍的氣味？
 c. 你考沒考慮過把他踢開？

類似的還有“看沒看見、聽沒聽見、聽沒聽到、想沒想到、發沒發現、回沒回來、丟沒丟掉、殺沒殺害、告沒告訴、碰沒碰見、碰沒碰上、欠沒欠債”。而且這類正反重疊式中只能用否定詞“沒”，不能用“沒有”，如不能說“*發沒有發現”、“*聞沒有聞到”、“*考沒有考慮”。

綜上所述，表面上違反“介詞懸空”原則的“A不AB型”問句只限於單音節介詞，而且否定詞只能是單音節否定詞“不”；表面上違反“詞語自主律”原則“A不AB型”問句只能是雙音節的介詞和動詞，其中的否定詞只能是單音節否定詞“不”或“沒”。而且此時雙音節動詞和介詞正反重疊式的中間不能再插入其他成分，比如黃正德（1998）、徐杰（2001）都觀察到了這類句式中不能變換為“還是”問句，如：

(36) a. *你喜還是不喜歡那本書？（黃正德，1988）

b. 你羨不羨慕王先生？→*你羨還是不羨慕王先生？

（徐杰，2001/2004:179）

c.*你從還是不從這裡出去？（黃正德，1988）

而且有些情況下正反重疊式後還可以再加時態助詞，如（33a）中的“去沒去過”，（35c）中的“考沒考慮過”。在這種情況下，同樣不能再添加“還是”，如不能說“*去還是沒去過”，“*考還是沒考慮過”。

據此，我們認為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原則的正反重疊式屬於詞彙重疊，重疊後仍

然是“詞”，因此可以像詞一樣參與句法運作，不能擴展，能加時態助詞。雙音節形容詞也有這類正反重疊式，如“高不高興”“意不意外”“驚不驚喜”“在不在意”。

與之相對，其他所謂沒有違反“詞語自主律”的“A不AB型”、“AB不A型”問句都可以插入“還是”變換為“還是”問句，如：

(37) a. 他喜歡（還是）不喜歡那本書？

b. 他喜歡那本書（還是）不喜歡？

另外，黃正德（1988）的分析中還存在一個問題，即“AB不AB”問句歸屬不明。他指出“她喜歡這本書不喜歡這本書？”可以“設A等於‘喜歡這本書’，B等於零”，與“你來不來”一樣都屬於“A不A型”。在黃正德（1988）的分析中“AB不AB”問句有兩種生成方式。文中在討論“A不AB型”問句時指出“帶有[+Q]的屈折片語引發一條語音重疊律，把緊隨在[+Q]之後的成分重疊一次並在中間插入‘不’字。由於重疊的部分可大可小，其結果可以是‘喜不喜’或‘喜歡不喜歡’，也可以是‘喜歡這本書不喜歡這本書’等”。從這個角度看，“AB不AB”是通過重疊產生的；而文中在討論“AB不A型”問句時又指出“這類句式首先在深層結構形成‘AB不AB’的並列調語形式，後經一條‘照應省略規律’把第二個B去掉”，也就是說“AB不AB”是通過並列生成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AB不AB”問句是一個重要的疑問形式，是“A不AB型”問句推導生成的重要步驟。因此僅僅將正反問句分為“A不AB型”和“AB不A型”不能涵蓋所有的問句類型。

與其他沒有違反“詞語自主律”的問句一樣，“AB不AB”問句中也可以添加“還是”，如“她喜歡這本書（還是）不喜歡這本書？”。

因此，我們認為可以把“還是”作為一道分水

嶺對正反問句和選擇問句進行重新分類。從形式角度講，能插入“還是”的問句為選擇問句；而不能插入“還是”的問句為正反問句。

重新分類之後，“從不從”“去沒去”“按不按照”“喜不喜歡”只是詞彙重疊的手段，在漢語中能夠違反“介詞懸空”、“詞語自主律”只是假像。漢語普通話中沒有“*從沒有從”“*按照沒有按照”這樣的組合，恰好說明漢語普通話中的介詞不能懸空。但是所有不能通過介詞正反重疊來標示疑問的結構都可以用“有沒有”重疊式表達，如“有沒有從北京出發？”“有沒有在南京市打過表演賽？”“有沒有按照我說的做？”因此，詞彙重疊式“有沒有”可以看做是漢語普通話中挽救介詞懸空的手段，這也是語料庫中大量存在“有沒有”重疊式的原因。

我們把所有能添加“還是”的問句都叫做選擇問句，這就帶來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既然“還是”不是強制使用的，那麼帶“還是”的問句與不帶“還是”的問句有什麼不同？即“還是”在選擇問句中的作用是什麼？

四、“還是”在選擇問句中的作用

前文中已經指出從句中表達疑問的句子中“還是”不能刪除，說明“還是”的使用一定與疑問有關。

請看黃正德（1988）所觀察到的語言事實（引自黃正德，1988）：

- (38) a. * [我去美國不去美國] 比較好？
b. [我去美國還是不去美國] 比較好？
c. * [你為什麼買書] 比較好？

黃正德（1988）使用“孤島條件”來解釋上述句子的不同，文中認為帶“還是”的問句不受“孤島條件”的限制，而不帶“還是”的問句與特指問

句一樣受“孤島條件”的限制。“孤島條件”是生成語法理論中關於移位的限制，即語言中的“孤島”不允許成分從中移出。但是例（38）中並沒有成分從主語“我去美國不去美國”中移出，顯然句子的合法性與“孤島條件”無關。

再比較下面兩組句子：

- (39) a. 這本書，[你買不買] 都行。
b. 這本書，[你買還是不買] 都行。
(40) a. * 這本書，[你買不買] 比較好？
b. 這本書，[你買還是不買] 比較好？

上面兩例都涉及話題化結構，一般認為話題化結構涉及移位。從“孤島條件”看，上述例子存在矛盾。例（39）說明有沒有“還是”，都允許“這本書”從主語中移出，而例（40）又說明只有帶“還是”的問句才允許“這本書”從主語中移出。例（39b）和例（40b）的唯一的區別是述題部分是否是疑問句，因此它們的合法性與“孤島條件”無關，而是例（40a）的述題部分不是合法的疑問句。

同樣，例（38a）和例（38b）的差別同樣在於是否構成合法的疑問句。為什麼只有帶“還是”的句子才能跟“比較好”構成疑問句？因為只有對比才有“比較好”，要對比就要提供兩個或兩個以上比較項，而只有帶“還是”的句子才能明確地提供兩個比較項。閻錦婷等（2014）已通過實驗證明“還是”問句的疑問焦點一定是“A 還是 B”。為什麼形式上與之非常相似的“V 不 V”問句不行？黃正德（1988）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從語用角度來看”，“正反問句反而跟是非問句更為接近”，因為“正反問句的疑問焦點不一定是‘X 不 X’本身”，如“你喜不喜歡張三？”疑問點“可以是全句，可以是謂語的全部，也可以是賓語‘張三’”（黃正德，1988）。因此，“還是”的使用與疑問焦點有關，

這一點可以得到歷史的證明。

梅祖麟（1978）、李崇興（1990）、葉建軍（2008）、劉曉洲（2016）等已經指出“還是”在歷史上是兩個詞通過語法化融合為一個詞的。李崇興（1990）還明確指出“選擇問記號‘還是’成立的過程大致是：‘還’表‘卻’義→‘還’起加強語氣的作用，用於各種問句→還+是，用於選擇問→‘還是’成為一個語詞，作選擇問記號”。

根據梅祖麟（1978），在“還”進入選擇問之前，選擇問可以是“兩小句並列而不另加記號”，“用係詞作選擇問記號”、“選擇問記號成雙出現”，如：

（41）a. 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宋書·王王殷沈傳）

（轉引自梅祖麟，1978）

b. 今我欲問，身中之事，我為常無常？（《雜寶藏經》）（同上）

c. 宏曰：卿為欲朕和親，為欲不和？（《南齊書·魏虜傳》）（同上）

這三類選擇問句仍然保留在現在漢語普通話口語中，只是作選擇問標記的係詞變成了“是”，如：

（42）a. 官分呢？私分呢？我也不懂。

b. 易先生到底請是不請？

c. 是競爭是揖讓呢？是衝突是調和呢？

選擇問句選擇係詞作為選擇問標記絕不是偶然，而是與焦點有關。二者幾乎同時發展完善起來，如石毓智、徐杰（2001）指出“到了五世紀左右，‘是’的各種焦點標記用法已經發展出來”，而梅祖麟（1978）指出“現代選擇問的句法在五世紀已經具型”。選擇問句中有疑問焦點，焦點前加用焦點標記“是”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係詞的典型用法是聯繫兩個名詞項”，因此係詞“進入選擇問也要產生連接作用”（李崇興，1990），因此，當“還”與“是”

通過語法化凝固為“還是”之後，仍然保留“是”的焦點標記與連接作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綜上所述，“還是”的使用與焦點密切相關。“還是”的作用是標記並連接焦點。徐杰（2001）指出“所謂的各類疑問句式之間的對立實質上是焦點的不同表達方式在疑問句中的反應”（徐杰 2001/2004:172），“還是”問句也不例外，“還是”問句是多個疑問焦點共現形成的。“還是”的作用就是引入新的疑問焦點。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前面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問題了，“還是”問句是利用哪種語法手段標示疑問的？答案是“還是”問句是由添加手段構成的疑問句，與是非問句相同，只不過“還是”問句添加的是疑問焦點。

句子中任何一個成分都可以成為疑問焦點，因此在單句中“還是”後面可以是各種句法成分。一個句子中可以省略其他所有成分，只留下焦點成分，焦點成分可以是名詞性的，也可以是動詞性的，如：

（43）a. 那你吃點什麼？火腿蛋還是乾酪雞蛋？

b. 控制還是聚合？

這一類型在新聞標題中大量存在，因為新聞標題要求簡潔有力，所以只列出疑問焦點是最合適的方式。

我們上文中已經指出“還是”不能連接單音節介詞，如不能說“*從還是不從”，是因為“還是”不能插入詞彙內部。而“還是”不能用於連接雙音節介詞，如不能說“*你按照還是不按照我說的做？”則是介詞的性質決定的，因為介詞是虛詞，無法單獨回答問題，也無法承擔重音，因此不能作為焦點，自然不能用“還是”連接。甚至有時候用“還是”連接介賓短語時，介詞還可以省略，如：

（44）a. 但不知這笑聲是從哪方面來的，（從）

後花園還是（從）隔壁？

b. 你從哪兒出去？從這兒還是（從）那兒？（自造）

即使在允許介詞懸空的方言中，介詞的性質也會影響能否懸空。比如宗守雲（2019）就發現雖然在張家口方言中，介詞懸空是“顯赫的句法結構”，但是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虛化程度高的介詞，不容易懸空”。^[3]

句群中的“還是”在標記所在分句的焦點的同時，還能明確前一個句子的疑問焦點。以（13c）為例，重述如下：

（45）你瘋了（嗎）？還是真的老糊塗了（呢）？
（邢福義，1993）

前一個句子為是非問句，疑問焦點可以是主語“你”，也可以是謂語“瘋了”，還可以是全句“你瘋了”。當“還是”問句出現之後，“還是”問句中的焦點要與是非問句中與之對應的焦點結合，因此是非問句中的疑問焦點得到明示，只能是謂語部分。

由於“還是”問句中有多個疑問焦點，理論上講每一個疑問焦點前都可以加焦點標記，這就形成了“是……還是”配合使用的句子形式。由於焦點標記不是強制性的，因此前面的“是”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甚至後面的“還是”也可以不用，如“你打籃球打排球？”但是使用“還是”有凸顯疑問焦點的作用。

五、“還是”問句的語用突破

網絡中“還是”選擇問句有很多特殊的用法，如“還是”後的分句省略，請看：

（46）a. 突然覺得沒有衣服穿了，該收拾衣

櫃了，還是……？（BCC（微博））

b. 遇到如此無恥之人，是我的不幸還是……？（同上）

c. 是激動，滿意，懊惱，還是……？（同上）

這裏都省略了“還是”後面的疑問焦點，但是三者想要傳達的信息卻完全不同。（46a）是用“還是”來提示聽話人還有其他的選項，從而達到否定上一選項的目的；而（46b）是通過“還是”暗示無法找到另一個疑問焦點，只有一個選項，從而達到肯定這一選項的目的；（46c）則是通過“還是”提示除上述選項之外，還有其他選項，類似於“等等”。

再如“還是”問句中的兩個選項可以是同義詞語：

（47）a. 你是想死呢，還是不想活了？（BCC（微博））

b. 你的答案是什麼？是接受還是不拒絕？（同上）

甚至選擇項可以是相同的詞語，張言軍（2009）、劉穎、羅堃（2018）已對該現象做過討論。如：

（48）a. 是不睡呢還是不睡呢？（BCC（微博））

b. 我是該不去呢，還是不去呢，還是不去呢？（同上）

上述例（48）其實都是利用“還是”進行疑問焦點重述，從而達到肯定疑問焦點的目的。

我們可以看到，例（46）- 例（48）中的“還是”問句的特殊用法都沒有超越“還是”的語義和語法，其中“還是”仍然是疑問焦點標記，語義上沒有發生變化；從語法上看，“還是”問句用在單句和複句中，其後可以加上語氣詞“呢”。“還是”可以與“是”組合使用，與普通話中“還是”問句也並無不同。上述網絡中的特殊“還是”問句是利用“還是”所具有的焦點標記功能創造出的特殊語用效果，

屬於語用上的創新。

徐杰、覃業位（2015）提出了“語言特區”的概念，指出詩歌文體、標題口號和網絡平臺三大領域“可以有條件突破慣常語言規律約束”。通過考察，我們看到選擇問句在語言特區中有語法上的創新，如網絡、詩歌中的黏着語素可以成詞，進入選擇問句。但更多的是語用上的創新，即利用該結構的核心功能表達特殊的語用效果，如例（46）- 例（48）所示的網絡中的各類特殊用法。語用創新也應該是語言特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語用上的創新必須保留原成分的核心語義特徵、語法功能，這是語用創新的基礎和限度。

語用創新的目的是突破慣常思維，引人注意。Shklovsky, Viktor（1965）指出習慣性概念可以自動化感知，產生的結果是熟視無睹，而藝術可以利用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技巧來消除知覺的自動性，從而增加感知的難度和時長，產生審美效果。語用創新同樣可以看做是陌生化的一種手段，選用一個慣常形式表達非常規的語用意義，以此來消除自動化感知，達到引人注意的目的。總而言之，語法創新能夠豐富核心語法規則系統，而語用創新則能夠擴大核心語法規則的適用度，使語言形式和語用功能之間的對應更加多樣化，滿足不同語境和表達的需要。

六、結論

“還是”問句可以出現在從句、單句、複句、句群等各語言層面。從句中表達疑問的“還是”問句中“還是”不能刪除，也不能替換為“或者”；雖然複句和句群中的“還是”問句中，“還是”可以替換為“或者”，但二者有不同的句法表現。使

用“還是”的問句不能再使用其他標示疑問的語法手段，如添加、重疊，而使用“或者”的問句則不受此限。而且在句群中，“或者”還能夠連接“還是”問句。另外，“還是”問句與“是非問句”“正反問句”一樣能夠抑制疑問代詞的[+q]功能。因此，“還是”是通過語法手段標示的疑問句類型。從歷史上看，“還是”是由強調副詞“還”與焦點標記“是”融合而成的，“還是”主要承擔焦點標記功能，“還是”問句是利用“添加”語法手段構成的疑問句，添加的是一個新的疑問焦點。

我們依據能否添加“還是”將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進行了重新分類，表面上看能夠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原則的“A不AB型”問句，如“你從不從這兒走？”“你按不按照我說的做？”“你喜不喜歡這本書？”這一類問句，不能添加“還是”，屬於正反問句，是通過詞彙重疊形式構成的問句，實際上並沒有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而其他能夠添加“還是”的問句，如“A（還是）B”，“AB（還是）不/沒/沒有AB”，“AB（還是）不/沒/沒有A”以及“A（還是）不/沒/沒有AB”則都屬於選擇問句。

選擇問句中是否使用“還是”與焦點有關，使用“還是”可以凸顯疑問焦點，起到強調疑問焦點的作用。

網絡中的特殊“還是”問句是利用“還是”所具有的焦點標記功能創造出的特殊語用效果，屬於語用上的創新。

註釋：

[1] 文中所有的例句大部分來源於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BCC）和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CCL)，除非行文需要不再隨文注明；引用前人文獻或自造的句子隨文注明。

[2] 根據王永娜(2018)，我們所考察的雙音節介詞有：因為、除了、憑著、按著、依著、趁著、本著、朝著、沿著、順著、就著、沖著、挨著、為著、齊著、靠著、照著、隨著、按照、根據、基於、經由、通過、依據、由於、為了、除卻、除去、作為、對於、自從、及至、關於、至於、鑒於。

[3] 根據宗守雲(2019)，張家口方言中的雙音節介詞比單音節介詞更容易懸空，比如用來引介某種標準的“按、照”不能懸空，“按照、照住”可以懸空。這一點與普通話口語不同。

參考文獻：

丁聲樹 1961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版。

侯瑞芬 2004 “無論……都……”中“或者”與“還是”的差異，《北京教育學院學報》第 3 期。

黃正德 1988 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中國語文》第 4 期。

李崇興 1990 選擇問記號“還是”的來歷，《語言研究》第 2 期。

劉開驊 2008 選擇問句疑問語氣詞脫落的歷史軌跡與內在動因，《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 5 期。

劉曉洲 2016 漢語“還是”的語法化，《濱州學院學報》第 5 期。

劉欣朋 2018 “還是”和“或者”的語義差異及認知分析，《漢字文化》第 1 期。

呂叔湘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6 年版。

梅祖麟 1978 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載梅祖麟 2000《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邵敬敏 1994a 現代漢語選擇問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2 期。

邵敬敏 1994b 間接問句及其相關句類比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

石毓智 徐杰 2001 漢語史上疑問形式的類型學轉變及其機制——焦點標記“是”的產生及其影響，《中國語文》第 5 期。

王永娜 2018 介詞在句法、韻律、語體上的分佈和對應，《世界漢語教學》第 3 期。

邢福義 1993 選擇問的句群形式，《漢語學習》第 6 期。

徐杰 姚雙雲 覃業位 2016 詩歌作品中粘著語素的自由用法，《語言和語言學》第 5 期。

閻錦婷 王萍 石鋒 2014 普通話選擇問句的語調格局，《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

閻夢月 2019 析取並列標記“或者”與“還是”的類型學意義，《語言研究》第 1 期。

葉建軍 2008 疑問副詞“還”溯源，《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張晉濤 2008 略論連詞“或者”在疑問句中的使用，《吉林師範大學學報》第 3 期。

張言軍 2009 “是……，還是……”的非常規用法，《語文建設》第 1 期。

劉穎、羅堃 2018 新興的選擇問句形式功能錯配現象，第十六屆中國當代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

宗守雲 2019 介詞懸空：張家口方言的顯赫句法結構，《中國語文》第 5 期。

Huang, C.T. James, Li, Y.H. Audrey, and Li, Yafe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Xu, Liejiong & D.T. Langendoen. 1985. Topic Struc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61 (1): 1-27.

Shklovsky, Viktor 1988 Art as Technique. In K.M. Newton (eds.)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3-5.

張瑩 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zhangying0491@163.com

從網絡語言特區再議 “NP 了” 的性質

On the Nature of "NP-le" From the Special Linguistic Zone of Network

◎ 張 昀

提 要：網絡語言特區作為語言特區的主要類型，是語言創新和演變的重要源泉。網絡語言特區中的“NP 了”結構看似由名詞性成分加上“了”直接充當謂語的現象可以用謂詞性空語類來解釋。“NP 了”的句法結構是“[_{VP} [_V EC_p] NP 了]”，結構中省略的動詞表現為謂詞性空語類的形式。“NP 了”結構是在語言的經濟原則驅動下，網絡語言特區的運用平臺是它出現的可能性，漢語句子中心（Ic）的“謂素”特徵則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在普遍語法原則的理論基礎上，網絡語言特區中“NP 了”結構是對漢語具體語法規則的突破與創新，從而顯示了語言使用的創新性，體現了語言特區理論的偉大應用價值。

關鍵詞：語言特區 NP 了 謂詞性空語類

Key words: Special Linguistic Zone; NP-le; Predicative Empty Category

一、引言

“語言特區”（Special Linguistic Zone）（徐杰、覃业位，2015；Xu and Qin，2021）是基於“經濟特區”偉大實踐背景下提出的一種新興的語言學理論。語言特區是指有條件地突破常規的語言規則的語言

運用的特定領域，主要分為三大類型：詩歌文體語言特區、標題口號語言特區、網絡語言特區。在遵循普遍語法原則的基礎上，語言特區中允許使用者進行語言創新，從而產生突破具體語法規則新的句法結構，成為語言創新的源泉和動力。例如，近些年來風靡網絡平臺的“NP 了”結構就是如此。請看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語語素組合的層級結構與線性順序研究”（18CYY046）；合肥學院人才科研基金項目“謂詞性空語類研究”（18-19RC66）。

下面的例句：

(1) 微博實名了，安全還會遠嗎？（新浪網，2012年3月16日）

(2) 今天你百度了嗎？（百度，2011年4月5日）

(3) 猴哥以為獅子不會爬樹，結果悲劇了。（騰訊網，2022年3月8日）

(4) “雙11”報告出爐！熱搜紮心，評論真相了。（新浪網，2021年11月16日）

(5) 去年14.5萬元買的車位今年以10萬元促銷，車位價格理性了。（中國經濟網，2019年9月5日）

以上例句中“NP了”結構看似由“名詞性成分+了”構成，實際上則包含一個謂詞性空語類（Predicative Empty Category，記為EC_p）。本文將在語言特區的理論基礎上，從謂詞性空語類的角度對“NP了”結構提出一種分析方案，對“NP了”的句法結構、語義特徵及其形成原因進行重新分析，進而體現出語言特區理論的偉大應用價值。

二、“NP了”的句法結構

漢語語法學界一般認為，一個名詞性成分在句中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充當主賓語，和句中的動詞性成分一起構成一個句子。“NP了”結構的特殊之處在於：名詞性成分則沒有通過動詞的幫助，直接充當句子的謂語。與“NP了”結構類似，邢福義（1984）最早留意到漢語中存在這類有趣的句法現象，即“名詞性成分+了”可以形成一個分句，和其他的分句組成一個複句，稱為“NP了”句式，並舉例如下：

(6) 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潔。（邢福義，1984）

(7) 老夫老妻了，還講這個？（邢福義，1984）

邢福義（1984）對“NP了”句式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認為“NP了”的句法結構為：“NP（主語）是NP了”。在邢先生研究的基礎上，“NP了”結構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他們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分析“NP了”的性質，重要文獻有鄧思穎（2002、2004）、石定栩（2009）、陸儉明（2013）、龐加光（2014）、樊潔（2014）等等。

關於“NP了”句法結構的討論，文獻中可以看到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省略動詞說。該觀點認為“NP了”結構中存在一個動詞，句法結構是：“NP（主語）是NP了”。（邢福義，1984）

第二，空語類說。該觀點以認為“NP了”結構中存在一個空語類，認為“NP了”是一個空動詞從屬小句，句法結構是：“（主語）+（副詞）+∅+名詞短語+了+（語氣助詞）”，並認為空動詞從屬小句具有普遍性，假設：“不定式的係詞可以是一個空語類。”（鄧思穎，2004）

第三，名詞作謂語說。該觀點認為諸如“NP了”結構是“另一種經歷了質變的體詞謂語句”，謂語中的核心體詞已經發生了意義變化。（石定栩，2009）

以上三種觀點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NP了”句式的句法結構，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省略動詞說”是對“NP了”句式的先導性研究，在對“NP了”句式的語表形式上進行詳細地描寫，引起了漢語語法學界對於“NP了”句式的廣泛關注，也對後來學者分析“NP了”句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空語類說”是在“省略動詞說”的基礎上，通過對比漢語空動詞小句和英語獨立小句，假設兩者的相同特點是人

類語言的共同特點，空動詞從屬小句具有普遍性，其中“不定式的係詞可以是一個空語類”。（鄧思穎，2004）“名詞作謂語說”認為句中名詞在具體語境中已經發生了性質變化，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因此，我們在“空語類說”觀點的基礎上，對“NP 了”句式展開討論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文獻中關於“NP 了”結構的例句主要集中於“NP 了”充當分句的情況（邢福義，1984；鄧思穎，2004；陸儉明，2013），也有文獻涉及到“NP 了”充當謂語的情況（石定栩，2009；樊潔，2014）。我們認為，這兩種情況下的“NP 了”的句法結構是一致的，原因在於漢語是空主語語言（null subject language），允許句中的主語以空主語（pro）（Chomsky，1981）的形式出現。“NP 了”充當分句時則是存在一個空主語（pro），根據“約束理論”（Control Theory）（Chomsky，1981），即“在管轄範圍內不得受到約束”，可以把 pro 還原成具體的名詞性主語。因此，我們將在普遍語法原則的基礎上對“NP 了”的句法結構進行統一分析。

“NP 了”在語表形式上呈現出特殊之處，即由一個名詞性成分加上“了”充當句子的謂語，但實際上包含着一個謂詞性空語類（Predicative Empty Category；EC_p）。在普遍語法理論背景下，語言中不僅存在名詞性空語類，也存在謂詞性空語類。謂詞性空語類是指在語言結構中沒有語音形式，但有語法作用和語義內容的隱性的謂詞性結構成分，它和顯性的句法成分有相同的句法功能和語義內容。（張昀，2016；張昀、徐杰，2019）我們認為，“NP 了”結構中存在謂詞性空語類的理由如下：

第一，在語言事實的基礎上，“NP 了”的否定形式為“（NP_{主語}）+ Neg + V + NP 了”，例如：

（8）不用百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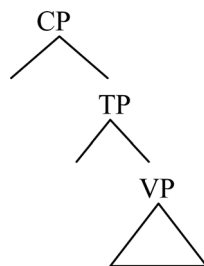
（9）不發生悲劇了

（10）不是大姑娘了

這些句子的否定形式並不是簡單地添加一個否定詞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再添加上動詞性成分（V），構成“Neg+V”進行否定。如果認為“NP 了”結構中是由“名詞性成分+了”直接作謂語，那麼其否定形式中的動詞（V）從何而來？我們認為，否定形式把“NP 了”結構中的謂詞性空語類用詞彙形式（V）給“逼現”出來，“NP 了”結構中包含一個謂詞性空語類。

第二，根據謂語和時間的關係，謂語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必然與時間有關。時間通常表現為時範疇，在有形態變化的語言裏，用時態來標示，表示時態的句法成分通常附着在句子的主要謂詞上。時間概念是語言中普遍存在的範疇，我們可以預測，漢語的謂語也有時範疇，存在表示時範疇的句法成分，如：“了”、“來着”（朱德熙，1982；鄧思穎，2002）。根據 Grimshaw（1991）的“擴充投射”（Extended Projection）理論，動詞短語（VP）之上還有其他功能性短語，如時態短語（TP）^[1]和標句詞短語（CP）。

（11）



“NP 了”作謂語的關鍵在於“了”。“了”是表示時態變化的助詞，應該處於時態短語（TP）中，“了”的存在要求動詞必須出現（鄧思穎，2002、2004）。因此，“NP 了”結構中是包含一個謂詞性

空語類的。

第三，生成語法根據三項初始基元特徵“[+/-N]”（名詞性）、“[+/-V]”（動詞性）和“[+/-F]”（功能性）來描述詞彙語類和功能語類，可以將它們描述和定義為一組區別性的詞性特徵的組合。其中，名詞的詞性特徵為：“[+N、-V、-F]”，動詞的詞性特徵為：“[-N、+V、-F]”，形容詞的詞性特徵為：“[+N、+V、-F]”。這種關於各個語類特徵描述的分析框架應該適用於世界上所有語言。（Chomsky, 1970；Radford, 1997）

徐杰（2007）認為，關於詞類的跨類特徵概括是生成語法對詞類理論最具原創性的實質貢獻，這種分析框架還可以解決漢語類語言中動詞和形容詞直接作謂語的問題。他認為，帶有“[+V、-F]”特徵的詞可以在漢語類語言中直接作謂語。我們知道，動詞和形容詞有“[+V、-F]”特徵，因此在漢語類語言中可以直接作謂語；而名詞沒有“[+V、-F]”特徵，因此不能在漢語類語言中直接作謂語。這與我們的分析一致，“NP 了”表面上看似是由“名詞性成分 + 了”構成的線性序列，實際上謂語中隱含着一個謂詞，該謂詞是通過謂詞性空語類來表現的。

在普遍語法的理論基礎上，我們認為，“NP 了”的句法結構為：

(12) [_{VP} [_V EC_p] NP 了]

“NP 了”結構可以分析為：

(13) [_{VP} [_V EC_{p(用)}] 百度了]

(14) [_{VP} [_V EC_{p(發生)}] 悲劇了]

(15) [_{VP} [_V EC_{p(是)}] 大姑娘了]

三、“NP 了”的語義特徵

“NP 了”結構在語表形式上是由“名詞性成分

+ 了”構成，但實際上包含着一個謂詞性空語類。

“NP 了”結構中實際存在三個句法成分，即：名詞性成分（NP）、了、謂詞性空語類（EC_p）。

（一）了

“了”是決定“NP 了”結構成立的關鍵性因素，如果沒有“了”，則不行。請看：

(16) *你百度嗎？

(17) 大姑娘，要注意整潔。

如果沒有“了”，例（16）不合法，例（17）中的 NP “大姑娘”只是句中的一個句法成分，可以分析為句子的主語，而不能單獨構成一個分句。

關於“了”的性質。一般認為，漢語中有兩個“了”，分別記為“了₁”和“了₂”。“了₁”是時態助詞，用於動詞後；“了₂”是語氣助詞，用於句末。

我們假設，對於“NP 了”中的“了”，有兩種可能的分析思路：第一種可以假設“了”是時態助詞“了₁”。“了₁”與時態有關，位於時態短語（TP）中。第二種可以假設“了”是語氣助詞“了₂”。“了₂”與語氣有關，位於標句詞短語（CP）中。

“NP 了”中的“了”是指情況發生了變化，表示動作的一個實現的過程。“NP”前可以出現表示時間的副詞性成分，如：

(18) 我剛剛百度了

(19) 你都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潔。

例（18）中的“剛剛”，例（19）中的“都”是副詞，配合“了”，共同表示情況發生的變化。

“NP 了”後還可以加上其他的語氣助詞，如：

(20) 你百度了嗎？

(21) 大姑娘了嘛，要注意整潔。

通過分析，我們認為，“了”是時態助詞更符合語言事實。

因此，“了”的語義特徵可以分析為“了：[+

時態]”。

(二) NP

“NP”代表一個名詞性成分，但並不是所有的名詞性成分都可以進入“NP 了”句式。NP 的特徵也是“NP 了”可以成為分句的關鍵。

那麼究竟具有哪些詞彙特徵的“NP”可以進入“NP 了”結構呢？邢福義（1984）首次指出，“NP 了”句式中的 NP 具有“推移性”的特徵，表示由此到彼的推移性，如：“大姑娘”是由“小姑娘”成長的，有推移性。張誼生（2002）認為，NP 是順序名詞。例如，“少先隊員”是由非少先隊員變成的。陸儉明（2013）認為，NP 具有“系列推移性”的語義特徵。“系列推移性”可以是顯性的，即詞彙本身所具有的；也可以是隱性的，即詞彙在一定的條件下所附加上的。同理，“實名了”表示“從網絡這個具有匿名性特徵的平臺到實行實名制了”，“真相了”表示“從不知道真相到發現真相了”，“悲劇了”表示“從正常的狀況到發生悲劇了”等等。由此可見，NP 具有“推移性”的特徵。NP “[+ 推移性]”的語義特徵，加上時態助詞“了”，表示狀況發生變化。

根據“謂語是無定的”（Stowell, 1989）觀點，鄧思穎（2004）指出，作為“NP 了”中的 NP 是無定的，不能有定，即“[- 有定]”。

因此，NP 的語義特徵可以表述為“NP：[+ 推移性、- 有定]”。

(三) 謂詞性空語類

“空語類”（Empty Category）是語類系統中一個重要成員，空語類是指語言結構中沒有語音形式，但有語法作用和語義內容的結構成分。空語類的語類性質可以表述為：“[- 語音、+ 句法、+ 語義]”。因此，謂詞性空語類的性質是：“[- 語音、+ 句法、

+ 語義]”，是指在語言結構中沒有語音形式，但有語法作用和語義內容的隱性的謂詞性結構成分，並且和顯性的句法成分有相同的句法功能和語義內容。在“NP 了”句法結構中，謂詞採用“隱身術”，以空語類的形式存在於句中，形成包含謂詞性空語類的句法現象。無論謂詞以何種形式存在於句法結構中，都有相同的句法功能和語義內容，只是區別在於語音形式不同。

在“NP 了”結構中，可以構建出一個事件性的場景，例如：“實名了”表示“從網絡這個具有匿名性特徵的平臺到實行實名制了”，“真相了”表示“從不知道真相到發現真相了”，“悲劇了”表示“從正常的狀況到發生悲劇了”，“大姑娘”表示“從小姑娘長成大姑娘了”等等。不同的事件性場景可以賦予謂詞性空語類不同的詞彙實現形式，從而體現出“語言使用的創造性”（the creative aspect of language use）（Chomsky, 1988）。謂詞性空語類的“[+ 事件性]”語義特徵可以轉化為特定的詞彙實現形式，從詞庫中選擇對應的詞項，這反映出是語言運用中的一種趨簡的傾向性。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正確解讀“NP 了”結構。

(22) $[_{VP} [_{V} EC_p] 實名了] \rightarrow [_{VP} [_{V} 實行] 實名了]$

(23) $[_{VP} [_{V} EC_p] 真相了] \rightarrow [_{VP} [_{V} 發現] 真相了]$

(24) $[_{VP} [_{V} EC_p] 悲劇了] \rightarrow [_{VP} [_{V} 發生] 悲劇了]$

(25) $[_{VP} [_{V} EC_p] 大姑娘了] \rightarrow [_{VP} [_{V} 是] 大姑娘了]$

因此，謂詞性空語類的語義特徵可以表述為“ EC_p ：[+ 事件性]”。

綜上所述，“NP 了”結構中存在三個句法成分的語義特徵分別是“了：[+ 時態]”、“NP：[+ 推移性、- 有定]”、“ EC_p ：[+ 事件性]”。我們可以根據它們的語義特徵，正確解讀“NP 了”結構。

四、“NP 了”的成因分析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社會交際工具和思維認知工具。任何語言單位都是聲音和意義的結合體。我們通過一定的聲音表達一定的意義，從而達到語言交際的作用。但是，語言的聲音和意義卻出現並不一致的情況，即語言中也存在“有義無音”的空語類和“有音無義”的各種虛詞成分。“NP 了”結構就反映了語言中這種聲音和意義的錯配現象。具體來說，“NP 了”這種音義錯配現象的成因是在語言的經濟原則驅動下，網絡語言特區的運用平臺為“NP 了”結構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漢語句子中心（Ic）的“調素”特徵是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

（一）成因一：語言的經濟原則

經濟原則是語言設計的根本，是普遍語法的一般原則。我們把“NP 了”選為語言運用中的首選形式，正是基於語言的經濟原則。語言學的經濟原則主要體現為語言的簡潔性和明晰性。Chomsky（1995）假設，語言中存在着某些更加普遍的“指導原則”（Guideness），其中包含“最省力”（Least Effort）的概念，要求在表徵和推導中不允許多餘的成分，體現為“推導經濟”（Economy of Derivation）和“表徵經濟”（Economy of Representation），並通過一系列語言事實的論證得出：推導和表徵都受到某種形式的“最省力”條件的制約，明確地說，推導和表徵都要求最簡，即在推導中不能有多餘的步驟，在表徵中不能有多餘的符號，進而希望把這些“最省力”的指導原則提升到普遍語法的一般原則。鄧思穎（2002）在表徵經濟原則的基礎上，假設普遍語法有一條“結構經濟原則”，即“結構越少越好”，體現為“沒有結構＞空語類＞顯性語類”。

（26） $[_{VP} [_{V} EC_p] 實名了]$

（27） $[_{VP} [_{V} 實行] 實名了]$

“EC_p”在語音形式上為空，但仍有語義內容和句法功能，因而（26）（27）兩個句法結構所表達的意義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在語義相同的情況下，句法結構傾向於選擇空語類，而不是顯性語類。因而，句法結構（26）也優於句法結構（27）。由此可見，在網絡語言特區，根據經濟原則，在表達相同的語義內容時，包含調詞性空語類的句法結構要優於包含顯性語類的完整的句法結構，也就是說，人們更傾向於選擇包含調詞性空語類的句法結構來表達相同的意義。調詞性空語類體現了語言使用的創造性。語言交際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句法所管的範圍則是有限的。根據特定的“事件性場景”，調詞性空語類的“[+事件性]”語義特徵可以轉化為特定的詞彙實現形式，從詞庫中選擇對應的詞項，這是一個心理學問題，不是句法所管的。經濟原則反映的是語言運用中的一種傾向性。因此，“NP 了”結構是基於經濟原則對句法結構的最優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原則要求句法結構儘量最“省”，但“省”是有限度的。一個句法結構呈現出的語表形式，還取決於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說，以經濟原則為基礎，一個句法結構通常是用最簡單的句法操作呈現最簡潔的語表形式，但在這個句法結構中，哪些句法成分可以用空語類的形式表現，哪些句法成分必須出現，取決於語言的普遍語法原則，同時也受限於該句法結構的使用環境和具體語言的句法性質。

（二）成因二：網絡語言的特區屬性

網絡語言特區作為語言特區的一大重要類型，是承載語言創新與演變的重要源泉。在傳播媒介上，“NP 了”廣泛出現在網絡平臺上，可以看作網絡語言特區中的一種句法結構。由於互聯網的特殊性質，

網絡語言特區產生的新興用法層出不窮，傳播力很強，影響力很廣，目前也有很多網絡流行語已經突破“特區”的界限，進入我們的日常語言生活中。

語言特區中出現的種種突破和創新現象也是有限度的，其限度就是語言的普遍原則。在遵循普遍語法原則的基礎上，語言特區中允許使用者進行語言創新，即語言特區中可以突破的是具體語法規則，從而產生新的句法結構，成為語言創新的源泉和動力。根據普遍語法原則的空語類理論，“NP 了”結構在語表形式上是由名詞性成分加上“了”構成的句法結構，實際上包含着一個謂詞性空語類。謂詞性空語類雖然語音形式為空，卻仍然參與句法操作和語義解釋。正因為存在謂詞性空語類，句法結構中的“了”才有附着的 VP，名詞性成分 NP 才可以得到格，“NP 了”才可以進行正確地語義解讀。

（三）成因三：漢語句子中心（Ic）的性質

網絡語言特區中的“NP 了”結構中謂詞可以空語類形式出現的原因取決於漢語句子的功能中心（INFL，記為 I）。Xu（2003）認為，漢語型語言的句子中心（Ic）所包含的是一個沒有外在語音形式的功能項，稱為“調素”。英語型語言的句子中心（Ie）則包含“調素”、“時態”和“呼應態”。兩種類型的語言的句子中心的不同導致它們的句法形式在表面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我們認為，正因為漢語型語言的句子中心 Ic 僅僅包含一個“調素”，功能特徵比較輕，才允准其補足成分 VP 的中心語 V 可以以隱性的形式出現；而英語型語言的句子中心 Ie 同時包含“調素”、“時態”和“呼應態”，功能性特徵重，要求其補足成分 VP 的中心語 V 一定要以顯性的詞彙形式出現，英語型語言中則沒有類似的句法結構。這進一步論證了語言特區中的語言創

新突破的也是僅限於某一具體語言的一些具體規則，即“被參數化了的個別語法規則”（Xu and Qin，2021）。

我們認為，在普遍語法原則的理論基礎上，網絡語言特區中“NP 了”結構是對具體漢語語法規則的突破與創新，從而體現出語言使用的經濟性和創造性，進一步論證出語言特區理論的偉大應用價值。

五、結論

網絡語言特區作為語言特區的一大主要類型，是語言創新和演變的重要源泉。本文認為，網絡語言特區中的“NP 了”結構看似由名詞性成分加上“了”構成的現象可以用謂詞性空語類來解釋。“NP 了”的句法結構是“[_{VP} [_V EC_p] NP 了]”，其中謂詞是以空語類形式出現。在遵循普遍語法原則的基礎上，由於語言學的經濟原則、網絡語言的特區屬性和漢語句子中心的“調素”特徵的共同作用，“NP 了”在語音層面上僅僅保留了一個名詞性成分“NP”和時態助詞“了”，從而隱去了謂詞性成分，這是對漢語具體語法規則的突破運用，體現了語言使用的創造性。

我們可以在語言特區理論視角下對網絡語言中一些看似違反了常規語法規則的句法結構進行重新審視，重新分析，重新解釋。網絡平臺上“副詞+了”、“被 XX”、“尬 X”等等一系列看似不合常規的語言現象，實際上是在遵循普遍語法原則的理論基礎上，在網絡語言特區的運用平臺對具體語法規則的突破和創新，這正是體現了語言特區理論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註 釋：

[1] 根據 Pollock (1989) 提出的“INFL 分解假設”(Split INFL Hypothesis)，中心語屈折成分 I 被分解為與 [+Tense, +Agr] 特徵相對應的兩個功能性中心語 Agr 和 T，即 IP 被分解為 AgrP 和 TP。

參考文獻：

- 鄧思穎 2002 經濟原則和漢語沒有動詞的句子，《現代外語》第 1 期。
- 鄧思穎 2004 空動詞從屬小句的特點，《漢語學報》第 1 期。
- 樊潔 2014 “NP 了”構式的形成機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 4 期。
- 陸儉明 2013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龐加光 2014 論“NP 了”格式：構式的視角，《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2 期。
- 石定栩 2009 體詞謂語句與詞類的劃分，《漢語學報》第 1 期。
- 邢福義 1984 說“NP 了”句式，《語文研究》第 8 期。
- 徐杰 覃業位 2015 “語言特區”的性質與類型，《當代修辭學》第 4 期。
- 徐杰 2007 生成語法的“語類”與傳統語法的“詞類”比較研究，《對外漢語研究》第 3 期。
- 徐杰 2018 《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誼生 2002 《助詞與相關格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張昀 2016 謂詞性空位成分存在的理論依據，

《澳門語言學刊》第 2 期。

- 張昀 徐杰 2019 截省句中謂詞性空位成分的特點與性質，《語言研究》第 4 期。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Chomsky, N.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In R. A. Jacobs & P. S.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ltham: Ginn and Co.
-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 Pisa Lectures.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Chomsky, N. 1981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form and function. The Linguistic Review 1(1).
- Chomsky, N.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IT Press.
- Grimshaw, J. 1991 Extended Projection. Ms., Brandeis University.
- Pollock, J-Y. 1989 Verb movement, Universal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IP. Linguistic Inquiry 20(3).
- Radford, A. 1997 Syntactic Theor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 A Minimalist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well, T. 1989 Subjects, specifiers, and X-bar theory. In M. R. Baltin & A. S. Kroch (eds.),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phrase structure.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Xu, J. 2003 Sentence Head and Sentence Structure. London and Singapore: Longman.
- Xu, J and Y.-W, Qin 2021 Some Special Linguistic Domains in Which Linguistic Rules May Be Violated Legitimately. In Mark Aronoff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張昀 合肥學院語言文化與傳媒學院 zhangyun2609@126.com

網絡流行語“破防”的語義轉變和 隱喻機制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and Metaphorical Mechanism of Internet Buzzword “POFANG”

◎ 劉其琛

提 要：“破防”成為當下的網絡熱詞，並頻繁登錄各大媒體頭條和網絡熱搜。本文嘗試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該詞，並從 CCL 語料庫和百度、新浪的互聯網平臺中檢索例句，發現“破防”的語義和用法發生了變化，其詞義轉變可以通過隱喻機制和隱喻的心理相似性以及不同語境的影響來解釋。流行緣由則通過群體認知、修辭需要和時代發展背景三個方面來探究。

關鍵詞：隱喻機制 網絡流行語 概念隱喻

Key words: metaphorical mechanism; internet buzzword; conceptual metaphor

一、引言

“破防”一詞入選了 2021 年《咬文嚼字》雜誌年度十大流行語，同時也被國家語言檢測中心所發佈的年度十大網絡用語收錄。“破防”一個本不常用的詞語，甚至在早期網絡環境中也僅被用於網絡遊戲中的術語，現在卻因年輕群體的頻繁使用而被社會大眾所接受，頻頻出現在各種報刊和新聞媒體當中。“破防”一詞為類似“突破防守”“攻破防線”

的動賓短語縮略形式。但在如今流行的網絡社交媒體中“破防”被賦予了新的含義，被用於表示人內心的情感波動。

“破防”的流行折射出它本身非常符合當下社會的發展和使用者的語言表達需求，“破防”之所以能成為網絡流行語也離不開認知語言學理論中隱喻這一機制的作用，本文將從隱喻機制等角度來分析“破防”的語義隱喻是如何形成，詞類如何發生再範疇化，探索其為何成為網絡新流行語並分析其

流行緣由，希望能運用認知語言學的理论來更全面的理解“破防”。

二、“破防”的原義和新義

2.1 原義

首先來看“破防”的原義。在 CCL 語料庫中檢索“破防”發現如下相關例句：

(1) 如果能夠同場上隊員溝通，向他們傳達指示，會使場上球員擺脫堵截，衝破防線。(CCL 語料庫)

(2) 替補上場的前鋒齊米羅蒂奇在與隊友兩次短傳配合、突破防守後，禁區內起腳推射近角，扳回一分。(CCL 語料庫)

(3) 他們打算衝破防護圈，並做好了與美軍士兵發生衝突的準備。(CCL 語料庫)

(4) 因此，當“狼群”進攻時，它們就能夠使用足以衝破防禦力量的數量，發動聯合進攻。(CCL 語料庫)

從 CCL 語料庫中檢索得出的結果可以得知，“破防”一詞在以往使用中常常作為動賓結構短語的一部分使用，比如“突破防線”“衝破防護”等等，“破防”可以看作這類動賓結構短語的縮略簡化，指某種防禦或措施在物理上被擊破或者失效了。因“破防”屬於“突破防禦”這一動賓短語的縮略形式，在現代漢語詞典中並無“破防”的直接釋義，所以分別在《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中查詢“突破”和“防禦”的釋義後將其組合起來解釋。“突破”的意義為集中兵力向某一點進攻打開缺口或打破限制等，“防禦”的意義為抗擊敵人的進攻。將二者的意義結合起來後“破防”的原義應為集中力量突破某一區域的防禦。

2.2 新義

從百度網搜尋引擎中檢索“破防”在 2020 年之前的網絡流行情況，發現其主要為年輕人群體在相關網絡遊戲中的使用，比如：

(5) 破防：指能破壞對手角色防禦的攻擊，一般發生在對手連續防禦一定時間之後，不過有些招式是本身具有破防的屬性的。(百度知道 2017 年 4 月 13 日)

(6) 當玩家的攻擊力下限超過了被攻擊目標的防禦值上限時，所施加的攻擊就會造成破防效果。(搜狐網 2019 年 8 月 3 日)

句(5)和(6)中的“破防”表示的均是在網絡遊戲中的術語，指在遊戲中無視對手的防禦力，對敵方施加高於自身攻擊力的超額傷害

從百度、新浪等其他網絡新媒體中檢索 2020 年後有關“破防”的相關使用，可以發現有關“破防”的語言環境和語義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比如：

(7) 日前，一張醫務人員被汗水和消毒水浸泡的皺巴巴的手的照片，讓不少人瞬間破防。(新華網 2022 年 3 月 16 日)

(8) 7 月 1 日晚，慶祝建黨百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在電視上播出時，一幕幕感人畫面更是讓網友頻頻“破防”。(北京日報用戶端 2021 年 7 月 3 日)

(9) 熱點裡的價值觀 男足杠上鞏漢林，到底誰該“破防”？(《瀟湘晨報》2022 年 3 月 18 日)

(10)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破防，多次求援歎“沒人知道門窗在哪”。(第一財經網 2022 年 2 月 23 日)

通過“破防”的原義可以得知，“破防”這一動賓短語的縮略形式主要表示的是從實體層面上突破防禦或某種措施這一動作行為，在當下網絡語言中，人們把“破防”這一實體層面上的變化轉化為

人類情感方面上的變化。(7)句中所表達的人們看到辛苦的醫務人員被汗水和消毒水浸泡的皺皺巴巴的雙手後“破防”。在(7)句中“破防”表達的就是人們內心非常感動醫務人員所做的貢獻，心疼他們的付出，屬於心理情感上的波動。(8)句中“破防”的語義聯繫語言環境來看更為直接明瞭，網友們因一幕幕感人畫面而頻頻“破防”。這裡的“破防”表達的就是感動的意思。但情感波動變化並不只有感動一種形式，也有如(9)句和(10)句中並非表示感動的運用。在(9)句中在男足杠上鞏漢林這個預設前提下表示的是二者的爭論，結合語境來看這裡“破防”表達的就是從事實來看，哪一方更慚愧或羞愧，是一種負面表達。在(10)句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破防，是因多次求援而無果的哀歎。這裡的“破防”表達的含義與“無奈”和“嘆惜”類似，是一種無能為力的嘆惜。網絡流行語“破防”的語義應是一種情感上的波動，分為表正面情緒的“感動”等詞和負面情緒的“慚愧”“羞愧”和“難過”等。

三、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看“破防”的語義變異

3.1 隱喻的工作機制

關於隱喻的理論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做了解釋，比如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Fauconnier and Turner 提出的概念融合理論；Narayanan 提出的隱喻神經理論等。但是在有關認知語言學的概念下，通過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來解釋隱喻的工作機制更為合適。

在概念隱喻的理論中是這樣闡述隱喻的工作機制：概念隱喻中包含始源域（喻體）和目標域（本

體）這兩個部分，隱喻的工作機制就是從始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始源域（喻體）在映射這一過程中一般是我們所熟知的、常用的概念，目標域（本體）則一般是新生的、抽象的概念。在映射過程中始源域的概念和其相關特徵都會映射到目標域上，比如說在“你的車真漂亮，我檸檬了”這一句中，就通過映射把做為名詞的水果檸檬用作表示羨慕的心理。這次映射過程中保留了始源域中檸檬作為水果“酸”的口感，這種“酸”是味覺上的，在映射過程中抽象的與人內心表羨慕的“酸”聯繫起來。在這一映射過程中始源域中的概念“酸”得到了保留，以抽象的形式映射到了目標域中。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書中提到隱喻映射並不是完全抽象和任意的，隱喻映射仍然要遵守人類世界中的相關經驗和規則，通過這些經驗將兩個概念域連接到一起，完成從一個概念域到另一個概念域的映射。概念隱喻的映射遵循 George Lakoff 的“不變原則”，“不變原則”指的是隱喻映射在與目標域的結構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保留始源域的認知佈局，即意象圖式結構。我們在“Time is money.”這一隱喻下可以進行如下的表達：

(11) Don't waste time.

(12) He regards time as his life.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money”（金錢）的一些特點並沒有完全映射到目標域當中，比如“money”作為一種財富是可以被用儲存或增值的，但是“time”卻不可以。這一特徵在此次隱喻映射中並沒有體現出來。隱喻的映射過程是否可以成功進行和目標域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取決於事物的本質和目標域與始源域的相互作用以及社會規則和文化活動，隱喻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認知問題。

3.2 “破防”的隱喻機制

“破防”的語義變異主要來自於隱喻，在認知語言學的觀點看來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段，更是一種認知手段。根據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書中提出的“隱喻是從一個具體的概念域向一個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統映射；隱喻是思維問題，可以反映在語言中；隱喻是思維方式和認知手段。”換句話說隱喻就是用一種熟悉的概念去理解另一種不熟悉的概念。

相似性是隱喻的基礎，“破防”的概念隱喻機制是一種從具體概念域向抽象概念域的映射，“破防”的本義是從實體層面上突破防禦，是人能看得見的，可以具體實施的動作行為，屬於一種具體概念域。人們試圖用這一具體的概念域來解釋同樣因心裡防線被突破而產生的心理波動狀態，這就是由具體概念域向抽象概念域的投射，由一種動作行為變為一種更為抽象的心理狀態。

“破防”的隱喻過程中體現了王文斌（2006）提出的心理相似性，“破防”一詞更多的表示對國家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的情感共鳴，是年輕人的一種獨特表達方式，用年輕人特有的文化方式來表達對國家對社會的情感共鳴。年輕人的文化圈子裡他們使用網絡流行語“破防”的次數相較於其他年齡層面成年人來說更頻繁也更寬泛，年輕人使用原用於網絡遊戲中的詞語“破防”表達對於某類事件的感情共鳴，這一詞語本身處於年輕人文化圈子中更容易獲得認同和推廣使用。馬明（2005）提出了文化心理相似性，文化會對人的認知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而影響隱喻的形成，年輕人長時間在網絡遊戲中使用“破防”一詞，在面對與國家和社會相關的重大時間時，他們使用本文化圈子中的詞語更易於激發情感共鳴，這使得社會認知個體通過自身

獨特文化轉化為社會認知整體的一部分。

3.3 詞類再範疇化和詞性轉變

“破防”原是突破防禦、攻破防線等動賓短語的縮略形式，但在轉為表達人的心理狀態後，出現了一些形容詞的語法特徵，比如：

（13）讓你破防的瞬間。（澎湃新聞用戶端 2022 年 3 月 13 日）

（14）找到一個很破防的帖子。（虎撲社區 2020 年 12 月 10 日）

（15）大過年的老爸兩句話讓我心裡破防了。（虎撲社區 2021 年 2 月 11 日）

“破防”在詞義轉換後表示一種感動、感激或羞愧、無奈的心理狀態，如句（14）所示可以受程度副詞“很”修飾，如句（13）所示“破防”可以修飾名詞。也可以在句中做謂語和定語。根據以上結論，“破防”在做流行語使用時詞性臨時發生了變化。

袁毓林（1995）提出漢語詞類是一種原型範疇。

“破防”由原有的動詞性範疇表示突破轉為了形容詞性範疇表示人的心理狀態。在原有的動詞性範疇被抹去後，臨時啟用新的形容詞性範疇，完成了一次再範疇化。

3.4 語境對隱喻的影響

語境對隱喻的認知和理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隱喻所進行的概念投射最終要用於實際語言環境中去。語境會直接影響到隱喻的隱含意義，“破防”一詞在轉為表示心理狀態後就有兩種不同方面的情緒表達。沒有具體的語境我們很難對“破防”的意義做出正確的判斷。比如“老張破防了”這句話，沒有相關的語境，我們僅僅能得知老張的心理狀態發生了波動，但究竟是感動還是難過？沒有具體的語境無法進行判斷。

(16) 破防了！85 秒看冬殘奧會上那些拼搏的瞬間。(新華網 2022 年 3 月 15 日)

(17) 中文互聯網四大悲劇，每一個都讓人破防。(虎撲社區 2020 年 11 月 7 日)

句(16)中聯繫有關殘奧會拼搏瞬間的相關內容，可以得知“破防”表達的是人們通過觀看殘奧會拼搏瞬間後得到的正面情緒。句(17)中聯繫看到了悲劇這一語境，可以得知此處是人負面情緒的體現，“破防”表示人很難過。

四、破防的流行緣由

4.1 認知方面的趨同和高頻率使用

不僅是咬文嚼字雜誌社將“破防”一詞列入 2021 年度流行語，年輕群體經常訪問的彈幕視頻網嗶哩嗶哩也將“破防”選為 2021 年度彈幕，更體現了“破防”這一詞在如今年輕人心中的地位和高頻率使用。年輕群體通過思考和認知發現“破防”在實體層面和心理層面的使用有相似之處，通過想像在二者之間建立聯繫。用他們之前在網絡遊戲中高頻率使用的“破防”來理解人內心情緒的波動，實現了跨概念域的隱喻投射。互聯網時代年輕群體在嗶哩嗶哩視頻彈幕網等當下流行的互聯網平臺上使用“破防”這一在文化圈子內達成共識的詞語來表示情感波動，對一些社會熱點問題表達自己的看法。由於互聯網時代的資訊具有高傳播性，社會其他群體也開始使用“破防”的這種用法，如新華網和北京日報就開始在一些新聞標題中使用“破防”的新用法，比如：

(18) 一秒破防！滿手水泡的大白讓人心疼！(新華網 2022 年 3 月 19 日)

(19) “破防”一詞頻登熱搜，中國式浪漫來

自年輕一代的愛國情懷。(《北京日報》2021 年 7 月 3 日)

網絡流行語“破防”的新義已經被社會大眾所接納，在相對應的語境中人們開始理解其中的含義。

4.2 修辭上的需要

在當下的互聯網時代年輕群體無疑是網絡流行語使用和生產的主力軍，年輕群體在語言的創新方面更具有優勢，他們想像力較強，接受新鮮事物的速度更快。為了使語言運用更有特色，更新穎，頻繁使用網絡社交媒體的年輕群體比一般成年人更追求新奇的表達方式，網絡流行詞的隱喻投射與他們的表達需求不謀而合。合理的運用隱喻這一手段，可以顯著增強詞語的修辭效果。在“破防”轉為網絡流行語表達心理狀態後，“破防”相較於一般表示情感狀態的“感動”“難過”等詞來說更形象生動的表現當前的心理狀態是心理防線被突破後形成的，相較於一般心理形容詞來說表現力更強。例如一位年紀較大的使用者在看過一篇講述醫務工作者不懼困難全力搶救傷者的新聞後，使用流行語“破防”來表達自己的心態，可以提高話語的感染力，與他年紀相差較大的年輕群體看到他的話後也能產生情感共鳴，理解對方內心的情感波動。可以說正是隱喻使得語言有了多重含義，滿足了表達需要，語言也使隱喻充分發揮了修辭功能。

4.3 網絡流行語與時代相契合

在當下這個時代許多網絡流行語都和“破防”一詞一樣都有簡單明瞭、表達情感豐富，能引起不同群體之間的強烈共鳴等特點。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近兩年的社會發展並不是非常順利，人的內心情感會更加脆弱和敏感。近些年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抗擊疫情，河南洪水，袁隆平院士去世等，很容易引發全社會的集體共鳴。網絡流行語在此時

就能很好的發揮作用，可以推動社會群體聚焦於熱點問題。比如在有關河南水災求助資訊和有關袁隆平院士的紀念活動被人們使用“破防”一詞冲上互聯網熱搜榜後，都獲得了相對應的預期效果。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使用“破防”來表達情感是一種中國式的浪漫，體現了年輕人越發濃厚的家國情懷。

任何一個流行語的廣泛傳播都不是偶然的，它必然要符合當前社會發展的背景和滿足社會各群體使用的需求。“破防”在網絡環境中最先出現時是網絡遊戲中的相關術語，帶有一些虛擬世界中的意義在其中。“破防”一詞在年輕群體的文化圈子中“火出圈”後，又在視頻彈幕網站和新聞媒體上頻繁出現，既有個人情感的表達，也有對家國重大事件的集體共鳴。歸根到底使用“破防”來表達感情符合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對於情感表達的重視和對於情感共鳴的強烈渴望。

五、結論

根據以上對網絡流行語“破防”的探討，我們發現“破防”並不是簡單的從已有的傳統現代漢語詞彙中拿來使用的，它並未直接收錄在《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中。而是因使用群體的語言習慣由類似“突破防禦”“突破防守”這類動賓結構短語縮略而來。網絡流行語“破防”在早期的網絡環境中專指電子遊戲中的術語表示“無視對手防禦力，打出高額傷害”。在如今的網絡環境中“破防”順應新的時代潮流和表達需要逐漸成為一種代表社會群體集體感情共鳴的語言符號，意義再次發生變化，指“人的情緒發生波動”，多用作形容詞來表示人的心理狀態。

概念隱喻理論中的始源域（喻體）到目標域（本體）的映射機制是網絡流行語“破防”語義轉變的關鍵。“破防”的語義轉變正是由表示“物理動作上的破防”的具體概念域投射到抽象概念域上，轉變為抽象的表示情緒波動的“破防”這一概念隱喻映射機制完成的。由此“破防”完成了一次語義變異。

上述研究也表明，概念隱喻理論、語言使用群體修辭需要、社會發展趨勢等因素在各種語言活動中推動網絡流行語“破防”的意義演變和發展，瞭解網絡流行語有助於研究現代漢語詞彙發展的最新動態，也有助於研究互聯網時代新媒體的語言習慣。受制於網絡流行語語義本身並不穩定、傳統漢語詞彙語義限制和使用者文化水準不一等因素影響，在不同語境下不同使用者使用網絡流行語“破防”時也可能形成錯誤的表達使其偏離原有的流行語詞義。網絡流行語詞匯相比於傳統漢語詞彙來說其意義不夠精確不夠穩定，詞義也略顯單薄。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網絡流行語。

網絡流行語在當下越來越頻繁的進入主流語言表達當中，這種源於網絡環境中年輕群體約定俗成的用詞正逐漸在日常用語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是年輕群體獨享的語言符合，而是整個社會的記憶符號和情感共鳴。網絡流行語以它簡單明瞭，感染力強的優勢記錄人們的喜怒哀樂，使語言世界變得更生動更有溫度，網絡流行語不只是傳統漢語詞彙的一種變體，也是人們通過語言來感受時代發展脈絡的一種重要途徑。這也正是為何社會群體接受了“破防”作為網絡流行語的新語義，概念隱喻理論的機制是“破防”新語義形成的關鍵，而以上提到的社會認同、獨特語言表達符號、更形象更有溫度和高語用價值等優勢則是其流行的原因。

參考文獻：

袁毓林 1995 《詞類範疇的家族相似性》，《中國社會科學》第 1 期。

王文斌 2006 《再論隱喻中的相似性》，《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 2 期。

馬明 2005 《隱喻相似性及其認知研究》，《東北大學學報》第 5 期。

趙豔芳 1994 《隱喻的認知基礎》，《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第 2 期。

趙豔芳 1995 《語言的隱喻認知結構——我們賴

以生存的隱喻評介》，《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3 期。

王文斌 2007 《隱喻性詞義的生成和演變》，《外語與外語教學》第 4 期。

王文斌 熊學亮 2008 《認知突顯與隱喻相似性》，《外國語》第 3 期。

趙豔芳 2000 《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吳念陽 2009 《隱喻的心理學研究》，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

Lakoff,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劉其琛 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985620644@qq.com

“仙人跳”的演變及其詞彙化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Xianrentiao" and Its Lexicalization

◎ 楊 錦

提 要：時下，“仙人跳”一詞正逐漸成為網絡詞彙的流量擔當。從現有文獻來看，該詞實為舊詞新用，而非新詞新語。其最早出現的年代大約是明代，清代開始發生詞彙化，民國為蘇、滬一帶的流行語，今全國各地均有使用。“仙人跳”在詞彙化進程中，經歷了由主謂短語 / 狀中短語演化為一個名詞的過程，穩固的語義三角關係使得該詞歷經兩百餘年依然具有不竭的生命力，而現代漢語中新興的用法再次激活語言密碼，讓該詞成為人們語言生活的熱詞。認知上的心理組塊促使“仙人跳”發生詞彙化，隱 - 轉喻機制促進語義的凝固，重新分析改變了底層結構，重複機制推進詞彙化進程。

關鍵詞：“仙人跳” 演變 詞彙化 機制

Key words: "Xian Ren Tiao"; Changes; Lexicalization; Mechanism

一、引言

“仙人跳”反映一種非主流的社會現象，包含豐富的信息量，在網絡媒體、新聞報刊、微博微信及口語交際中頻頻出現。《漢語大詞典》對“仙人跳”的解釋是：舊時以美女為誘餌，設置騙局詐取錢財的一種圈套（P.1139）。根據“百度指數”^[1]對海量網民行為資料所提供的查詢來看，近年來“仙人跳”使用頻率較高的地域主要分佈在廣東、江蘇、北京、

上海等地，使用該詞的人群年齡段主要為 15-39 歲。本文統計了“仙人跳”在新聞網絡中的使用情況，發現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新聞媒體都有關於“仙人跳”事件的報導或轉載。^[2]全國多地人民法院的裁定書或判決書中“仙人跳”一詞被頻頻用於陳述案件情況。^[3]2019 年 12 月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特殊的時代背景使該詞詞義呈縮小之勢，用例數量卻屢創新高。

從語義來看，“仙人跳”不是“仙人”和“跳”的語義簡單相加，而是隱喻為詐騙案件。從詞的性

質來看，“仙人跳”不再是“仙人”和“跳”組合成的主謂短語或狀中短語，而是演化為一個名詞，成為詐騙案件的代名詞。目前，從語言學角度尚無對“仙人跳”的專文討論，但《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等多部詞典均收錄該詞。本文擬考察“仙人跳”的來源、詞彙化路徑、句法功能及其機制。文章所涉語料來源於 BCC 漢語語料庫和網絡新聞。統計查詢資料來源於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北大法寶法律數據庫、讀秀數據庫、網絡新聞媒體可供查詢的數據庫和數字報，百度和搜狗等搜索引擎。

二、“仙人跳”的來源

“仙”，《說文解字·人部》解釋為：僊，長生僊去。從人，從𠂔，𠂔亦聲。相然切（P.397）。又《釋名·釋長幼》解釋為：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製字人旁作山也（P.21）。可知，“仙”指長生不老，久居深山的神仙、仙人。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宗教信仰中，神仙一般被認為具有超凡能力的人。“跳”，《說文解字·足部》解釋為：跳，蹶也。從足，兆聲。一曰：躍也。徒遼切（P.94）。又《釋名·釋姿容》解釋為：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P.17）。可知，“跳”本義為跳躍，向上騰起。“仙人”與“跳”合起來成為一個詞，從現存文獻來看，大約出現在明代，這一時期“仙人跳”表示景觀或地名。如：

（1）虎跳石在縣北崇善裡蓬溪中。有石四，俱高丈餘，一石有巨人跡及虎跡，俗名仙人跳。藍溪在縣治南。即龍津渡。發源萬山中，環繞一邑，水清而碧。（明·黃仲昭《八閩通志》）

例（1）是目前“仙人跳”最早的用例。“虎跳

石”一地由四塊高丈餘的巨石組成，其中一塊巨石有巨人和老虎出沒，故名“仙人跳”。究其得名原因，大致有兩種可能：一是或許最初到此地的人們想表達有巨人和老虎在該石上跳躍，則取名“巨人跳”或“虎跳”。如果取名“虎跳”則與句首的“虎跳石”重複；如果取名“巨人跳”又顯得不夠雅緻，缺少新意。二是觀察這塊石頭的形狀，可能好似一位巨人騰空而躍的樣子，“巨人”無法表達身處靈動仙界之感，在隱喻機制的作用下，有可能臨時借用“仙人”來代替“巨人”，於是產生了“仙人跳”的說法。因此，作地名使用的“仙人跳”是名詞“仙人”和動詞“跳”的組合，意為“仙人跳躍”。

大約到了清代中期，“仙人跳”表示仙人跳躍的詞義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新的語義即敲詐勒索^[4]，並且這一語義沿襲至今都未曾改變。本文參閱了《近代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等國內多部權威漢語詞典和方言詞典中有關“仙人跳”的釋義及用例，歸納出該詞的三個基本特點：1）作案者：男女為夫婦，或偽裝為夫婦（今作案人員不一定是真實夫婦，多偽裝成男女朋友或親屬關係）。2）受害者：獵豔者（通常是男子）。3）作案方式：女人用美色設圈套去引誘獵豔者，待其上當後，夥同他人進行敲詐勒索。“仙人跳”表敲詐勒索義，與方言中的用法密切相關。《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明確指出該詞出自上海、蘇州、揚州三地方言（P.994）。《上海話大詞典》認為該詞是上海歷史上使用過的，如今很少見聞的詞語（P.399）。《蘇州方言詞典》解釋這種騙局連仙人上當後也會雙腳亂跳，故得名（P.137）。這些詞典裡的示例多來源於小說，多反映上海、蘇州一帶的市井生活。例如：

（2）蘇、滬有所謂仙人跳者，男女協謀，飾為夫婦（亦有出之正確之夫婦者），使女子以色為餌，

誘其他之男子入室。坐甫定，同謀之男子以夫之資格自外歸，見客在則偽怒，謂欲捉將官裡去。客懼甚，長跪乞恩，不許，括囊金以獻，不足，更迫署債券，訂期償還，必滿其慾壑，始辱而縱之去。謂之仙人跳，亦謂之紮火國。（清·徐珂《清稗類鈔·上海方言》）

（3）你老人家一定踏了仙人跳了。（民國·朱瘦菊《歇浦潮》二三回）

（4）鑽狗洞，擺仙人跳，放白鴿，那你不如如我了！（茅盾《子夜》）

例（2）《清稗類鈔》是關於清代掌故遺聞的彙編，此例出自該書上海方言部分，對“仙人跳”過程進行了詳細的描寫，並指明案件的所在地為蘇州、上海。同時，作家在寫作過程中，往往會不自覺地帶有家鄉方言或常居地的方言特色。《清稗類鈔》的作者徐珂係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曾在上海擔任《外交報》等雜誌的編輯。例（3）小說《歇浦潮》曾是舊上海最出色、最暢銷的一部作品。例（4）茅盾係浙江人，前後在上海生活近二十年。“仙人跳”在清代、民國時期流通地域主要在上海、江蘇一帶，隨着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與外界交往密切，成為那個時代曾經流行一時的方言詞彙。^[5]

今天，“仙人跳”已然是現代漢語詞彙的重要成員。新中國成立後，該詞使用頻率突然大幅度下降，甚至一度沉寂銷聲，與之近義的“美人計”、“美人局”、“糖衣炮彈”等成為流行語。然而，當“仙人跳”重新出現在大眾視野（讀秀學術搜索的“報紙”數據庫最早的用例是1999年1月19日《寧波日報》的一則新聞報導；百度搜索引擎最早的用例是2001年3月26日《天津日報》的一則新聞報導），僅二十餘年時間百度搜索引擎的用例數量高達4430萬項，尤其近十年來該詞的用例空前劇增，覆蓋書面語體和口語語體。邢向東（2007）指

出方言詞語進入普通話詞彙系統，大都是因為社會生活的變化對語言詞彙系統提出了某種要求，方言詞恰好能夠滿足這種要求。從“仙人跳”的發展來看，方言詞進入現代漢語詞彙系統須滿足至少三個條件：一是方言詞應具備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固的語義內容；二是方言詞應具備應勢而動的生命力，能夠適應不同歷史階段，給人歷久彌新的印象；三是方言詞進入現代漢語詞彙系統，必須經受住社會成員長期語言生活的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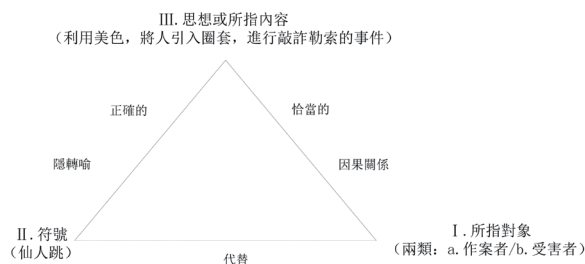
三、“仙人跳”由短語詞彙化為名詞

詞彙化的進程是一個歷時演變的複雜過程。本文從“仙人跳”的語義三角關係出發，探討其詞彙化的兩條路徑及句法功能，更好地揭示該詞詞彙化過程的規律。

（一）“仙人跳”的語義三角關係

依據 Ogden & Richards（1923：11）提出的“語義三角（所指對象；符號；思想或所指內容）”理論，我們繪製出“仙人跳”的語義三角關係圖，見圖1。

圖1 “仙人跳”語義三角關係圖



由圖1可知：所指對象（I）可分為兩類：I a 指作案者：夫婦（或偽裝成夫婦、親屬等）；I b 指受害者（獵豔者）。符號（II）是內容或意義的表現形式，用“仙人跳”作為描述敲詐勒索事件的符號。思想或所指內容（III）指的是利用美色，將

人引入圈套，進行敲詐勒索的事件。實線所示 I 和 III 之間、II 和 III 之間存在直接關係；虛線所示 I 和 II 之間不是直接關係，而是人為賦予的關係。李福印（2006：67-70）探討了語義三角各角色之間的關係，認為 I 和 II 之間的關係學界爭議不大，但 I 和 III、II 和 III 之間的關係存在不同意見。他認為 Ogden 和 Richards 所論述的“因果關係”表示的是我們頭腦中的思想和所指內容決定或導致了我們使用哪些符號來表達，並不是說思想或所指內容決定或導致了符號的聲音形式。I 和 III 之間不可能有因果關係，否則無法解釋不同的語言對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稱呼。II 和 III 之間也不可能存在因果關係，否則無法解釋不同的語言對相同的思想有不同的聲音及書寫符號。他明確提出所指對象 I 與思想或所指內容 III 之間、符號 II 與思想或所指內容 III 之間都不存在因果關係。本文贊同李福印認為 II 與 III 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的觀點，但對 I 與 III 之間的關係還是認為 Ogden & Richards（1923：11-13）提出的“other causal relations（其他因果關係）”更符合“仙人跳”的語義關係。理由有二：

其一，符號 II 即仙人跳，與思想或所指內容 III 即敲詐勒索事件，不存在邏輯上先因後果的關係。並非是因為存在敲詐勒索事件，才導致了產生“仙人跳”這個符號；也並非是因為存在“仙人跳”這個符號，才導致產生了敲詐勒索事件。雖然二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但卻有某種聯繫。我們認為，隱轉喻的互動（見下文）是 II 與 III 建立聯繫的關鍵性紐帶。

其二，所指對象 I 即作案者 / 受害者，與思想或所指內容 III 即敲詐勒索事件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但這種因果關係有嚴格的邏輯前後順序。具體來說，I a 和 III 之間、III 和 I b 之間、I a 和 I b 之間有先

因後果的關係。可分為：一因一果關係和一因多果關係。1）一因一果關係：受害者分別是作案者和敲詐勒索事件的果，其運算式為：因 I a（果 I b），或者，因 III（果 I b）。敲詐勒索事件是作案者實施作案行為的果，其運算式為：因 I a（果 III）。受害者也是作案者實施作案行為的果，其運算式為：因 I a（果 I b）。2）一因多果關係：因為作案者實施了作案行為，導致產生敲詐勒索事件，而受害者是行為的對象和事件的結果。其運算式為：因 I a[果 III（果 I b）]。

所指對象的複雜性是正確理解“仙人跳”語義的關鍵所在。所指對象或作施事主語（作案者），或作受事主語（受害者），取決於與“仙人跳”搭配的動詞或動詞性成分所表達的語義內容。如：

（5）夫妻分道揚鑣後為給兒子治病，又一次聯手上演“仙人跳”。近日，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盜竊罪對孫飛、蔡英提起公訴。（中國新聞網 2017-04-10）

（6）男子微信交友深陷“仙人跳”慘遭毆打勒索。（中國新聞網 2016-07-08）

例（5）“仙人跳”的所指對象為主語“夫妻”，是“上演‘仙人跳’”行為發出者、作案者。例（6）“仙人跳”的所指對象為主語“男子”，是“深陷‘仙人跳’”行為的承擔者、受害者。所指對象為施事主語，與“仙人跳”搭配的動詞多表主動，如：上演、實施、佈下、來個、玩、玩起、玩過、玩着、搞、弄、設計、設下等。所指對象為受事主語，與“仙人跳”搭配的動詞多表被動，如：遭遇、遇到、碰上、碰着、深陷、陷入等，特殊的“被 X”格式主要與所指對象為受事主語的情形有關（見下文）。

（二）“仙人跳”詞彙化的路徑

董秀芳（2009）指出詞彙化指非詞彙性的（non-

lexical) 成分變為詞彙性的 (lexical) 成分或者詞彙性較低的成分變為詞彙性較高的成分。名詞“仙人”和動詞“跳”組成主謂短語 / 狀中短語，兩類短語都是非詞彙性成分，後來演化為名詞“仙人跳”的兩條路徑分別是：

路徑一：主謂短語演化為名詞。主語“仙人”和謂語“跳”構成的主謂短語，“跳”為古代漢語單音動詞用法。“仙人跳”的動詞“跳”應有兩個論元，一是域外論元，即主語“仙人”；一是域內論元，即賓語“火囤”（即火坑，隱喻艱難處境）。在詞彙化進程中，“仙人跳”的域外論元被保留下來，域內論元卻在結構形式上被隱藏了（因為語義關係仍在）。董秀芳（2011：193）強調只有在域內論元自然空缺的情況下，域外論元才有可能與動詞組成一個獨立的結構，才具備詞彙化的可能。據此，域內論元即賓語“火囤”在出現了自然空缺的情況下，為“仙人”和“跳”的臨時組配做好了先期準備。

路徑二：狀中短語演化為名詞。名詞“仙人”作狀語修飾中心語“跳”，“仙人跳”看作狀中短語，理解為像仙人一樣跳。《蘇州方言詞典》把“仙人跳”解釋為利用女色，引人入彀，進行敲詐勒索，這種騙局連仙人上當後也會雙腳亂跳，故得此名（P.137）。古代漢語早有名詞作狀語的現象（劉慧清，2005；蘇穎，2011），充當狀語的名詞及其所修飾的動詞之間是一種非顯性的語義關係。據此，對“仙人”的理解有二：一是“仙人”為褒詞貶用的修辭手法。用於譏諷嘲笑中了美色圈套的獵豔者難以跳出陷阱，就像仙人上當後也難以跳脫一樣。高高在上的仙人和卑微的獵豔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強烈的心理落差經過褒詞貶用的手法，巧妙地實現了契合。二是“仙人”是方言中的戲謔語。蘇州方言裡“仙人”除了指神仙，還指“腿腳有病的人”，帶有嘲弄、調侃

意味。

從句法來看，“仙人跳”之後成分的空缺，補充出來則為：仙人跳火囤（主 - 謂 - 賓），或者像仙人一樣跳火囤（狀 - 謂 - 賓）。“主謂”或“狀謂”成分從小句內分離的過程中，自主性（autonomy）必須得到增強，才能形成一個新的組成結構，而這個新的組成結構內部成分之間的依附性（dependency）必然也隨之增加（Brinton, Traugott 2005：57-60）。“仙人跳”的獨立地位是通過省縮動詞“跳”之後的賓語“火囤”而獲得的，“主謂”或“狀謂”成分作為新的組成結構，內部具有一定的鬆散性，只有承擔新的語法功能（作名詞，充當主語或賓語），並在語用中確保語法功能得到加強，才使其內部成分的依附性得到增加，逐步趨向結構穩定。

（三）“仙人跳”的句法功能

第一，作主語、賓語。該詞在清代、民國作主語的用例不多，作賓語的情況較為常見。但到了現代漢語裡，充當主語的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用例增多。如：

（7）“仙人跳”為舊上海慣用的一種訛人錢財的騙局。（王朔《答葛浩文先生問》）

（8）你若是蠢頭蠢腦，衣服又穿得不在行，她翻過臉來，便是仙人跳。（向愷然《留東外史》）

例（7）主語“仙人跳”為斷事主語，是解釋說明的對象。例（8）“仙人跳”置於判斷動詞“是”之後，作系事實語。

第二，能與數詞、數量短語搭配使用。如：

（9）姓田的不要命的跑回家，半晌還說話不出。胡莊笑道：“同一仙人跳，也有幸有不幸。”（向愷然《留東外史》）

（10）張光耀 2009 年已經在自己老家安排了一次仙人跳，敲詐十萬元以後帶其女朋友楊曉花來到

A 市。(微博)

例(9)《留東外史》是民國初期的小說。“同一仙人跳”中數詞“一”和名詞“仙人跳”搭配，是古代漢語的一個特點，古代漢語的數詞不必借助量詞，就可搭配它所限制的中心語。例(10)是現代漢語的表達方式，數詞和量詞組合為數量短語再修飾中心語。動量詞“次”可用“回”替換，表述為“一回仙人跳”。能否替換須看具體語境，像“遍”、“趟”等則不能與“仙人跳”搭配。

第三，作定語。該詞其後可加“的”也可不加“的”，具有修飾限制中心語的作用。如：

(11) 當下秋谷暗恨王雲生、李雙林做得好事，竟頑起仙人跳的勾當來。(清·張春帆《九尾龜》)

(12) 仙人跳真相曝光，其實破解仙人跳套路很簡單。(微博)

例(11)名詞“仙人跳”作領屬定語，與所修飾的對象“勾當”之間有領屬關係。現代漢語中作定語的情況更加靈活，不局限於領屬關係，有時為了切合說話人情感表達的需要也可變通處理，把“的”省略。如例(12)“仙人跳”分別與“真相”、“套路”構成名詞修飾名詞的定中關係。

以上三種句法功能，自清代至今變化甚微，保持相對穩定。不過，現代漢語中“仙人跳”還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用法，如下：

第四，可進入“被 X”構式。前面我們提到過特殊的“被 X”格式主要與所指對象為受事主語的情形有關，表達強烈的非可控、非意願的語義色彩。如：

(13) 李天一原來被仙人跳了。(微博)

(14) 每轉發一次博主就被仙人跳一次，每轉發一次原博主就被騙財一次。(微博)

(15) 何如玉尖着嗓子說：“逸凡！你瘋了，

是不是？你要娶的是什麼樣的名女人哪，需要三百萬的聘金？可別被仙人跳嘍！”(孟梵《方窗戀曲》)

這三例“被仙人跳”後面的施事一般都要省略，如果還原出來則是“被某某和某某等人仙人跳了”。施事雖不確指，但作案者這個信息是社會成員所共知的背景信息，無須在表述中重複，省略後不會引起歧義且表義簡潔。“被仙人跳”之後一般要帶上語氣詞“了”、“嘍”、“啦”等。劉雲(2010)指出“X”是名詞的“被 X”結構中隱含了動詞，“被全勤、被慈善、被憤青”分別是“被保持全勤、被看作慈善、被當作憤青”隱含了動詞而形成的“被 X”結構。由此，我們把“被仙人跳”理解為是“被算計仙人跳了”隱含了動詞“算計”所形成的。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會存在一些不規範的用法。如：

(16) 兄弟倆一起仙人跳的。(微博)

例(16)存在歧義，可理解成無標記被動句，還原出來為“兄弟倆一起被仙人跳的”，表明兄弟倆都中了仙人跳的圈套，是受害者；還可理解為主動句，兄弟倆一起謀劃實施了仙人跳的騙局，是作案者。

第五，須引號標註。一般情況下，正式的書面語中“仙人跳”無論出現在標題或是正文，均要使用引號標註，尤其是法律文書和官方發佈的新聞標題。口語對話材料、微信、微博等可以不使用引號。如：

(17) 2017 年 12 月 21 日 9 時 30 分許，被告人何某某夥同鄒某(已行政處罰)商量用“仙人跳”的方式盜竊財物。(湖南省長沙縣人民法院/(2018)湘 0121 刑初 233 號/2018-4-2，北大法實法律數據庫)

例(17)在“仙人跳”這個詞上標註引號，表示特定稱謂或諷刺和嘲笑。這與清代、民國的情況

不同，“仙人跳”出現的地方，一般不使用引號。BCC 漢語語料庫的古代漢語語料，沒有一條檢索項使用了引號。

第六，新冠疫情下“仙人跳”的詞義有縮小之勢，或將成為欺騙、敲詐、勒索等的代名詞。如：

(18) 比亞迪被美國“仙人跳”，中國口罩商在美國幾乎全軍覆沒、血本無歸！（網易新聞 2020-5-13）

(19) 中國企業遭美國“仙人跳”，被迫退美 17.5 億，給世界提了個醒！（搜狐網新聞 2020-5-16）

例（18）（19）將“仙人跳”放在新聞標題中較具吸引力，美國加州政府與比亞迪公司因口罩訂單風波，引起中國社會強烈關注，網民戲稱比亞迪公司遭遇了美國“仙人跳”，譴責加州政府單方面不履行合同的行為如同敲詐。這兩個用例顯然不關乎美色，僅指敲詐行為。從 2020 年開始，“仙人跳”的用例大量被當作欺騙、敲詐、勒索等的代名詞，並且廣泛地用於言語交際。我們連續三年追蹤了該詞在百度搜索引擎中的檢索項數量，2020 年、2021 年分別新增 1340 萬項、530 萬項，我們預測該詞或將持續以更迅猛的方式傳播開去。

四、“仙人跳”詞彙化的機制

關於詞彙化和語法化機制的探討，一直是語法化理論的研究重點。機制，能夠從深層次解釋怎樣演化的問題。語言學界比較公認的詞彙化和語法化機制主要有：重新分析、類推、重複（Hopper，Traugott2003：39-70；Traugott2011：1-7）、隱喻和轉喻（Fischer2007：122-123）、心理組塊（Miller1956：81-97；董秀芳 2011：47）等。從“仙人跳”的演化

過程來看，其詞彙化的機制主要有：心理組塊、隱-轉喻互動、重新分析和重複。

（一）心理組塊機制誘發詞彙化

董秀芳（2011：47）認為心理組塊（psychological chunking）是詞彙化的認知機制，使得原來分立的單位變得相互依賴，相應地，原結構的較為清晰的理據性逐漸變得模糊甚至最終消失，因而促成了詞彙化的發生。“跳火囤”是“仙人跳”發生詞彙化之前的已有詞彙，“跳”與“火囤”構成動賓關係，使用該詞的社團成員具備既定的認知。主謂賓結構“仙人跳火囤”的主語“仙人”要與謂語“跳”發生詞彙化，須打破原有的心理認知，通過省縮賓語“火囤”的方式，解構“跳火囤”，從而讓“仙人”與“跳”構成新的組塊。劉紅妮（2013）指出結構省縮不同於簡單的縮略或簡稱，它能夠導致省縮後的成分，較難從字面得出意思，理據模糊。“仙人跳”事件關涉作案者、受害者、過程、手段、結果等資訊，當這些資訊成為該社團成員共知的話語背景時，則為省縮創造條件，人們會提取事件的關鍵點來凝練話語，如果表達還不夠簡略，則創造新詞。新組塊的“仙人跳”還得經歷漫長的固化過程，須經受住語言使用者對其進行重新拆分-重新重組-再拆分-再重組等一系列考驗。顯然“仙人跳”承受住了考驗，言者或聽者不再嚴格區分其內部“仙人”與“跳”的結構關係，而把這兩個成分當作一個整體來描述，使先前較為鬆散的組塊變得更加緊密，位於兩個成分之間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直至消失。

（二）隱-轉喻機制推進詞彙化

詞彙化進程中並非只有隱喻（metaphor）機制在發生作用，還有與之密切關聯的轉喻（metonymy）機制。Goossens（2009）指出“隱轉喻（metaphtonymy）”是隱喻和轉喻相互作用的

產物，有“來自轉喻的隱喻”和“含轉喻的隱喻”兩種主要類型。前者可以理解為隱喻是由轉喻發展而來，也就是說轉喻發生在前，隱喻發生在後；後者可以理解為隱喻中包含有轉喻。我們據此判別“仙人跳”屬於“來自轉喻的隱喻”類型。首先，轉喻機制作用下，用事件的結果代替事件的整體。在“仙人跳”這個詞尚未出現之前，這類案件的作案手段、過程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事件的結果都是“獵豔者身陷囹圄無法跳脫出來”。人們相互間談及此類事件時，有限的時間內要表達一個相對完整的意思，往往會用事件的結果來指代整個事件，這符合蘭考夫和約翰遜（2015：33）對轉喻的“部分代整體”類型的解釋，即很多部分代替了整體，我們挑選哪個部分決定了我們關注整體的哪個方面。其次，隱喻次於轉喻發生。語言總是處在新奇的變化之中，社會群體中的人們總會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語言交際中對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做語言的藝術加工。當表達事件的結果“獵豔者身陷囹圄無法跳脫出來”讓人覺得還不夠簡潔明快時，就為“仙人跳”的產生提供了可能。用“仙人”隱喻獵豔者，用“仙人跳”諷喻獵豔者自取其禍的行為，這是較為含蓄的譴責。仙人和獵豔者本身沒有相似性，但當表示二者欲從火坑中（困境中）跳出來時，具有了相似的處境。雖然“仙人跳”從字面上淡化和隱藏了獵豔者可恥的行為，但卻獲得了較好的反諷效果。

（三）重新分析標誌詞彙化完成

Langacker（1977：57-59）提出“重新分析（reanalysis）”是對語言表達式的結構關係的分析，但不涉及對其表層結構作任何直接或本質的修正。Harris & Campbell（1995：389）把“重新分析”看作一種機制，改變的是句法形式的底層結構，而非表

層形式。“仙人跳”表層語言結構形式“仙人”和“跳”原本是兩個實詞構成的短語，表示仙人跳躍或像仙人一樣地跳躍。在演化過程中，“仙人”和“跳”處在同一語法結構層次上，位置緊鄰。隨着詞彙意義發生變化，“仙人”和“跳”喪失本來意義，彼此依附性逐漸增強，邊界越來越不明顯，原本分離的兩個詞之間不斷地發生融合，意義維度上也趨向慣用語化，直至邊界消失形成一個整體（Brinton, Traugott 2005：62），內部穩固，不得隨意插入、增加或替換任何成分，從而發展為一個名詞。表層語言的結構形式不變，但底層語義內容發生明顯變化，不再是義項的簡單相加，不表示仙人跳躍或像仙人一樣地跳躍，新的語義用來專門指以美色為誘餌進行敲詐勒索的圈套，由表示具體的動作行為演變為表示一類事件，底層語義關係經歷了由組配 - 融合 - 凝固 - 成型的過程。重新分析標誌着詞彙單位語法化過程的完成，之所以要重新分析是因為某個詞彙單位的語法化已經使句子結構的語義關係產生了變化（劉堅、曹廣順、吳福祥 1995）。至此，“仙人跳”在重新分析機制的作用下，完成了詞彙化，即由原來的主謂短語或狀中短語，重新分析為一個名詞，表層語言結構形式保持不變，底層語法性質、語義內容等均發生了變化。

（四）重複機制助力詞彙化進程

Traugott（2011：1-7）指出“重複（repetition）”是語法化的重要機制，普遍存在於人們的認知和行為之中，重複產生熟悉感，導致頻率的增加，通過重複實現了意義的變化。明代已有“紮火囤”一詞本義指把某物從火盆或火坑裡拔，隱喻為“用美色設圈套，詐取錢財”^[6]，其產生時間早於“仙人跳”。“紮火囤”先期完成詞彙化，為“仙人跳”的“跳”與“火囤”的結合提供可能，“跳火囤”隱喻為跳

人或跳離困難處境。當“仙人”所指對象為受害者（獵豔者）時，與“跳火囤”組合為“仙人跳火囤”諷喻獵豔者自取其辱，最終結構省縮為“仙人跳”。前述關係可表示為：“紮火囤”-“跳火囤”-“仙人跳火囤”-“仙人跳”。“火囤”在各個階段的重複不是偶然，是促成“仙人跳”詞彙化的紐帶。由於人們認知規律的發展和社會交際語言的多樣化，需要一個更具表現力的新詞語來替換“紮火囤”。於是，清代剛剛完成詞彙化的“仙人跳”恰好獲得了發展時機，與“紮火囤”成為了近義詞，甚至互為訓釋（見例3）。大量文獻表明“紮火囤”在清代後期用例越來越少，民國用例鮮見，現代漢語裡難尋其蹤影。而“仙人跳”在清代後期和民國用例不少，新中國成立後卻沉寂了五十年又再度復出，並以銳不可擋之勢成為現代漢語詞彙的“新人”。重複的機制還會導致一系列變化，如語音減少、語義漂白、結構鞏固、上下文推理等，這些變化推動了語法化進程（Bybee2015：246）。“仙人跳”在重複機制的作用下，並未出現語音減少的情況，原有語義喪失，新的語義產生，內部凝結度在高頻使用中得到加強，語用推理更為清晰，這些都表明了人們對世界、社會、事物的感情表達往往不是一成不變的，傾向於求新出奇，一旦尋找到符合審美心理和語用習慣的更別緻、更新穎的詞彙，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重複使用，讓線性序列上相鄰的兩個結構不停地連用，發生詞彙化，而詞彙化後的使用頻率還會因重複機制的影響變得更高。

五、結語

綜上所述，“仙人跳”詞彙化進程各階段的主要表現可歸納為下表1：

表1 “仙人跳”詞彙化過程

詞彙化進程	前	中	後
語義	地名 / 景觀名	名動組配	利用美色，將人引入圈套，進行敲詐勒索的事件
主謂短語詞彙化路徑	仙人跳躍	仙人跳火囤	仙人跳（主謂式複合詞）
狀中短語詞彙化路徑	像仙人一樣跳躍	像仙人一樣跳火囤	仙人跳（狀中式複合詞）
語法單位	主謂短語 / 狀中短語	主謂短語 / 狀中短語	名詞 ^[7]
性質	地名	地名；事件	事件
機制	心理組塊；隱 - 轉喻互動；重新分析；重複		

本文對“仙人跳”詞彙化的演變過程做了歷時的考察，依據可查閱的文獻，追溯到“仙人跳”一詞大約產生於明代，語義是“仙人跳躍”，用於地名、景觀名。詞彙化的重要標誌是清代中期出現了“敲詐勒索義”。本文討論了“仙人跳”的所指對象、符號、思想或所指內容這三個重要的語義三角之間的關係，其中，所指對象具有的複雜性是影響語義理解的關鍵。詞彙化的兩條路徑分別是主謂短語詞彙化為名詞、狀中短語詞彙化為名詞。作主語、賓語、定語，與數詞、數量短語搭配使用，是其自清代至今都有的句法功能。不過，現代漢語中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用法：可進入“被X”結構，引號的特殊標註作用，新冠疫情下詞義呈縮小之勢。“仙人跳”詞彙化的機制主要有心理組塊、隱 - 轉喻、重新分析和重複等。同時，“仙人跳”在詞彙化進程中表現出明顯的複雜性。語義三角中的所指對象存在作案者和受害者的糾結，詞彙化路徑存在主謂短語 / 狀中短語詞彙化為名詞兩個方向，與近義詞“紮火囤”的糾結，隱 - 轉喻機制的互動等，這些複雜關係促使其成為人們語言生活中的熟詞。

註 釋：

[1] “百度指數”是當前互聯網重要的統計分析平臺之一，反映網絡用戶主動搜索行為的大數據，具有科學性和可信性。（參見肖周燕，李慧慧《中國主要城市群人口遷移傾向研究——基於百度指數的應用》，載《人口與經濟》，2021 年版第 4 期，第 25 頁。）

[2]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檢索項高達萬項的有：央廣網 1 萬項，搜狗引擎 3.13 萬項，百度引擎 4430 萬項。

[3] 北大法寶法律數據庫檢索到“仙人跳”相關項 547 項。摘其一例：經查，上訴人劉某與同案犯李某為獲取錢財，以“仙人跳”設局向被害人馮某索要人民幣 15000 元，期間不允許被害人離開現場（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8）浙 01 刑終 197 號 /2018-4-19）。

[4] BCC 漢語語料庫的古漢語語料檢索到“仙人跳”相關項共 41 項。其中，明代的《八閩通志》，清代的《安溪縣志》、《福建通志》等著作的 10 個用例表示地名；其餘 31 個用例均為敲詐勒索義，來自清代小說《富翁醒世錄》、《九尾龜》、《清稗類鈔》等。

[5] 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的近代期刊、現代期刊數據庫中，檢索得“仙人跳”相關項 249 項，其中，清末 1898-1911 年 17 項、民國 1912-1949 年 232 項，三十餘種報刊均登載或報導了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仙人跳”事件，尤以上海一地居多，且多為官方新聞報導。

[6] “紮火國”的釋義詳見《近代漢語大詞典》、《元明清文學方言俗語辭典》。

[7] 董秀芳（2011：148）提出“狀中式複合詞幾乎不存在三音節形式，‘撐杆跳’、‘三級跳’是個別反例，這些反例在整體上的詞性都不是動詞而是名詞，也許仍然可以看作定中式，因為其中心詞已發生了由動詞到名詞的轉類。”另外，鄧思穎（2008）認為“以動詞為謂語的主謂式複合詞，在詞性上多屬於名詞，是一個離心構式。”由此，本文判別詞彙化後的三音節形式“仙人跳”，無論是

狀中式複合詞，還是主謂式複合詞，其詞性應為名詞。

參考文獻：

鄧思穎 2008 漢語複合詞的論元結構，《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

董秀芳 2009 漢語的句法演變與詞彙化，《中國語文》第 5 期。

—— 2011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漢）劉熙 1993 《釋名》，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漢）許慎 2007 《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 1990 《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李福印 2006 《語義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榮 2012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劉紅妮 2013 結構省縮與詞彙化，《語文研究》第 1 期。

劉慧清 2005 名詞作狀語及其相關特徵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5 期。

劉堅 曹廣順 吳福祥 1995 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國語文》第 3 期。

劉雲 2010 新興的“被 X”詞族探微，《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 期。

[美] 喬治·蘭考夫 馬克·約翰遜 2015 《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何文忠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錢乃榮 2008 《上海話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蘇穎 2011 古漢語名詞作狀語現象的衰微，《語文研究》第 4 期。

邢向東 2007 關於深化漢語方言詞彙研究的思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許少鋒 2008 《近代漢語大詞典》，北京：中華

書局。

葉祥苓 1998 《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岳國鈞 1998 《元明清文學方言俗語辭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Brinton, L.J., & E.C.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oan. 2015.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Olga. 2007. *Morphosyntactic Change: Functional and Formal Perspectives*.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ossens, L. 2009.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Harris, A.C., & L. Campbell. 1995.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pper, Paul & E.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onald W. 1977. Syntactic Reanalysis// In Li, Charles N. ed.,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 Austin/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Miller, G. A. 1956.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63(2).

Ogden, C.K., & I.A. Richards. 1923.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Traugott, Elizabeth C. 2011. Grammaticalization and Mechanisms of Change//In Bernd Heine & Heiko Narrog.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楊錦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与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419595606@qq.com

語音形式刪除的漢語研究綜述

A Summary of Chinese Research on Phonetic Form Deletion

◎ 倪廣妍、李心敬

提 要：語音形式是一直存在於幾經修改的生成語法理論框架中的模組，是生成語法中最“具體”的表達式。語音形式的操作被用來解釋一些特殊現象，其中刪除操作使用最為廣泛，主要集中在對省略現象的分析上，語音形式內容和操作因此不斷擴充，提升了生成語法的解釋力。但是關於語音形式的專題研究非常少見，學界對於語音形式的瞭解與論證尚不充分，更多的是直接使用語音形式的操作來解釋語言事實，過度地使用語音形式操作實際上只是將問題轉換為技術描述，並非真正的解決方案。本文總覽採用語音形式刪除手段來解釋的各類漢語現象，通過介紹學者的基本觀點及爭論對目前語音形式存在的問題進行簡評，以期促進學界對語音形式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詞：語音形式刪除 省略 假空缺句 同音同形刪除

Key words: Phonetic Form deletion; Ellipsis; Pseudo-gapping; Haplology

一、前言

語音形式是生成語法一個重要的理論模組，是對句法生成的結構進行的語音處理。語音形式是從 1980 年代在 Chomsky 的語法理論中一個句子的最不

抽象的表達式 (Matthews 2000:276)。到了最簡方案，Chomsky 簡化了語法系統的構成，認為任何語法系統都只有語音形式和邏輯形式。馮志偉、劉俊莉 (2008:21) 指出，由語音形式 (Phonetic Form，以下簡稱 PF) 界面條件所決定的“拼出”操作的不

* 本文系 2018 年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 (項目編號:2018QNYY63) 的階段性成果。特別感謝石定栩教授與徐杰教授的指導，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文中如有謬誤，概由作者負責。

同位置，決定着語言之間的差別。生成語法從八十年代的原則與參數理論到最簡方案，理論幾經修改，但是語音形式一直存在於理論框架中。

關於語音形式的操作，Chomsky (1995, 1999) 提到，PF 過程很可能還包括一些不影響句子實際意義到轉換過程，如修辭風格方面的轉換之類（石定栩 2002:285）。何元建（2011:15）也指出，按現有的普遍語法理論，有時候一部分語言形式會在邏輯形式界面或者語音形式界面裡面進行重組，以滿足語義和語音的需要。也就是說，邏輯形式界面或者語音形式界面也有生成語言形式的能力。但是，語音形式操作的內容、性質和條件等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論證。

雖然如此，語音形式的各種操作還是在解決實際問題時被廣泛使用，語音形式內容的擴充也代表了生成語法解釋力的提升。對於漢語來說，語音形式刪除是其中使用最多的一種操作，主要被用來解釋漢語中的省略（Ellipsis）、假空缺句（Pseudogapping）、同音同形刪除等現象。但是關於語音形式的專題研究非常少，語音形式是否有操作？有哪些操作？這些操作的動因機制是什麼？這些操作的限制條件分別是什麼？這些操作和句法操作有什麼區別？語音形式操作是否能真正解釋還是現象描述？這些問題都尚未解決。本文將總覽採用語音形式刪除^[1]手段來解釋的漢語各類現象，介紹學者的基本觀點及爭論焦點，在此基礎上梳理出發展脈絡並進行述評。

二、漢語省略現象

在語言的使用過程中，為了避免重複並加強自身的連貫性，具體語境中出現過的語言成分或結構的語音形式的缺失就是省略現象（周永、吳義誠，

2019:32）。關於省略現象的分類，Aoun & Li（2008:251）指出省略或刪除（deletion）結構主要包括：謂詞刪略（VP-deletion），空缺（Gapping），截省（Sluicing）和剝落（Stripping）等。Li & Wei（2014:275-300）將漢語的省略現象主要分為漢語的論元省略（DP/NP Ellipsis）、謂詞省略、截省句和偽截省句（Pseudo-sluicing），涉及到語音形式操作的主要是前三種。總體來看，生成語法關於漢語省略現象的研究非常多，主要集中在謂詞短語省略、截省句等現象。

Lobke（2015:563）指出，對省略的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省略位置的性質是什麼，當一個短語的語音實現和語義不匹配時，那麼形式和意義是如何相互聯繫的，句法結構是否存在？換句話說：省略位置是否有句法結構？句法是與 LF 一致還是與 PF 一致？對於這個問題，有三種解答，第一種方法是非結構性的（non-structural approaches），他們認為句法與語音實現相匹配，也就是說除了聽到的結構之外，句子沒有其他的結構。第二種方法是結構性的（structural approaches），他們認為除了句子表現出來的語音形式之外，還存在其他成分，只是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法：一類是語音形式刪除路徑（PF-deletion），持此觀點的有 Wang（2002），Wang & Wu（2006），Murphy（2014），傅玉（2014），周振峰（2016），Song（2016），Song & Yoshida（2017），張天偉、馬秀杰（2019）等，語音形式刪除說主張輸入到語音形式層面的是一個完整的結構，為避免重複或拯救不合法的句子，其語音形式在 PF 層面被刪除；另一種是邏輯形式拷貝路徑（LF-copying），持此觀點的有 Adams（2004），Wei（2004），Adams & Tomioka（2012），Li & Wei（2014, 2017），李豔惠（2005），劉麗萍（2006, 2015），龍嬋娟（2011）等。

2.1 論元省略

Li & Wei (2014:276) 將漢語中的論元省略分為名詞短語中的部分省略 (NP Ellipsis) 和限定詞短語省略 (DP Ellipsis)。關於名詞短語中的部分省略現象, Chiu (2018:248) 论证了下列例中的空成分是由於語音形式刪除產生的而不是基礎生成的空範疇, 因為空位置是不連續的 (discontinuous)。例如:

(1) 這本書是張三的 $[e_i]$, 那本 $[e_j]$ 是李四的 $[e_k]$ 。

(Chiu, 2018:230)

Chiu 指出 $[e_i]$ $[e_j]$ $[e_k]$ 都是語音形式刪除的“書”。

關於限定詞短語省略現象, Cheng (2011:228) 指出, 漢語中的論元省略是由於論元在 PF 中被刪除而產生的。例如:

(2) 張三很快地讀完了三本書, 李四也讀完了 $[_{NP} e]$ 。

(Cheng, 2013:132)

Cheng 指出, 後面的 $[_{NP} e]$ 實際上是語音形式刪除的“三本書”。

張天偉、馬秀杰 (2019:55) 認為漢語中“我喜歡昆曲、民樂, 他也喜歡 $[e]$ ”、“孩子想進去玩, 當大人的也想 $[e]$ ”這類現象缺失賓語的本質是移位後留下的語跡, 他們指出動詞後的賓語位置是自然焦點所在位置, 作為自然焦點的成分不能直接省略, 因此要省略賓語必須移位至句首話題位置, 然後才能刪除, 在原位置上留下一個語跡, 該語跡內部存在隱形句法結構, 是語音層面的省略。

但是也有反對意見, 基於 Boškovic (2008) 提出的缺少冠詞的語言也缺少限定詞短語這一觀點, Cheng (2013:i) 论证了汉语中的论元省略现象和缺少限定词短語有關, 他指出漢語中的論元省略現象不是由於 PF 刪除造成的, 而是由於漢語中缺少 DP 限定詞短語造成的。

2.2 謂詞省略

漢語中情態動詞 / 助動詞可以省略後面的動詞短語 (例如: 明喜歡你給他的禮物, 韓也會) (Li & Wei 2014:289), 這就是漢語中的謂詞省略現象。生成語法關於漢語中謂詞省略 (Verb Phrase Ellipsis, 簡稱 VPE) 現象作了廣泛的研究, 包括 Huang (1982, 1987, 1991)、Li (2002)、Xu (2003b)、Wu (2002a, 2002b)、李豔惠 (2005、2007)、Ai (2006)、傅玉 (2010) 和 Li & Wei (2014) 等, Li & Wei (2014:276) 指出, 學界對於謂詞省略現象爭論的主要問題集中在 a. 允准條件: 這些空缺成分的允准條件是什麼? 句法和語義允准條件都是必需的嗎? b. 句法結構: 空缺成分是如何在句法上表示的? 它們是被完整表達 (fully represented) 然後被刪除的? 是在語法上刪除的還是在 PF 上刪除? 還是說空缺的成分從基礎生成就是空的? c. 邏輯形式的表徵式 (representation): 如何在語義上解釋空缺的成分?

對漢語中謂詞省略的分析同樣也是主要分為兩種解釋途徑: 語音形式刪除和邏輯形式重構 (LF Reconstruction), 贊同語音形式刪除說的有 Wu (2002a, 2002b)、Ai (2006)、Su (2008)、傅玉 (2010)、周永 (2014) 等。語音形式刪除說即假設句子在語音拼讀前有完整的句法結構, 到了語音層面某些特定的句法成分不發音, 從而得到了語音形式空缺的省略結構。Wu (2002a) 指出語音形式刪除是漢語省略的最佳解釋途徑。邏輯形式重構法即假設這個空位是 VP 與其內容的替代形式, 包含它的句法結構, 這些都可以在 LF 中重構。此外, Goldberg (2005:17) 也從類型學角度考察了漢語謂詞省略現象。他認為相比邏輯形式拷貝, PF 的刪除可以直接解釋動詞懸空謂語省略的全部事實, 並且操作方法更加簡單。

黃正德 (1988, 1991), Otani & Whitman (1991) 都認為漢語空賓語結構相當於英語的謂詞省略, 漢語雙賓句中空的直接賓語是由於動詞被提升出其基本生成位置之後, 創建了一個包含提升動詞的語跡和一個論元的 VP; 然後語音形式刪除該動詞短語, 由此出現了動詞懸空的謂詞省略 (V-Stranding VP Ellipsis, 簡稱 VSVPE), 即: $[V_i \dots [_{VP} t_i \text{Object}]]$ 。

黃正德 (1991:63-65) 專門針對漢語中的空賓語現象做了考察與分析, 如:

(3) 張三喜歡這本書, 李四不喜歡。

(4) 約翰看見了他的媽媽, 瑪麗也看見了。

(黃正德, 1991:64)

黃正德認為上例中的空賓語現象和英語中的 John saw his mother, and Mary did [vp e], too. 是同類現象, 都屬於謂詞省略, 他指出第二個小句中動詞的出現實際上是經歷 “do- 支持” 之後語音形式刪除後面 VP 的結果。基於 Huang (1987, 1988) 對漢語的分析, Otani & Whitman (1991:357) 提出漢語和日語、韓語一樣, 也是經由動詞提升和謂詞刪略生成空賓語結構, 只是動詞提升的操作必須通過 LF 進行。

Wu (2002a) 也主張採用 PF 刪除法來解釋漢語中的謂詞省略現象, 她認為漢語中 VPE 的四種句法結構, 即: 是 - 支持、否定、情態和動詞, 在 PF 層分別被刪除的是 IP (是 - 支持)、NegP、ModP 和 VP, 如下所示:

(5) 張三看見了他的媽媽, $FP^{[2]}$ 李四_i 也是 (插入) $[_{IP} t_i \text{看見了}\text{他的媽媽}]$ 。

(6) 張三看見了他的媽媽, FP 李四_i 沒有 j $[_{NegP} t_i t_j \text{看見了}\text{他的媽媽}]$ 。

(7) 張三會說法語, FP 李四_i 也會 j $[_{ModP} t_i t_j \text{說法語}]$ 。

(8) 張三看見了他的媽媽, FP 李四_i 也看見了

j $[_{VP} t_i t_j \text{他的媽媽}]$ 。

(Su 2008: 75-76)

Su (2008:74) 也採用 PF 刪除法而不是 LF 拷貝法來解釋漢語謂詞省略現象, 她主要通過考察 “也” (包括 “也是”、“也有”、“沒有” 和 “也 - 情態” 四種結構) 在謂詞省略句中的情況, 認為副詞在謂詞省略句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並對漢語謂詞省略結構的允准條件和語義要求提出了句法解釋。

但是, 關於上述現象也存在不同的觀點, Xu (2003b:171) 明確指出漢語中不存在偽裝的謂詞省略現象, 他認為 Huang (1988, 1991) 所描述的偽裝的謂詞省略現象和 Wu (2002a) 中的謂詞省略現象實際上是空賓語結構 (null object construction)。

傅玉 (2010:255) 根據 Tancredi (1992)、Schwarzschild (1999) 等認為 “已知成分” 可以在語音形式中非重讀 (deaccented) 或刪除的觀點, 指出漢語的謂詞省略中的 “是” 後面的成分應為 “已知成分”, 因此能夠在語音形式中被刪除。並在 “語段推導” 的框架下進一步提出並列結構中謂詞省略應該遵循 “排比條件” 的原則, 即某句法結構的語音形式刪除在對應的 “目標” 上發生。其中, “目標” 為語義對應的最小核心語類^[3]。例如:

(9) 約翰喜歡句法學, $[_{CFoc} P \text{瑪麗}_i \text{也是} [_{TP} t_i [_{v*} p [_{VP} \text{喜歡句法學}]]]]$ 。

至於謂詞省略的助動詞結構的生成機制, 傅玉 (2010:257) 認為助動詞原位生成於 T, 其後移位至 C, 而原位生成於 $[Spec, T]$ 的主語則上移至 $[Spec, C]$ 以核查 C 的 EPP 特徵, 如例 (10) 所示:

(10) 小張能翻過這座山, $[_{CFocP} \text{小王}_i \text{也能}_j [_{TP} t_i t_j [_{v*} p [_{VP} \text{翻過這座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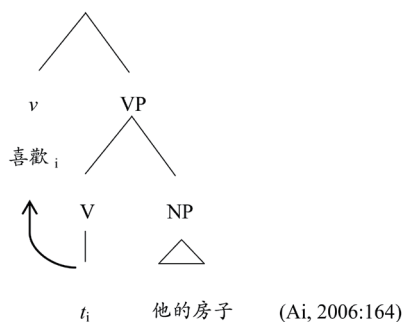
在 (10) 中, 助動詞 “能” 上移至 C_{Focus} , 此後 “小王” 上移至 $[Spec, C]$, 核查 C_{Focus} 的 EPP 特徵, TP 在 “排比條件” 下被語音形式刪除。

雖然語音形式刪除說得到了很多學者的支持，但是實際上，單一的語音形式刪除或是邏輯形式複製都不能很好的解釋調詞省略現象，這也是導致兩派爭論不休的根本原因，關於動詞短語省略，Chomsky (1995) 認為動詞短語省略是在表層生成，然後在語義層面進行重建。根據 Chomsky (1995) 的觀點，Ai (2006:75) 認為漢語的調語省略結構的生成同時需要語音形式刪除與邏輯形式重構（有時候需要句法移位）來派生和解釋調語省略等省略結構。Ai (2006:79) 考察了偽裝的調語省略 (VPE in disguise^[4])，也可以稱為動詞懸空調語省略 V-Stranding VPE) 的有限分佈。他根據 Bouton (1970) 的觀點，即 VP 的刪除是可選的，並且對語用和語境很敏感，Ai 指出漢語中的 VPE 也支持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漢語中偽裝的調語省略對強語用控制這種特殊的語用語境非常敏感。其次是賓語的語義，特別是其生命度特徵 (animacy) 也同樣限制了漢語中偽裝的調語省略的分佈。漢語中偽裝的調語省略的派生和解釋同時支援語音形式刪除法和邏輯形式複製法，他們還提供了反對語義同一性條件的證據。此外，Ai (2006:164) 還論證了漢語中有些調語省略結構只能採用 PF 刪除法來解釋。例如：

(11) a. 張三 [vP 喜歡_i [VP t_i [NP 他的房子]]] (先行句)

李四也 [vP 喜歡_j [VP t_j [NP 他的房子]]] (目標句)

b. 李四也 vP (目標句的分析)



Ai (2006:165) 通過假設在目標 VP 內存在一個語跡，同樣需要假設相關的 VP 有一個完整的句法結構。因此，就漢語中動詞懸空調語省略 (V-Stranding VPE) 而言，並不是基礎生成的 VP 的代形式 (pro-form)。這是因為，如果它是 VP 的代形式，則應該自身具有完整性，並且不能將任何成分插入其中，包括語跡。所以要得到相應的 VP 空缺，唯一的方法就是 PF 刪除。但這並不是說漢語調詞省略完全不需要 LF 重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移位的動詞必須被重構才能獲得對目標從句的完整語義解釋，只是這種重構是動詞中心語的部分重構，因此，對於漢語中偽裝的調詞省略仍然同時需要 PF- 刪除和 LF- 重構來推導相應的構造。

傅玉 (2010:254) 也對漢語偽裝的調詞省略現象^[5]進行了分析，如：

(12) 約翰看見了他的媽媽，比爾也看見了。

(13) 約翰看見了他的媽媽，瑪麗知道比爾也看見了。(Xu, 2003b:163)

傅玉 (2010:258) 認為漢語中動詞重述結構的句法推導應該經歷了“移位 + 刪除”操作，如下例所示。

(14) 約翰喜歡句法學，[C_{Focus} 瑪麗_i 也喜歡_j [TP t_i [v*P t_j [VP t_j 句法學]]]]。

其中，動詞 V 經由 v* 移至 C_{Focus}，而 TP “句法學”在“排比條件”下被語音形式刪除。傅玉進一步指出，相比漢語，英語並列結構不存在“動詞重述結構”，因為英語動詞無法提升至 C_{Focus}。

葉狂 (2020:78) 論證了動詞懸空省略結構 (verb stranding VP-ellipsis, 簡稱 VVPE) (如：張三喜歡他的老師，李四也喜歡；好馬不吃回頭草，好男人當然也不吃) 是 PF 刪除，不是 LF 拷貝。

但是，很多學者不贊同語音形式刪除分析法，Li (2002:272) 指出，PF 刪除法中語音形式刪除的

VP 身份 (identity) 無法確定，因為 VP 刪除是在語音層上操作的，但 VP 的 (非) 身份 (顯然涉及對所討論的代詞的解釋) 可能是在 LF 成分上建立的，因此必須規定某種機制，使得 (非) 身份的信息也可以在語音層上獲取，但如果採用 LF 複製法，則不存在這樣的困難。所以 Li 認為 LF 複製法更好。李豔惠 (2005) 指出刪略分析無法解釋漢語中謂語省略的各種句式及其意義，應該依據詞彙特性來決定空位是否生成，她進一步指出漢語、英語等語言都不可以省略中心語，因為這些語言都沒有真正的動詞或名詞短語的中心語刪略現象。

表 1 語音形式刪除法與邏輯形式複製法對比表

	語音形式刪除法	邏輯形式複製法
基本觀點	假設句子在語音拼讀前有完整的句法結構，到了語音層面某些特定的句法成分不發音，從而得到了語音形式空缺的省略結構。	假設這個空位是 VP 與其內容的替代形式，包含它的句法結構，這些都可以在 LF 中重構。
優點	1. PF 刪除操作方法更加簡單，PF 刪除法基於完整的運算式，句子的句法運算式完全保持不變，可以在 LF 進行解釋，空成分的生成只是形態-音位層面的運作，先行詞可以使未發音成分的解釋恢復，不需要過多涉及句法。 2. PF 刪除法是傳統的解決方案，Ross (1969)、Chomsky (1995) 都持這一觀點。	1. 可以在邏輯形式確定被刪除的 VP 身份。 2. 只需要在邏輯層面操作，不需要再在語音層面做進一步的操作了。(李豔惠 2005) 3. 邏輯形式複製法將出現在謂詞省略結構的局部允准條件同化為更普遍的允准條件。(Merchant 2012)
缺點	1. 語音形式刪除的 VP 身份無法確定。(Li 2002) 2. 無法解釋漢語中謂語省略現象，因為漢語沒有真正的動詞中心語刪略現象。(李豔惠 2005) 3. 需要確定是在哪個層面刪除的，如果是語音層面刪除的，如何解釋在句法層面和邏輯式層面有完整的運算式，如果是生成開始階段就刪除了，需要解決句法表達如何實現，意義如何恢復問題。(李豔惠 2005)	1. 省略必須是顯性操作，而不是隱性的。如果省略發生在拼寫之前，所以省略可能是 PF 刪除現象。(Su 2008) 2. 邏輯形式複製法不能很好解釋省略現象的可恢復性 (recoverability)，即省略成分可以根據先行詞語音補充出來。 3. 不能很好地解釋先行詞和省略詞之間的同一性是什麼關係？它們是否只是在語義上相同還是在句法上也要相同？(Lobke 2015)

2.3 截省句

截省由 Ross (1969) 最早提出，他指出英語中的截省句由 wh 移位和刪除所驅動，是省略的一種，即一個疑問詞項被理解為一個完整的問句，省略的部分可從前文找回，刪除後留下一個 Wh- 短語 (如 Somebody just left, Guess who.) (David 2011: 327)。

漢語截省句的生成機制一直是研究的熱點，也是爭論的焦點。生成語法對截省句的分析同樣也是有 PF 刪除和 LF 複製兩種途徑。語音形式刪除法是由 Merchant (2001) 提出，他認為除了小句邊緣的 wh 短語之外，其他所有成分都在語音層被刪除了。劉麗萍 (2015:1) 指出，語音刪略法是主流解釋思路。語音刪略法包括“移位”和“刪略”兩個步驟。具體講，疑問詞從其基礎位置移至 CP 指示語位置，而位置較低的 IP 小句在語音層面被刪略，從而生成表面形式只有疑問詞短語的截省句。但是語音刪略法是針對像英語這種 wh 移位型語言提出的，在解釋漢語這種 wh 在原位的語言時會出現很多問題，這也是兩派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原因。

Wang (王乾安) (2001, 2002)，Wang & Wu (2006) 都主張漢語的截省句是通過焦點移位 + 語音形式刪除生成，他們指出漢語截省句中的 wh 殘留經歷了顯性焦點移位，例如：

(15) ……，但我不知道 [_{CP} OP_i [_{+Q}] [C 是 [_{FP} 什麼_i [_{F[+Foc]} [_{IP} … ti …]]]]]。

如上例所示，剩餘的短語是一個提升到左邊緣的焦點成分，“什麼”從 IP 內部被吸引移出。然後對 IP 進行了 PF 刪除操作，從而生成了表面形式。

Wang & Wu (2006:386) 也主張用語音形式刪除來解釋漢語的截省句，但是不同於其他的語音形式刪除解釋，他們認為在漢語截省句中的 IP 語音形

式刪除操作之前還存在顯性的 wh 短語移位，也就是說截省既發生在英語這種 wh 移位語言，也出現在漢語這種原位疑問詞語言中，他們的根本的差別是這種顯性的移位要麼是為了滿足〔+ wh〕特徵，要麼是為了滿足〔+ focus〕條件，他們主張用焦點移位法來解釋原位疑問詞截省句。

Wei (2009) 通過考察寬鬆同一性的三個基本屬性，即 c- 統治，wh- 相關和 wh- 殘留之間的詞彙統一性和“那”效應，發現了漢語普通話截省句中的寬鬆同一性更傾向於 PF 刪除分析，而不是空語類 pro。

Song (2016) 指出漢語這種疑問詞在原地 (wh-in-situ) 的語言，有類似於截省的結構 (sluicing-like construction)，如：張三約到了某人，但我不記得是誰。通過考察這種現象，他主張這種類似截省結構是由於語音形式 TP 刪除之後的焦點移位生成的。即：張三約到了某人，但我不記得 [CP 是 [FocP 誰 i Foc [TP 張三約到了 ti]]。

傅玉 (2014:8) 也主張用語音形式刪除來解釋漢語的截省句，他根據疑問詞的句法地位，將現代漢語截省句分為兩類，即論元類特殊疑問詞和非論元類特殊疑問詞截省句。兩種類型的截省句涉及不同的句法操作，前者的疑問詞移位至小句最高層的話題短語指示語處，截省句刪除操作發生在小句左緣結構內部話題短語 TopP 部分，其補語成分，即焦點短語 FocP 發生語音形式刪除操作。如：

(16) 他要見一個人，但我不知道 [TopP_{LDP} 什麼人] [IP-他要見- [BP^f 什麼人]]。

後者的非論元疑問詞則可以通過附加合併於小句左緣結構中小句最高層的話題短語指示語處，此後在排比條件下，發生語音形式刪除操作，如：

(17) a. 張三很喜歡魯迅的書，但我不知道 [TopP

為什麼 [IP-張三很喜歡魯迅的書]]。

b. 李四要見個客人，但我不知道 [TopP 什麼時候 [IP-李四要見個客人]]。

c. 張三正在跳舞，但我不知道 [TopP 和誰 [IP-張三正在跳舞]]。

d. 李小姐獻了一束花，但我不知道 [TopP 給誰 [IP-李小姐獻了一束花]]。

周振峰 (2016:57) 認為，現代漢語中的截省句也是由語音刪除部分 IP，只留下 wh 成分生成的。

針對漢語截省句的生成動因與機制，余京京 (2013:2) 指出漢語截省句中疑問詞 (短語) 發生的移位是焦點驅動的移位，漢語截省句是由疑問詞焦點移位至 [Spec, FP] 後在語音層面刪除後面的 IP 所生成的。

但是語音形式刪除說也受到了一些質疑，Chen (2004)，Adams (2004)，Adams & Tomioka (2012)，Li & Wei (2014)，劉麗萍 (2006，2015)，張珩 (2018)，張昀、徐杰 (2019) 就明確反對語音形式刪除說。其中，Adams (2004)，Wei (2004，2010，2011)，Adams & Tomioka (2012)，張珩 (2018) 都認為漢語的截省句是一種偽截省句，而不是焦點移位 + 語音形式刪除生成的，Adams & Tomioka (2012) 指出偽截省句的分析是假設漢語中是一個帶 pro 主語的係詞小句，如：李四買了一樣東西給大武，但我不知道 [pro 是什麼] (Koji, 2014:346)。Li & Wei (2014:300) 也指出直接將英語截省句的 PF 刪除分析應用到漢語現象解釋會出現很多問題，如關於 wh- 殘留的不平行性，非組構成分的 wh- 移位，以及“怎麼(樣)” (* 怎麼樣，老吳羞辱李四?) 和“多(麼)” (如：* 他很驕傲，但我不知道是多麼。) 這樣的現象無法解釋，因此他們提出漢語更像是“偽截省”，而不是英語中所說的截省句。張昀、徐杰 (2019:6)

認為語音形式刪略是建立在顯性句法層面上發生疑問詞移位的基礎上，處理漢語這種非疑問詞移位語言時邏輯形式拷貝解釋更適合。劉麗萍（2006:114）也指出在 PF 刪除的框架下解釋漢語截省句會導致一個兩難境地：一方面，整齊一律的疑問詞移位不符合漢語事實；另一方面，在 PF 刪除的框架下，截省句和其他省略結構一樣也應該遵循省略的平行性條件及允准條件，而句法上的平行和允准條件則要求疑問詞移位。所以劉麗萍（2015:6）指出“假截省句說”解釋力較強。“假截省句說”放棄了“移位 + 刪略”研究思路，主張原位疑問詞語言中的截省句具有不同於英語的句法結構。不同於兩派的爭論，Lee（2020:16）指出“wh 移位 + PF 刪除”和空語類這兩種解釋對於漢語截省句來說都是必須的，這兩種方法不僅有各自強有力的支持證據，而且在不同的環境下也是相輔相成的。

此外，何元建（2011:312-313）對漢語中省略的特指問句（如：他呢？）和“主語 + 語氣詞”（如：人啊！/ 天哪！）都採用了截省的分析方法，他認為此類句子的結構可能是在從句法輸入至語音形式之後，將一部分截省而形成的，何元建（2011:464）將特指問句分析為：

（18）[_{CP} [_{IP} 你 [_{I'} 上哪兒]] 呢] → [_{CP} [_{IP} 你 $\emptyset$] 呢]

他同時指出，如果動詞保留下來，被截省的部分又可能不同。但是至於被截省的部分和具體截省過程如何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需要後續的進一步研究。

三、假空缺句

空缺句概念由 Ross（1967）提出，指並聯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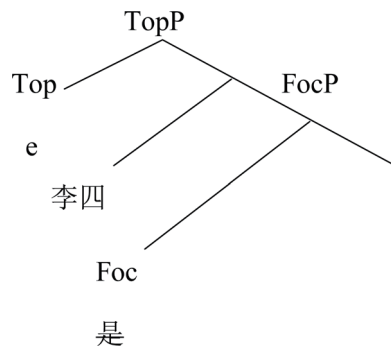
句中一個重複動詞不出現，即在縮減小句中出現一個“缺位”（如：she went to London and he to New York）。

關於漢語中是否存在空缺句目前還沒有定論。Tsai（1994）、Tang（2001）、Wu（2002b）、Xu（2003a）、賀川生（2007）、傅玉（2010）等都認為漢語中不存在典型空缺句。張天偉和杜芳（2012:3）同樣認為漢語中不存在像英語一樣典型的空缺句，他們指出以往文獻中所謂的“漢語空缺句”大多是一種類似於英語的假空缺結構。但是 Ai（2006）論證了漢語也不可能生成假空缺句。關於漢語假空缺句的研究路徑同樣也是主要有兩種：語音形式刪除路徑和以語義為基礎的解釋路徑。

Wu（2002b）採用語音形式刪除手段來解釋漢語中的假空缺句。她認為，漢語假空缺句是一種話題 - 述題結構，但以結構中的事件論元（Event Argument）作為隱性話題。假空缺句中的動詞省略從句實際上是述題從句，其中焦點標記“是”則被省略了。例如：

（19）[張三吃了三個蘋果]，[話題 $\exists$ e]_i [述題 OP_i [李四是四個桔子]]。

例（19）的推導過程如下圖所示：



（Wu，2002b:16）

傅玉（2010:258）認為漢語中存在“假空缺結構”，其中的 VP 在“排比條件”下被語音形式刪除，例如：

(20) a. 張三當連長，而李四卻是小兵。

b. 張三當連長，而 [_{CFocP} 李四_j [_{CFoc} 卻是 [_{TP} t_j [_{v*P} 小兵_i [_{v*} [_{VP} 當 t_i]]]]]]]。

張天偉、杜芳（2012:5）對假空缺句的分析則採用以焦點投射為基礎的 PF 刪除研究路徑。以數量名詞的假空缺句為例具體的句法生成機制如下，例如：

(21) 老王吃了三個蘋果，老李（是）四個桔子。
(Li, 1988:97)

張天偉、杜芳（2012:5）認為上例存在焦點投射。焦點核心 F 具有強 [+焦點] 特徵，F 通過“是 - 插入”來支撐其強焦點特徵。因此“是 - 插入”是強制性的，但在口語語境中，“是”在語音層面上脫落了，因此出現上例中“老李四個桔子”的表象。

關於漢語中不存在動詞空缺句的原因，傅玉（2010:258）分析漢語的動詞空缺句不合法的原因是因為在語音形式中並列結構第二分句中的動詞“喜歡”在語音形式中通過核心詞移位提升到 C_{Focus}，而前後兩個分句中的賓語在語義上不對應，因此不符合“排比條件”，在語音形式中無法應用刪除操作，如（22b）所示。

(22) a.* 約翰喜歡句法學，但瑪麗語義學。

b. 約翰喜歡句法學，[_{ConjP} 但 [_{CFocP} 瑪麗_i 喜歡 [_{TP} t_i [_{v*P} t_j [_{VP} 語義學]]]]]。

四、同音同形刪除

關於同音刪除現象，最早是趙元任（1968）提出，朱德熙（1982）也提到過類似現象。趙元任（1968:126, 154）談到“已經去了了”要說成“已經去了”，“賣菜的（筐子）”可以說成“賣菜的”，因為相鄰的兩個“了”和“的”由於語音相同而刪略（haplology）^[6]。朱德熙（1982:210）也提到過“我

知道你去過了了”這種情況理論上有兩個“了”，實際說話時兩個“了”融合成了一個。生成語法對於同音同形刪除現象的處理主要是語音形式刪除操作。

4.1 同音刪除

司富珍（2005）指出漢語中存在很多同音刪略現象，例如“嘴唇熱熱的的感覺”；“中國語言學學會”。司富珍（2005:56）指出由於遵循經濟性的原則，上例中的兩個“的”、“會”語音形式相同且相鄰，所以發生純音系的合併操作。司富珍主要分析了漢語中的三類同音刪除現象，一是“是”字句裡的同音刪除，她指出“張三是上海人，李四也是上海人”第二個“是”在音系層被同音刪略掉了。二是雙賓句裡的同音刪除，她指出“他搶了銀行銀行的一麻袋錢”，在音系層兩個“銀行”發生了音系的合併操作。三是名詞短語分裂移位現象，她指出，“張三的太太死了張三的太太的父親”中“張三的太太”被同音刪略了。

何元建（2011:466）指出漢語中選擇問句中也存在語音層的同音刪除現象，如連接詞“還是”連接兩個並列的句子（CP）：[是你去]還是[是他來]→[是你去]還是[是他來]。他解釋為後一個焦點詞（是）跟“還是”在語音上重疊，經過同音刪除，就不讀出來了。

何元建（2011:312）認為漢語名物化結構中的副詞不能帶“地”也是由於同音刪除造成的。漢語的名物化結構中的狀語成分一般要從動詞或者形容詞短語中移出來，但是某些描寫性副詞卻可以留下來跟動詞或形容詞在一起，如：

(23) 張三匆匆出走 → 張三的 [匆匆出走]

但是，描寫性副詞不可以再帶結構助詞“地”。如：

(24) * 張三的 [匆匆地出走]

何元建 (2011:312) 認為，這種情況下，有關成分一定要移出來：

(25) * 張三 [匆匆地]_i 的 [t_i 出走]

何元建 (2011) 進一步指出，這些結構從句法輸出到語音形式庫之後，經過“同音刪減”，就可以得到：

(26) 張三 [匆匆 ø] 的 [出走]

此外，何元建 (2011:466) 還指出，同音刪除在漢語中很常見，比如“她總是 [是這樣]、她剛才 [才下班]、他正在 [在廚房] 做飯、他稍後會 [會見客人]、他給 [給我十塊錢]、她問我 [我去哪兒了]”，等等。

Ning (1995, 1996) 在分析“的字片語”時，主張只要“的”前面的結構序列中有一個可以充當謂語的詞，就將其視為一個 IP。如 [IP e 我] 的，可以解釋成“什麼是我的”。IP 中的謂語是“我的”，與功能中心語“的”合併後，由於兩個“的”語音相同而略去了一個。

對於漢語的被動句中的被動標記，劉亮 (2015:249-252) 假設被動句的生成過程中存在兩個“被”，一個是被動標記，一個是介詞，被動標記“被”直接與動詞組合成複合動詞，而介詞“被”和施事主語組合成介詞短語，得到表層結構語序“李四被張三被打了”。他指出，由於兩個“被”語音相同，因此後者在語音層被同音刪除。劉亮 (2015:263) 還進一步指出，在漢語的“把”字句中，被動標記“給”可以在語音層被省略，也可以出現，他指出這種隱現是由於某些音韻規則制約的結果，但是具體是哪些音韻規則並不清楚。

除了同音刪除之外，漢語中還存在一種類似的現象稱為語音融合。何元建 (2011:312) 指出漢語中

非賓格動詞的主語不用零代詞充當，動詞的賓語一般要移位作主語。也就是說，“下了雨了吧”可以轉換成“雨下了吧”，而“雨下了吧”的深層結構是“雨下了了吧”，兩個“了”因為語音相同，融合成一個。何元建 (2011:312) 提出，按生成語法，語音融合發生在語音形式庫。也就是說，“雨下了了吧”是句法生成的結構，它輸出到語音形式庫，經過語音融合，就變成了“雨下了吧”。

4.2 同形刪略

何元建 (2011) 對下列漢語中句法語義不對稱現象的生成過程採用了語音形式同形刪略手段。例如：

(27) 他這一生寫了、發表了無數的著作。

何元建 (2011:489) 將其分析為語音層面省略成分的句子。該句的句法結構、語音形式和邏輯形式分別為：

句法結構：他這一生 [[寫了無數的著作] [發表了無數的著作]]

語音形式：他這一生 [[寫了無數的著作] [發表了無數的著作]]

邏輯形式：他這一生 [[寫了無數的著作] [發表了無數的著作]]

何元建 (2011:490) 指出，在邏輯形式的理論框架中，句子首先生成為沒有省略的結構，輸出到邏輯形式庫進行語義詮釋，同時輸出到語音形式庫，相同成分被刪除，說出來的“話”就成為了含有省略成分的句子。

周振峰 (2016:90) 認為上古漢語中出現肯定與否定對舉使用的話題化也會導致語音形式刪除。如：

(28) 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

周振峰認為，對舉的兩個小句共用一個話題，只是表面現象。其 D 結構應該是兩個並列的小句：

(29) 可以民樂成。不可與民慮始。

經過話題化 NP 前置，轉換為 S- 結構：

(30) 民，可以樂成。民，不可與慮始。

然後輸入到語音層時，由於前後兩個“民”所指相同，根據並列刪除的方向性限制，後一個“民”在語音層被刪除。

此外，黃正德（1983:109）認為漢語中的並接結構是採用了“並接壓縮”（Conjunction Reduction）規則，並接壓縮也是存在於語音層面的刪除操作，如下所示，他指出（31）可解釋為（32）：

(31) [張三跟李四]都買了十本書。

(32) [S [S 張三買了十本書]，[S [李四（也）買了十本書]]。

五、其他現象

除了上述現象之外，介詞、“一量名”結構、論元共用和焦點標記詞、離合詞等現象也常常使用語音形式刪除來解釋其中某些成分的缺失。

關於介詞的語音形式刪除分析，何元建（2011:382）指出，介詞賓語移位至句首作話題時，留下的介詞會在句法結構進入到語音形式庫時被刪除，如：

(33) a. [[_{DP} 這些事]_i [我 [_{DouP}] [_{PP} 對 _{t_i}] 都] 見慣了]]

b. [[_{DP} 這些事]_i [我 [_{DouP}] [_{PP} _{t_i}] 都] 見慣了]]

c. [_{DP} 床上]_i 睡著 _j 張三 [_{VP} _{t_j} [_{PP} 在 _{t_i}]]

d. [_{DP} 床上]_i 睡著 _j 張三 [_{VP} _{t_j} [_{PP} _{t_i}]]

何元建（2011:382）指出上例中 a 和 c 是句法衍生出來的，b 和 d 就是語音形式庫經過刪除的結構。何元建（2011:452）進一步指出這也表層結構中出現可選成分的原因之一。

賈林華（2014:33）在解釋漢語中普通名詞做狀語現象時（如：“武力解決”“土法栽種”“掌聲鼓勵”），假設在深層結構中前面有一個介詞“用”（“用武力解決”“用土法栽種”“用掌聲鼓勵”）將“間接格”授予給緊鄰其後的名詞。但是在轉化成顯性的語音形式時，介詞被進行了語音刪除而“無音化”，造成了名詞直接做狀語的表層結構。因此他指出，介詞有無的差異是在韻律層面造成的。

此外在分析漢語中介詞懸空現象時，黃正德（1983:209）提出漢語語音層不允許介詞分離。他指出介詞一般不可分離，這是 PF 的一個屬性，而不是 SS 和 LF 的屬性，並且蹤跡作為一種避免介詞分離的手段可在 PF 中拼讀出來^[7]。

關於“一量名”的語音形式刪除分析，李豔惠（1997，1998），Jiang（2012:72），Liu（2013:58-59）都主張“一”在“一量名”結構的句法中存在，而“量名”結構是“一”在語音層面刪除的結果。Jiang（2012:151）認為量詞短語在語義上仍然包含數詞。例如：

(34) a. 他買了本書。

b. 他買了一本書。

(34a) 實際上就是 (34b) 語音層面刪除“一”的結果。

關於共用論元的語音形式刪除分析，周振峰（2016:102）提出，漢語中的論元共用現象實際上是語音形式刪除造成的表面現象，如：

(35) 他們砸碎了一塊玻璃。

(36) 我追累了他了。

(37) 他笑瘋了。（黃正德等，2013:39）

她指出，上例實際上是“他們砸了一塊玻璃，一塊玻璃碎了”；“他笑子→他瘋子”，然後再經過語音層刪除同指成分得到所謂“共用”的結果。

關於焦點標記詞的語音形式刪除分析，張志恒（2012）在分析漢語前置疑問代詞問句的焦點性質時指出，焦點標記“是”在前置疑問代詞問句中可以不出現，這是因為當整個句法操作完成之後輸入到語音形式時，“是”就可以在語音形式上被刪除（如（是）什麼東西張三買了？）。此外，張志恒（2012:25-34）還指出不僅焦點標記“是”可以被語音形式刪除，話題標記詞“啊、嘛”等也可以被刪除（如：這本書（啊／嘛），張三早就看過了。），他認為漢語中這種標記詞的語音刪除是資訊結構中一種比較常見的現象。

關於離合詞的語音形式刪除分析，蔡維天（2012）主張“輕動詞〔FOR〕假設+ PF 刪除”，他認為“埋怨什麼？！”和“埋什麼怨？！”是“埋怨什麼埋怨”表面上的變異，句法操作與“埋怨什麼埋怨”一致，只是進入語音形式之後，刪掉下層拷貝“埋怨”就成了“埋怨什麼”；若上層拷貝刪掉第一音節“埋”，下層拷貝刪掉第二音節“怨”，則衍生出“埋什麼怨”。潘海華，葉狂（2015）認為漢語中的離合詞現象是由於語音層的“互補刪略”造成的。郭銳（2017）也採用語音形式刪除來解釋離合詞和不完整詞的生成機制。

六、述評

語音形式是給句法生成結構賦音，所以相比其他，語音形式是生成語法中最“實在”的一個部門。除了語音形式刪除之外，語音形式其他操作手段，包括移位、重疊和添加／插入，語音形式移位被用來解釋漢語倒裝句（徐杰等（2022）；倪廣妍（2017）），語音形式重疊被用來解釋正反問句（黃正德（1988）；Huang（黃瑞恒）（2008）），

語音形式添加使用也較多，涉及到很多現象，如“是”“有”“會”“的”“把”“呢”等也處理為語音形式插入，相當於英語中的 do- 支持。總覽語音形式的各種操作，語音形式刪除操作使用最多，主要集中在對漢語中省略空缺現象的解釋上。

語音形式刪除操作涉及到漢語省略空缺等現象的一大爭議，就是生成機制是語音形式刪除還是邏輯形式重構，語音形式刪除操作的設計為解決這類現象提供了新思路，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複雜問題，周永（2014:71）就指出語音形式刪除法的優勢在於不需要再另設語義解釋規則去解釋空缺部分，從而減輕語義解釋的負擔，尤其對於缺少詞性、單複數、所有格等特徵的漢語來說，語音形式刪除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以避免時態複雜的語言所面臨的一些難點。但是實際上採用語音形式刪除來解釋同樣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刪除掉的成分無法確定身份、一些特殊的句式無法解釋等。並且質疑語音形式刪除說的一個共同觀點指向語音形式的操作機制、動因、條件等方面的解釋與論證並不充分。

語音形式操作涉及到的第二個爭議是語音形式是否存在有操作，如果有操作，具體的機制、動因以及限制條件是什麼，語音形式的操作和句法操作有什麼性質上的區別，是否遵循同樣的限制條件。何元建（2011:15）指出，理論上來說，語音形式界面是發音聽聲系統的界面，本身不應該是操作系統，而僅僅是接受和發送系統，所以語音形式的重組就不應該在語音形式界面裡邊進行，而是在句法裡邊進行，現在為了滿足語音的需要，部分語言形式會在語音形式界面裡邊進行重組。我們認為，這種技術手段的設計可以解釋更多現象，提升生成語法的解釋力。

語音形式內容的擴充代表了生成語法解釋力的

提升，但是我們也應有所警惕，一方面，語音形式操作的使用一般是其他操作無法很好解釋的時候不得已採用的方案；另一方面，語音形式的操作是否真正解決了問題還是重新描述了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Hubert（2020）指出，將經驗問題轉換為技術描述只是對問題的翻譯，而不是其解決方案。它僅僅是用技術符號重述事實。所以我們認為，過度使用語音形式操作會陷入“循環論證”，將現象描述當成原因去解釋，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語音形式的操作是現象描述，是在拼讀之後空缺、添加、重複或者錯位在語音形式上表現出來的表面現象，應該從其他有獨立證據的原因去解釋；最後，語音形式操作的過度使用也暴露出生成語法的解釋力的部分邊界，例如漢語倒裝句這種靈活的語序現象，這種可選性的自由語序現象被稱為漂移（scrambling）現象。Simin（2003）指出，對於認為只有在形態因素觸發的情況下才允許句法移位的最簡方案來說，漂移的可選性已經成為最簡方案的一個挑戰，這種自由語序現象到底屬於什麼類型的移位，是A移位？A'移位還是語音形式移位？學界一直爭論不休，尚無定論。

總之，直接使用語音形式操作進行解釋的研究較多，但是對語音形式操作本身進行專門研究的並不多，對於語音形式的內容與性質的瞭解需要學界進一步的研究。

註 釋：

[1]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指出“語音形式的刪除”和“語音式/語音層（Phonetic Form）上的刪除有所不同”。匿名審稿專家指出：在生成語法最簡方案中，“移位”被分解為“拷貝”加“刪除”。英語被動句中邏輯賓語的刪除在句法運算的時候就已經發生，

所以語音形式的刪除並不是總發生在語音式（語音層）。

[2] Wu（2002a）認為漢語的謂詞省略句是一個焦點投射（Focus Projection）。

[3] 傅玉（2010）解釋“目標”為語義內容一致的句法成分。

[4] Huang（1988，1991）將漢語的動詞重述結構稱為“偽飾謂詞省略”（VP-ellipsis in disguise）。周永（2014:72）譯為“隱藏的動詞短語省略”。

[5] 傅玉（2010）文中將其稱為並列結構中的“動詞重述現象”。

[6] 郭銳（2017:226）將haplology譯為“同形刪略”（也叫“同音刪略”）。

[7] 黃正德（1983:213-214）指出漢語中非生命NP一般不具有顯性的代詞形式，但是存在例外，如：

（1）那本書，我把它送給別人了。

（2）*那本書，我把t送給別人了。

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因為同一位置上的蹤跡會使介詞分離。黃正德（1983:213-214）認為上述現象的解釋方案是：假定一般說來沒有非生命代詞，此外，蹤跡只是作為一種避免介詞分離的手段可在PF中拼讀出來。

參考文獻：

蔡維天 2012 從“這話從何說起”說起，《語言學論叢》第43輯。

趙元任 1979《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

David Crystal. 2011.《現代語言學詞典》（沈家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馮誌偉、劉俊莉，2008，喬姆斯基《最簡方案》。蕭國政（編），《現代語言學名著導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傅玉 2010 最簡句法框架下的謂詞省略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第4期。

傅玉 2014 “小句左緣理論”框架下的英漢截省句對比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第1期。

- 郭銳 2017 同形刪略和離合詞、不完整詞形成機制——兼論准定語的形成機制，《語言科學》第3期。
- 賀川生 2007 動詞空缺、左邊界省略及英漢語主語位置，《現代外語》第2期。
- 何元建 2011 《現代漢語生成語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正德 1983 《漢語中的邏輯關係及語法理論》寧春岩 侯方 張達三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科研處。
- 黃正德 1988 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中國語文》第4期。
- 黃正德 李豔惠 李亞非 2013 《漢語句法學》張和友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賈林華 2014 普通名詞做狀語的韻律句法分析，《語文研究》第4期。
- 李臨定 1990 《現代漢語動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豔惠 2005 省略與成分缺失，《語言科學》第2期。
- 李豔惠 2007 空語類理論和漢語空語類的辨識與指稱研究，《語言科學》第2期。
- 劉麗萍 2006 《漢語截省句》，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劉麗萍 2015 原位疑問詞語言截省句研究，《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2期。
- 劉亮 2015 《現代漢語輕動詞體系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龍嬋娟 2011 《漢語截省句研究》，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Matthews, P. H (馬修斯) 2000 《牛津語言學詞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倪廣妍 2017 《語音層面的移位與漢語中相關現象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潘海華 葉狂 2015 離合詞和同源賓語結構，《當代語言學》第3期。
- 司富珍 2005 漢語的幾種同音刪略現象，《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
- 石定栩 2002 《喬姆斯基的形式句法：歷史進程與最新理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王乾安 2001 漢語的疑問刪略現象，《人文社會學院》。
- 徐杰、楊西彬、倪廣妍 2022 漢語語序靈活性的限度和語音層移位的性質與條件，《語言科學》（即將刊出）。
- 葉狂 2020 是省略還是空賓語？——動詞重複類省略句的新視角，《當代語言學》第1期。
- 余京京 2013 《漢語截省句的句法》，長沙：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趙元任 1968 《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珩 2018 《最簡方案下漢語截省句的刪略研究——兼與英語對比》，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張天偉 2014 現代漢語省略的指稱限制條件研究，《外語學刊》第5期。
- 張天偉 杜芳 2012 現代漢語假空缺句及其限制研究，《外語研究》第6期。
- 張天偉 馬秀杰 2019 現代漢語「偽裝式動詞短語省略」現象研究，《外國語》第4期。
- 張昀 徐杰 2019 截省句中謂詞性空位成分的特點與性質，《語言研究》第4期。
- 張誌恒 2012 漢語前置疑問代詞問句的焦點性質，《漢語學報》第2期。
- 周永 2014 英漢動詞短語省略解釋途徑：挑戰與出路，《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
- 周永 吳義誠 2019 省略結構的等同條件與允准機制，《外語教學》第6期。
- 周永 楊亦鳴 2015 現代漢語謂語省略中的焦點關聯性及其允准限制研究，《現代外語》第3期。
- 周振峰 2016 《漢英介詞懸空比較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
- Aelbrecht Lobke. 2015. Ellipsis. In Syntax-Theory and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Vol 1. eds. by Tibor Kiss & Artemis Alexiadou,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562-594.
- Ai, Ruixi Ressay (艾瑞喜). 2006. Elliptical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Andrew, Murphy. 2014. The syntax of shi: A focus

movement account of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s thesis,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Aoun, Joseph, & Yen-hui Audrey Li (李豔惠). 2008. Ellipsis and missing objects. In *Foundational issu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ed. by Robert Freidin, Carlos P. Otero, & Maria Luisa Zubizarreta, 251–27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šković, Željko. 2008. What will you have, DP or NP? In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North Eastern Linguistic Society (NELS) annual conference*.

Cheng, Hsu-Te Johnny (鄭胥德). 2011. Argument Ellipsis in Mandarin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23.2. ed. by Zhuo Jing-Schmidt, 224–240. University of Oregon.

Cheng, Hsu-Te Johnny (鄭胥德). 2013. Argument ellipsis, classifier phrases, and the DP parameter.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Chiu, Liching. Livy (邱力環). 2018. PF deletion within Chinese D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2):226–251.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homsky, Noam. 1999. *Derivation by Phase*. Monograph of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Huang, C.-T. James (黃正德).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ng, C.-T. James (黃正德). 1987. Remarks on Empty Categor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18(2): 321–337.

Huang, C.-T. James (黃正德). 1991. Remarks on the Status of the Null Object. In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ed. By Robert Freidin. 56–76. MIT Press.

Huang, Rui-Heng. Ray (黃瑞恒). 2008. Deriving VP-neg Questions in Modern Chinese: A Unified Analysis of A-not-A Syntax.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1: 1–54.

Hubert, Haider. 2020. A null theory of scrambling.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s Society of Germany*. 39.3:

375–405.

Jason, Merchant. 2001. *The Syntax of Silence: Sluicing, Islands and the Theory of Ellip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son, Merchant. 2012. Ellipsis. In *Syntax: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research*, ed. by Tibor Kiss and Artemis Alexiadou,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Jiang, Li Julie (蔣鯉). 2012. *Nominal Argument and Language Variation*.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Koji Hoshi. 2014. [Review] *Sluicing: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ed. J. Merchant, & A. Simp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English Linguistics*. 31(1): 339–352.

Lee, Chein-Man (李成曼). 2020. Two Sources for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Explorations in English Linguistics* 34: 1–18.

Li, Hui-Ju. Grace (李慧如). 2002. *Ellipsis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 Yen-Hui. Audrey (李豔惠). 1997. *Stru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Nominal Expression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 Yen-Hui. Audrey (李豔惠). 1998. Argument Determiner Phrases and Number Phrases. *Linguistic Inquiry*, 29(4): 693–702.

Li, Yen-Hui Audrey(李豔惠) & Ting-Chi Wei (魏廷冀). 2014. Ellipsis. In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ed. by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 A. Simpson, 275–310.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Publishers.

Li, Yen-Hui Audrey (李豔惠). & Ting-Chi Wei (魏廷冀). 2017. Sluicing, Sprouting and Missing Object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8: 63–92

Lotus Madelyn, Goldberg. 2005. *Verb-stranding VP ellipsis: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Otani, Kazuyo. & John Whitman. 1991. V-Raising and VP-Ellipsis. *Linguistic Inquiry* 22, 345–358.

Perng Wang, Adams. 2004. The structure of

-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https://repository.upenn.edu/pwpl/vol10/iss1/2.10\(1\):1-16](https://repository.upenn.edu/pwpl/vol10/iss1/2.10(1):1-16).
 - Perng Wang, Adams & Satoshi Tomioka. 2012.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An instance of pseudo-sluicing. In *Sluicing: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ed. by J. Merchant, & A. Simpson, 219-24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s, John Robert. 1967.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Doctoral thesis, Cambridge, MA.: MIT.
 - Ross, John Robert. 1969. Guess who? In Robert I. Binnick, Alice Davison, Georgia M. Green & James L. Morgan (Eds.), *The proceedings of CLS 5*,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52-286.
 - Schwarzschild, Roger. 1999. GIVENness, AVOIDF and Other Constraints on the Placement of Accent.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7(2): 141-177.
 - Simin Karimi (eds.) 2003. Word order and scrambling. Maiden, MA & Oxford: Blackwell.
 - Song, Wei. 2016. Towards a Syntactic Focus Movement Account of the Sluicing-Lik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https://repository.upenn.edu/pwpl/vol22/iss1/29.22\(1\):263-273](https://repository.upenn.edu/pwpl/vol22/iss1/29.22(1):263-273).
 - Song, Wei. & Yoshida, M. 2017. Ellipsis or Pro-Form: Reconstruction Effects of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ed. by Aaron Kaplan, Abby Kaplan, Miranda K. McCarvel, & Edward J. Rubin, 481-489.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Soh, Hooi Ling (蘇慧玲). 2007. Ellipsis, last resort, and the dummy auxiliary shi 'be'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38(1):178-188.
 - Su, Cheng-Chieh (蘇政杰). 2008. VP Ellipsis Correla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US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 73-97.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01. The (Non-) Existence of Gapping in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ory of Gapp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3): 201-224.
 - Tsai, Wei-Tien Dylan (蔡維天). 1994. On Economiz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 Ph.D.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Wang, Chyan-an (王乾安). 2002. On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s thesis, Taiwan Tsing Hua University.
 - Wang, Chyan-an (王乾安) & Hsiao-Hung Wu (吳曉虹). 2006. Sluicing and Focus Movement in Wh-in-situ Languag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Annual Penn Linguistics Colloquium*, ed. by A. Eilam, T. Scheffler, & J. Tauberer, 375-387. Philadelphia: Penn Linguistics Club.
 - Wei, Ting-Chi (魏廷冀). 2004. Predication and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Taiwan: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Wei, Ting-Chi (魏廷冀). 2009. Some notes on sloppy identity in Mandarin sluicing.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5:269-306.
 - Wei, Ting-Chi (魏廷冀). 2010. A Movement and Resumption Approach to VP-Ellipsis in Mandarin Chines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0 (1): 113-158.
 - Wei, Ting-Chi (魏廷冀). 2011. Island Repair Effects of the Left Branch Condi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3): 255-289.
 - Wu, Hsiao-Hung. Iris. (吳曉虹) 2002b. Gapping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Wu, Hsiao-Hung. Iris. (吳曉虹) 2002a. On Ellipsis and Gapping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Xu, Liejiong (徐烈炯). 2003a. Choice between the Overt and the Covert. *Transactions of Philological Society* 101(1): 81-107.
 - Xu, Liejiong (徐烈炯). 2003b. Remarks on VP-Ellipsis in Disguise. *Linguistic Inquiry* 34(1): 163-171.
- 倪廣妍 重慶郵電大學國際學院 nigy@cqupt.edu.cn
李心敬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lixj_ccnu@163.com